



清朝逸史序

虞山蔣志范先生。當世經學大家也。凡達於古籍者。多迂拘澀滯。而先生獨善。詆諧。以故人樂與之親近。先生又喜觀劇。每見所謂新劇巨子者。輒橫掌故。多謬誤。時顧予歎息。予轉叩之。則尋源竟委。若決江河。滔滔不絕。予乃謂先經學家而兼掌故家也。蓋先生閱閱清高。所識多一時聞達之士。又嘗專覽書。周歷名勝。據所聞見。加以考正。自與道聽塗說者不同。去年春。書代遺聞。投時弋利。予購數種讀之。疑有舛錯。就正於先生。先生矚蹙良久。乃抉出顛倒重複失實處百數十條。一一標以紅箋。將寄示作者。予笑謂之曰。爲作者糾過。作者未必肯改。曷若自撰一書爲快耶。先生然之。遂於教授之暇。着手編纂。三閱月而竣事。卽託中華圖書館印行。是書原名清代史料證聞。中華圖書館主人欲其簡便易於傳述。乃商改今名。予又爲贅數言。以介紹於讀



3 0243 4886 8

清朝逸史序

者。

中華民國五年正月青浦王晦鈍根敬識

清朝逸史識語

是書訂四卷。都十萬餘言。爲常熟蔣元閔先生元慶所編述。先生邃於經學。舊著說經之書。前經江蘇韓巡按使採呈。奉

大總統批令。特予褒揚。頒給親書匾額。以彰稽古之榮。其餘著作甚多。尙未早出。而是稿意在闡揚忠孝義烈。裨益吏治民風。而作書中關涉國事。注重綱常。尤宜爲國民所共覽。至於見聞廣博。考訂詳明。猶其餘事。先生於清末棄官回里。每登講授之堂。演說之地。娓娓談名臣政績。及可法可戒之古事。聞者動容。猶以未見稿本爲缺憾。今觀是編。覺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凡未親承緒論者。開卷有得。識爲掌故之支流。足供清談之助力。於無意中動人觀感。度必有益於社會也。故識者偶見初稿。卽勸其傳布。或褒爲翔實中深寓勸懲。足備史家採擇。洵非虛譽。望閱者勿徒以小說家言視

海潮逸史 識語

之。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門下士向邑俞平美謹識

自序

國運之興替。政治爲之也。政治之良否。人才爲之也。孔子曰。人存政舉。爲政在人。是故讀史者。知人論世。必尙論古之人。古人者。今人之鑒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前清之世。又今世之鑒矣。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當順康雍乾之際。民豐物阜。國富力强。內治既安。外患雖已萌芽。猶不至於發難。端由開國以後。登進人才。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聲威播於外。善政及於民。其間雖時有貪污不職之臣。而一經發覺。刑戮隨之。凡百職事。猶知所警懼焉。乾隆中葉。後一和坤秉政。其貪穢足以煽羣吏而毒兆民。吏治既隳。兵事始發。教禍四起。浸淫而有洪楊之役。捻回疊訂。寇盜充斥。清廷憬悟。重用漢才。賴羣策羣力。始轉坤。同治中興。已屬幸事。未幾。末俗酣嬉。羣情惶惑。新舊交鬪。貴族狂迷。狂乘之。復興義和團。變幻紛紜。民無寧晷。而外國適逾十九世紀。羣雄進化。彼

我弱。四鄰耽視。而國益陷危。推究釀內亂。召外侮之原因。何莫非政治廢弛。人才屈抑。進退賢不肖。倒行逆施。有以致之乎。元慶自昔。盱衡世變。輒太息痛恨於官吏之誤國殃民。以爲君主無失德。臣民亦何辜。而危亂頻仍。誰尸其咎。必臣僚一一鑒舊事而覺悟。庶可長治久安也。每披覽政書。稽考掌故。見純臣之謀國。循吏之撫民。名將之治軍。直臣之劾佞。旁及孝義之足以勵俗。俠烈之足以警頑。勤儉持家者之足以風世。皆崇拜而心折之。於其一言一動。雖至纖至屑。亦以爲可法式而謹誌之。反是者則蓄憤於衷。而引爲大戒。思有所纂述也久矣。惟賦性疏狂。年來隱居放言。雅不喜與當代名利客。曲意周旋。顧少時即識耆獻。家中略有藏書。壯歲浪跡四方。南遊閩嶠。東渡滄溟。北出居庸關。踰萬里長城。覽蒙古遊牧之場。中間又赴曲阜。謁孔林。經泰安。登岱岳。驅車歷下。泛舟大明湖。其先已浮渤海。入京師。仰瞻宮闕之壯麗。兩登殿廷而奏藝焉。每當

襍被長征。瀏覽風景。隨處留心國事。時有軼聞。可供紀載。歸而參證所得見之書籍。攷而覈之。彙而錄之。成清代史料證聞四卷。成竹在胸。中立不倚。不依附於史氏。不乞墨於聞人。縱胸臆所欲言。援筆而自爲序。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舊歷乙卯端午節常熟蔣元慶志范甫

清朝逸史自序

凡例

- 一 是書從順治迄宣統。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之事實。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隨筆廣記。考核皆有確鑿之證據。故書名清代史料證聞。
- 一 是書旁採私家著述。多至不可枚舉。著者每抒管見。節取而潤色之。每條首尾。揭明采諸何書。既不欲掠美以盜名。亦不敢架空而失實。
- 一 著者壯年遊歷。四海論交。書中所記。有受諸耆碩。及當代博雅之士者。必標明聞自何人。得諸何地。庶可徵信。而亦不沒人之長。
- 一 編書時參閱羣書。見有人名地理年歲事情。埒知其舛誤者。必考實而改正之。不能徇人之失。却無排擊之詞。蓋意不在較短絜長。乃在實事求是。
- 一 儒者讀史。要在論世知人。故是書於名人軼事。搜錄不厭其詳。并有遺墨留存。爲他家所不及知者。亦於卷中揭載。以供識者之快覽。

一五族共和。成大一統。是書於滿漢人才。初無歧視。善惡兼衡。褒貶互著。滿員有賢者。亦闡揚之。漢臣有誤國者。不爲曲諱。

一彰善癉惡。足見大公。而隱惡揚善。宜師大智。故是書於賢者。備稱姓名號諡。纂詳於不賢者。直書其人。間或但書某某。以隱其名。而按時論事。爲何人。閱者定能默喻。

一是書冀備史館芻蕘之採。冀供學校歷史教科參考之需。冀增進識字人民之知識。故奇袤之論。屏絕不登。卽疑似之談。亦不攔入。

一 是書破除迷信。不談神怪鬼狐。惟如白蓮教紅燈照等。於國事有關繫者。則亦序述及之。並非炫奇。藉見妖孽之興。足以禍國。

一 是書計分四卷。順年代爲次序。約以順康爲一卷。雍乾嘉爲一卷。嘉道咸同爲一卷。光宣爲一卷。惟一題有牽連二事。或一事延長至十數年者。則次序

從宜排比。幸勿以誤廁爲疑。

一是稿隨編隨校。隨校隨圈識。非矜誇也。正恐文筆不顯。索解爲勞。故斷句以便識別。閱者較易醒目。

一凡事旁觀明而局中昧。著書亦然。著者筆墨繁蕪。見聞隘陋。料書中謬誤處遺漏處必多。所望大雅宏達。隨時通函糾正。俾可修訂。幸甚。

清朝逸史 凡例

清朝逸史目錄

卷一

清太祖敬宋儒後裔

世祖殺貪吏顧仁

貳臣贊見豫王之禮單

髯船公

開科狀元傅以漸之艷史

吳六奇將軍事補遺並考異

吳順恪之家傳

孀婦黃劉氏失節爲豫王妃

金天石嘲謔錢龔兩尙書

鐵面御史糟團御史

大猾李應試即黃臚李三

孫狀元不計禍福

李巡按捕獲段世昌

李文貞之幼時

湯文正毀除五通祠

湯文正之儉德

滿臣有良心者

呂尙義以火鎗殺盜

吳三桂反側之動機

孫俠士說降韓大任

閩縣令破鏡重圓

蔣御史流民圖之真蹟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十日題文

附錄褚伯約侍御成博跋語

附錄翁相國同龢致俞金門孝廉書

陸清獻書崇明老人

陸清獻之治賊

奇奴

徐尙書延才

宋中丞徵行

蔣文肅牡丹百詠

辛卯江南科場獄之遺聞

張文端之內疚

方侍郎述刑部監獄之情狀

潘荆山佐滿保章檄平朱一貴之亂

皇太子胤礽因呪魘被廢

康熙時宮監之名數

卷二

隆科多掌中改詔之異聞

年羹堯以意氣用事

謝觀察之養勇

魯觀察折服田文鏡

田吏員折服李敏達

尹文端家庭史

託方伯之才略

翁孝子作循吏

沈文懋晚達之趣史

大臣夫死前賜陀羅經被

兗州民王倫起事

白副戎偵緝盜蹤

繻文恭對客揮毫

錢曹謝三御史

武虛谷之政績

羅尙書之夫人

一飯博得武狀元

姜頌甫爲柴運使子

高宗留心史稿

驢馬市之寓客

吳宮保入直軍機處

龔定盦書葉機事

三祥案

劉巡檢

李方伯以冤獄憤死

松文清之坦率

兩張文和兩張文敏兩張文端兩張文達

卷三

劉青天有二

急救重傷經驗秘方

醫煤者之卻敵

強項令蔣伯生

戴簡恪居敬行簡

潘文恭幼慧之餘聞

某觀察夜逢劍俠

高螺舟出使琉球

彭剛直受知於高螺舟

彭贈公之志趣及其德配之節操

劇盜報恩

歸安錢司業事略

季文敏受宣宗顧命

杜文正輔導文宗

李武愍密擒亂徒

鄭夢白遇異人

粵逆祭林文忠公文

童元發殺熊報仇

胡元煒

虎提督奪燾

馮宮允之勤儉

殷翁柳翁

諸暨義民包立身之事實及其來歷

趙忠節帛書之隱語

汪安齋之計謀

山東黃崖之獄

張石琴致吳某書

類叙髮捻時冒功殺賊之人

丁文誠殺安太監之遺聞

楊乃武獄之異聞

卷四

吳侍御尸諫時之哀情及其遺墨

福星輪船撞沈之災異

汪大令鞠嚴磨生之獄

譚撫軍殺庫吏何培

李世忠被戮之詳情

傅彩雲幼逢李世忠

靖州吏目壽嵩

閻文介惜財愛才

翁師傅居鄉時軼事

某某兩侍郎同日革職之隱因

樊樊山懲辦戴營弁

沈北山直諫之實情

沈北山呈摺原稿全文

沈北山家事之真相

義和拳之大頭目

紅燈姑娘之妖異

翠雲娘

慶王忠諫

李太監有子

孝定后隨孝欽后遊萬牲園

樊學使之謙恭

張義民之斷獄

陸韜尸蹈海

清朝遜位之詔書



清太祖敬宋儒後裔

清室開基。定一切制度。凡有利益於國民者。識者多歸美於洪文襄公。而實則瀋陽范文肅公之功爲多。公名文程。字憲斗。瀋陽人。祖籍蘇州。爲宋儒范文正公之後。當明萬曆之末。年僅弱冠。爲諸生。已負大志。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爲清太祖天命三年。清兵攻克撫順。公杖策入謁。太祖一見。卽問其家世。公答曰。是宋臣范仲淹後裔。太祖喜。顧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從此留在清廷。佐議政事。逮順治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陷明京。吳三桂向清乞師。世祖召公決議。公建議進兵入關。驅逐李闖。於是多爾袞、阿濟格、多鐸等率銳師直入。由公草檄宣諭。言兵來爲民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於是民心歸附。兵氣揚而闖逆



遁清既定鼎。卽建議爲明崇禎帝發喪。命禮部太常寺以禮改葬。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諸弊政。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又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有小過。獲譴者。悉爲奏請昭雪。後皆稱職。舉世服其德量。洵無忝爲名儒名臣之裔矣。性又機警。初見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權位隆重。勢且及禍。便於順治六年。以疾乞休。致政家居。故睿王歿後。得免於罪。未幾。特召用。加太傅。封一等子爵。於康熙五年考終。賜祭葬。予諡文肅。飾終之典。極優。公有安民定國之勳。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其後累葉皆有政蹟。長子承斌。襲爵。次子忠貞。公承謨。官福建總督。殉耿精忠之難。三子承勳。累官兵部尙書。四子承烈。累官戶部侍郎。孫時崇。時繹。時紀。時綬。時捷。曾孫宜。恆。多膺顯秩。有政聲。至嘉慶時。猶盛。皆基於太祖之一言。又從知文正之流澤長矣。平江李次青元度撰清朝先正事略。以文肅居首。誠無有過之者也。

世祖殺貪吏顧仁

世祖於順治八年正月親政。十二年十一月。卽諭刑部。貪官蠹國害民。最爲可恨。向因法度太輕。革職擬罪。猶得享用贓資。以致貪風不息。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產入官。著爲例。此蓋因覺察巡按御史顧仁等罪案而發也。先是十月十九日。有吏部書吏章冕。叩闥訐告順天巡按顧仁。悖旨婪贓。陷害無辜事。遞狀。卽拔刀自刎。世祖立命逮顧仁等。鞫問得實。卽諭滿漢文武大小官員等曰。朕前遣顧仁等巡方時。曾召至太和殿面諭。巡按之差。前經停止。因此官關繫甚重。吏治貪廉。民生利病。皆由之上達。故復遣爾等往巡直省。朕卽倚爲耳目手足。爾等當仰體朕意。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賄。負朕委任。朕則不拘常律。雖贓數無多。定行正法。又召至左翼門。再加申諭。往聞巡按官初至地方。亦虛博廉名。及

至差滿回京。多婪取贓物。爾等若蹈此弊。初時廉聲。悉置不問。必照貪婪例處分。朕屬望如此殷切。誠諭如此嚴明。稍有人心者。自當遵奉惟謹。必不違朕二次面誠之諭。今章冕所告。恐未必實。隨命提顧仁等到後。遣內大臣內院大學士。將衆犯取齊。朕親行研審。節次供吐。皆經朕面鞫。具得實情。顧仁以巡方御史。奉敕不許用舊時蠹役。乃復違旨。收用舊役六人。是悖旨藐法。其罪一也。敕令察訪地方疾苦。糾劾貪污官吏。以安民生。乃違旨陷害下役。受王士琦章奏。求充書辦銀兩。其罪一也。索取章冕賄賂。不遂所欲。枉法責治。且不發順天府推官審問。而遠發眞定府。正恐受賄事露。欲將章冕斃命滅口。其罪一也。將衙門供事承差。違例私遣至家。其罪一也。顧仁面奉敕諭。再四諄切。輒敢悖旨。壞法收蠹納賄。深可痛恨。朕前諭巡按御史。違旨受贓。不拘常律定罪。今顧仁不但壞法受賄。且背朕兩次面諭。爲日無幾。藐若罔聞。卽置之極刑。未足蔽辜。賀

繩烈以刑部司官。藐玩國法。因巡方御史顧仁係伊同年。王士琦章奏欲充巡按書辦。送銀二百兩。伊親自援引。通同收受。其罪一也。及章冕許送顧仁銀貳百兩。伊又親行作保。貪婪藐法。其罪一也。賀繩烈身為職官。寡廉鮮恥。倚恃不法。巡按居間行賄。卽行正法。亦不爲枉。命將顧仁賀繩烈按律重懲。以昭炯戒。尋內大臣三院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會議。顧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訓諭。收用積蠹。納賄行私。供證真確。應置重典。凌遲處死。妻孥家產籍沒入官。賀繩烈身係法官。交通貪墨。藐法過贓。應立斬。得旨。顧仁着卽處斬。賀繩烈着卽處絞。餘依議。顧賀旣伏法。隨諭刑部。定官吏受贓十兩以上。不論枉法不枉法。籍沒入官之例。是清初懲貪。不爲不嚴也。詳長沙王益吾師先謙所編東華錄。

貳臣贊見豫王之禮單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豫親王多鐸。引兵渡揚子江。直抵南京。明福王暨馬士英。阮大鍼俱出走。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文爵。內閣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據吾邑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云。豫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其所具之柬。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計開。鑿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鶴杯一進。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眞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疑有誤字未便臆改）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眞金杭扇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啟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吳郡人張滉。與豫王記室諸暨會王佐善。因得見

王鐸以下送禮帖子而記之以歸會王佐又語滉曰是日錢公捧帖入府叩首
擗下致書於王前王爲色動禮節甚歡云按柳南稱牧齋貢禮最菲薄然物件
已不少且有古雅可貴者則王鐸等之豐厚數倍於此可知清代諂媚苞苴賄
賂之風蓋始於此

髻船公

德濟俞蔭甫師懋俞樓雜纂中有五五一卷蓋述五義五奇五愚五逸五悲類
皆從他家記載而移錄者也五奇首列髻船公時當清開國初明裔猶延民心
尙未大定知於國事略有關係爰轉錄之髻船公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
以髻美故名焉其時爲勝國之季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間楚黃有陳大巖者貧
其舟至金陵見其髻五緙長尺許甚美目光煜雪如炬怪之及暮當泊舟有水
牛數頭浴於江適當泊處髻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麩麩數擲而

盡其行止不擇地。每至荒洲孤嶼。繫牂柯焉。大巖患之。髯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舟尾帷幙內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嫺雅似士族子。心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有酒家。幟。顧謂髯曰。能爲我沽酒乎。曰。諾。索百錢。提壺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髯居。髯何人也。試語我。女泣然曰。妾杭人也。從父粵西歸。舟次湘潭。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髯忽從他舟入。揮刀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爲汝殺盜耳。汝今無所依。盍暫居吾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其無歸也。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髯居此舟。而髯自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虎蛟肉爲脯以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髯自酒家歸。女仍入帷幙中。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眼。安

識公哉。遂與共飲。髻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非科名中人，且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斬足矣。公異人也。能爲吾畫策乎？髻沈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卽呼女出，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劫金歸之。大巖旣婚，思歸。髻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大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留之，不可。絕袂竟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俱夭，惟季子存。

開科狀元傅以漸之艷史

清初世祖開科取士。順治三年三月，殿試榜首，賜進士及第。傅以漸，山東聊城縣人，歷官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順治十五年七月，除去內三院名稱，改設中和保和文華武英各殿大學士。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順治十八年

世祖崩。傅卽以病乞休。傳蓋特受世祖之知。始終爲世祖輔弼臣。而少年有奇氣。其娶得明季世族伊密之寵妾爲妻。蓋豔情而有俠氣焉。伊密之溧陽人。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爲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閨人以非素識。卻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豔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遽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傳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瀆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傳始就座。時日已暮。卽命酒款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傳起立。凝睇久之。歎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卽告別。密之堅挽之。傳曰。得覩妙容。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願徑去。伊忽忽若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卽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以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

綺華縛。供張悉備。乃揖傳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卽洞房。今晚卽七夕也。傳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傳驚喜過望。既留逾月。伊又爲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傳歸安然爲富人矣。無何李闔肆逆。明社遂墟。清朝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異謀者。密之亦爲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爲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至傳則值清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間。寓書問起居。適傳扈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尙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傳歸卽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傳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通顯。此恩

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素雲乃以書示傅。傅閱竟。方沈吟間。素雲卽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爲。傅乃徧謀諸朝臣。將同申奏。會以告訐者多不實。上察十舊姓。枉。傅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方是時。傅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卻。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旣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熙朝重臣。某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傅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益高云。右見膠城程序伯庭鷺小松圓閣零墨。而上海毛對山祥麟墨餘錄中。採述之。

吳六奇將軍事補遺並考異

近閱裘君毓慶清代軼聞首卷。記吳六奇將軍事。係轉錄吳江鈕玉樵璠觚臚一則。初無異同。末言聊齋記大力將軍。蔣心餘雪中人傳奇。皆記吳將軍事。蓋

知參互考訂矣。然於吳將軍一生出處之始末及所部兵隸何人麾下皆不詳。且書查繼佐爲卽培繼。亦非是。至報查孝廉之德。爲昭雪史稿文字之獄。如何營解。亦甚略也。茲考吳將軍號葛如。潮州籍。爲吳明世之裔。幼落拓不治。生流落浙中。而自少通地理學。又以浪跡江湖。習知山川險易。闕河扼塞形勢。遇查伊璜。孝廉繼佐。後當明季。早由驛卒升軍官。任韶州總兵。會清兵由贛入粵。平南王尙可喜。密納明鎮將羅成耀款。導兵由間道入庾關。達南雄。遂克韶州。吳將軍卽迎王師以降。當時請見大帥言事。旣見。備陳諸郡縣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堅壁皆下。帥上其功。未幾。官廣東饒平總兵。署通省水陸提督。於康熙五年卒。贈少師兼太子太師。予諡順恪。其始終大略。載王文簡士禎香祖筆記。而稽核東華錄清史綱要。猶可得其詳情。至感查伊璜之德。而爲之出獄。則無名氏大獄記中。錄費恭庵日記具言之。曰。吳六奇者。不知

何許人。二十餘年前。查伊璜在家。值冬盡。大雪。查結社作會。送客出門。見門外一少年丐者。僵臥雪中。查訝問之。彼云貧甚。衣食不給。查命之進舍。問其所能。則云但能飲酒不醉耳。查酒量頗高。遂留之。與以敝衣履。快飲三日。至天霽。贈以數金而去。亦不問其姓名住址。至順治末。已越二十年。查有好友在廣中。作縣。因遊於廣。在城中過。適一大官過。查立道旁。大官在轎中見查。卽命從人來問云。此非浙江海寧查爺乎。查答云。是也。遂以騎拉查進署。因跪拜。查惶恐不知何故。彼云。故人。宵忘之乎。查云實健忘。不識荊州矣。彼云。在宅上快飲三日。何遽忘之。查豪飲者。無日不挾客以醉。因只想衣冠交遊者。茫然無以應。彼云。我吳六奇也。在平南王下。爲兩廣提督。當二十年前。雪中僵臥。曾留飲。復相贈。久圖報。今幸相遇。殆天緣也。查方想及昔日之丐者矣。被留署中盤桓。謂查曰。汝相好所贈有限。我藩下有當舖估客。卽寫會票。贈以千金。而裘馬衣裝盤費。

又及千金。查夢想不及。獲此大利。然見其威勢赫奕。亦不敢緝問。其二十年來行事也。自查爲逆書事危急。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湖城逆書案起。其事由莊廷鑑。買得朱國禎所著史料之書稿。爲其父莊永城刊行。書中頗有忌諱語。爲歸安令吳之榮告發。檢閱書上參訂姓氏中。有查繼佐名。禍幾不測。令人飛騎到廣。當時平南勢正盛。吳卽爲營救。至請納己之官。易查之罪。故滿官督撫上本。俱依吳之榮口供。謂查等係同謀造逆。而定案時。則以伊璜與范驥文白陸圻麗京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然亦係首事之人。依律頒賞。給與朱莊各人之財產什物器用。約十餘舟載去。轉禍爲福。眞回天手段也。

又按吳漢槎霽拜經樓詩話。據伊璜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云。己亥。爲順治十六年。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此事也。因謂出

於傳聞之過。或以其既貴而爲之諱。皆未可定。今考秀水沈起記。丐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爲乞。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挂書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叙其事云。庚午。余就秋試。寓寺中。偶出見焉。異之。急前揖。丐遂抗禮不下。曰。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偕吾遊。爲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乞者得知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頗饒於資。乃迎養晉於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掇。及再試。僞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及謀於余。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爲塾師。出入民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頓蹙曰。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束脩。棄其衣履。并東山詩稿。亦隨之去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

而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爲瀋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累於滯案拘繫司寇相傳有於旗員之側百口辨先生冤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何意既留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詩稿尙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陽六奇非也按沈起爲伊璜門人所記似當得實此段亦載入大獄記錄之以廣異聞

吳順恪之家傳

吳順恪之後裔吳孝廉昌坤中光緒乙酉科舉人與俞階青太史陞雲爲鄉榜同年吳曾謁俞曲園師於春在堂而以順恪之家傳呈閱俞師因撮其大要載入茶香室叢鈔之三鈔中云順恪公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爲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爲長弟名標公有子十二長啓晉順治丁酉舉人啓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啓鎮以蔭

官至黃岡副總兵。啓爵年十八。入爲頭等待衛。歷任太原瓊州天津總兵。啓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四年乙巳五月三日。壽五十有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清朝三十八歲矣。家傳爲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誌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孀婦黃劉氏失節爲豫王妃

清開國之初。江蘇常熟縣東南鄉任陽市民婦黃劉氏。名三秀。幼慧而美。經亂遇難。轉輾爲滿州豫王所得。寵愛進爲妃。有書詳誌其事。名過墟誌感。傳鈔本繁蕪不可卒讀。上海毛對山祥麟。取原文刪節而潤色之。編入墨餘錄中。易其題曰孀妹殊遇。近來文人小說家。往往豔稱其事而轉述之。吳炯齋士鑑作清宮詞中有一首云。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墟

一誌未叢殘。蓋卽詠其事也。惟原注云。記豫通親王娶昆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則地名未詳悉矣。又見某書轉載。中間疑有脫文。不盡了了。閱者莫知某王爲何人。或又指爲某貝勒。則傳聞異詞矣。劉本虞山士族女。所嫁夫。爲黃亮功。祖居由唐市遷任陽。其地係一市集。爲常熟縣東南境。雍正二年。析常熟縣地爲昭文縣。析昆山縣地爲新陽縣。任陽遂隸昭文。而界常熟新陽兩縣之間。今復舊。又隸常熟。亮功故。劉以嫠婦支持門戶。有賢聲。饒於財。旋遭亂。爲其姪無賴劉七修怨。速禍。遂爲明降將李成棟之軍卒所擄。以進於李。未幾。李反。側復歸明。親屬被收。劉亦在中。從松江安置南京。不久。遂選入王府。王者。豫親王多鐸也。豫王於順治二年六月下金陵。時年三十二。盛年驕縱漁色。卽爲不壽之徵。據東華錄。豫王多鐸於順治六年卒。年三十六。然則過墟誌感言王年四十無子。又言劉生子。及年四十復生一子。皆不足徵也。劉一失節婦耳。且失身。

於滿人何足述。競以爲王妃故。遂使二百餘年來。侈陳其事。甚且傳會其說曰。生時有奇徵。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熊耳山人推其命造。當大貴。有王家氣象。可見貴賤階級足以動人如此。復遑辨種族異同也哉。惟墨餘錄述其初入王府時。與一張媼形影相依。侍酒時。痛哭觸柱求死。王憐之。命滿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參飲糜粥。糖霜果品。滿儿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其修書寄所生女黃珍云。我生不辰。疊遭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吾目。末言熒熒媿婦。現已密製衽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勿我念云。具見其矢志靡他。原有柏舟之操。後來欲爲任陽黃氏。訪立本宗。修墓道。置祀田。旋命以女黃珍所生次子。嗣黃爲後。是劉固有賢德。饒才略。識道理。不忘根本者。其一生榮枯憂樂。實身不自主。多由其次兄劉仲。貪財慕勢而構成之。識者說

其遇而諒其情可耳。故爲之辨。正如右而爲題。不得不貶其詞曰失節。將以風世也。

金天石嘲謔錢龔兩尙書

順治時。有松江人金天石。名是瀛者。以詩文名於時。傲睨一世。蓋蹶弛之士也。王東淑應奎。柳南續筆云。金居華亭之皋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麒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爲盟主。（某宗伯者。錢牧齋尙書謙益也。）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迓之。天石忽投一詩云。晝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尙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卽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合肥者。龔孝升尙書鼎孳也。）大會詩人於青谿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經。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娶

名妓顧眉娘爲妾。衣服禮秩如嬪。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爲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填塞。而天石坐門限上。脫襪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忤色。比較黃葉道人潘班。與某尙書論年齒。張南垣在某祭酒座。說伶人無幾。某士人向錢宗伯稱兩朝領袖。其規諷之趣。蓋有過之無不及云。

鐵面御史糟團御史

清初江寧巡撫土國寶。以前明降盜。授總兵。尋調巡撫。其人武健很鷲。貪贖不職。贓款不可勝計。順治九年十月。江南巡按御史秦公世禎。到任卽劾奏土國寶。徇庇貪污。諸不法事。世祖怒。卽命革職嚴訊。是年十二月。土國寶聞命。畏罪自縊死。於是秦御史直聲震天下。人稱爲鐵面御史。而繼其任之某公。終日醉酒不治事。衆又上徽稱。則爲糟團御史也。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云。順治中。御史秦世禎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贓款累數萬。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

鐵面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爲長夜之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

大猾李應試卽黃臙李三

裘君毓麟清代軼聞中。記清初唯一之蠹吏云。潘某者。忘其名。順治初京師大猾也。其實此人有名可考。當爲潘文學。細覈之。并非文學。不姓潘。乃姓李。蓋爲黃臙李三。卽李應試也。據述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清兵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以故得刼持上下爲奸。疆臣日輦金其門。富至累巨萬。起大宅。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渠總其成。朝廷交部議者。非盈其慾壑。不得直。且

遭嚴譴。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耳目。有不慊意者。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官吏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世祖以問陳名夏。陳不敢以實對。上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千人。治罪有差云云。今以東華錄互勘之。知所云指李應試無疑也。應試磔於順治九年十二月。同時被誅者。爲潘文學。與高思敬。高三。王國楨。顧麟。魏啓。李之棟。李東明。劉文登。李天風。李夔。冒。并及給諫李運長。殆卽所謂羽黨數十人也。世祖當時特諭刑部曰。元兇巨盜李應試。潘文學。盤踞都下。多歷年所。官民震懾。莫敢撻鋒。今因事發覺。朕命叔和碩。鄭親王。及內大臣。內院刑部大臣。公同鞫問。審得李應試。別名黃臚。李三。原係明朝重犯。漏網出柙。專一參養強盜。勾聚奸梟。交結官司。役使衙蠹。遠近盜賊。競輸重賞。南城鋪行。盡納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殺。所喜者。卽有邪黨。代爲市恩。所憎者。卽有兇徒。力爲傾害。

若崇文門一應稅務自立規則擅抽課錢惡姪殺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訴諸如此類罪不勝誅潘文學身充馬販潛通賊綫挑聚廳健馬騾接濟遠近盜賊羣盜得馬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點衙門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二犯罪大惡極應將李應試潘文學俱行梟斬十年正月辛巳上幸內院問大學士陳之遴陳名夏曰黃臚李三小民耳廷臣畏憚不敢舉發何也之遴等奏曰如許奏其事皇上睿明即行正法誠善儻宥其罪則許奏之人必受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上曰身爲大臣見此等巨惡不以奏聞乃瞻顧利害豈忠臣耶之遴不能對乙酉上幸內院又謂大學士洪承疇等曰頃亂法被誅之黃臚李三一細民耳而居住之外多造房屋每間修飾齊整其故河也承疇對曰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來有事於其部者即延入某部房內上曰以一細民而越分妄行類

此故天使之敗。致他案發覺。得置於法耳。丁酉萬壽節。上御太和殿。受朝賀。賜宴畢。命學士圖海。召大學士陳名夏。至上問曰。黃臚李三。爲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鞠審之日。寧完我陳之遴。默無一語。叔和碩鄭親王詰責之。之遴始云。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儻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觀之遴此言。豈非重身家性命乎。名夏奏曰。李三雖惡。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爲大臣。發伏摘奸。非臣所司。且李三廣通綫索。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亦人恆情也。上又曰。李三子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憚之名。夏奏曰。都城五方雜處。如李三者。尙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矣。李三與各衙門胥役。結納最廣。故使人皆憚之。其要莫如拔本塞源。令人皆懍懍不敢效尤。彼李三者。何足論也。上曰。朕自今以後。不復更言李三矣。據此知唯一蠹吏。確是李三。而世祖念念不忘此人。可想其勢醜矣。彼潘文學僅一馬賊。尙不足畏也。至二陳相國奏對之言。一似懦意。一近

狡獪俱足以啓世祖之疑。未幾名夏以結黨懷奸處絞之。逃亦以賄結內豎。貶謫充軍。蓋當處置李三之日。二陳危機。卽伏於此。正未可知。

孫狀元不計禍福

吾邑孫扶桑。修撰承恩。與弟孫赤崖。孝廉。揚。少年績學。以文才負盛名。順治十四年丁酉。赤崖先中順天榜舉人。是科北闈。以納賄舞弊。興大獄。經給事中任克溥據實奏聞。上震怒。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與科臣陸貽吉。及中式舉人田耜。鄔作霖等。俱斬決。其餘遣戍。斥革有差。赤崖亦爲是獄牽累。流徙尙陽堡。扶桑適於是時。以甲午科舉人。應戊戌科會試。中進士。及殿試。臚傳前一夕。上閱孫卷。見其頌語云。克寬克儉。止孝止慈。大加贊賞。拆卷。見其名。問學士王熙。卽宛平王慕齋相國諡文靖。是年爲宏文院學士。派殿試讀卷。曰。此與孫揚一家否。遭熙疾馳出禁城。至扶桑寓面詢。學士故與扶桑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

天沈滯。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扶桑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扶桑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世祖方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弗欺。遂定爲一甲一名。扶桑秀眉聳肩。目光四射。臚唱時。世祖注視。殿上皆慶得人。授翰林院修撰。數被顧問。眷遇優渥。己亥。分校禮闈。上幸南海子。賜駿馬騎從。大風揚沙。馬驚逸。遽中寒疾。卒。上甚悼惜之。遺內大臣宣口敕唁問。賜金歸葬。雖橫折。亦異數也。語本王東淑柳南隨筆。與陶退庵貞一虞呂先民事略。及考覈東華錄所載科場案而聯綴之。吾邑當科舉時代。科名稱盛。清代狀元及第者六人。康熙己未科。歸孝儀。官詹允肅。康熙庚辰科。汪東山。殿撰。康熙戊戌科。汪杜林。宮贊。應銓。咸豐丙辰科。翁叔平。相國同龢。同治癸亥科。翁仲淵。殿撰。曾源。而最先者。乃爲孫修撰。其品性純潔如此。邦之光家之慶。亦一邑之榮也。

李巡按捕獲段世昌

凡神姦巨蠹。必有奧援。甚且巨室豪紳。都爲其所籠絡。遂信其爲有才能。而肯爲之乞命。衆議紛騰。稍縱卽逝。所以捕而殺之爲不易也。若譚雲觀制府之殺庫書何培。彭剛直公之殺營弁沈可發。可謂疾雷不及掩耳矣。而其先已有李望石巡按殺段世昌事。叙見鈕玉樵琇觚臚。順治時。湖北巡按李贊元。其初本名立。號望石。山東海陽縣人。順治乙未科進士。縣名科第皆觚臚所略。茲據賀耦耕長齡經世文編。姓名總目補祥。點翰林院庶吉士。當欽點時。尙名立。世祖特舉御筆。改其名爲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湖北。時鄂渚有大滑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親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

獄時。語其家人曰。我今必斃矣。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本名李立。姓名適符。尙欲覲生乎。

李文貞之幼時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爲一代理學名儒。雖生平未能盡滿人意。而其研求性理。固已卓卓傳名。及考見幼時之來歷。蓋早有異人處也。據福州梁茵林章鉅歸田瑣記云。文貞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據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之族姓。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辭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

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見之。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焉。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櫺。以烟從外熏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啓戶視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線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立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族。而其幼子付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

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據梁公聞諸泉州張義圃。慎和云。

湯文正毀除五通祠

睢州湯文正公斌。於康熙二十二年。特旨授江蘇巡撫。在任二年餘。善政不可殫述。而爲吳民所最信仰而傳述者。莫如毀淫祠。除五通一事。先是蘇州府郭外上方山。有五通神祠。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祟死。民益神之。郡有諸生范某。其妻亦爲五通所崇而歿。范憤控於官署。公廉得其情。乃於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具疏請旨。勒石永禁。疏言蘇州府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

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欲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以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止。其風稍息。比因臣勸災至淮。乘隙益復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長官銳意革除。旋即遇祟以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以後。見無他異。始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之後。箕斂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詔如所請。既奉詔。當時雷厲風行。氣消焰息。然吳民信鬼神。不久萌孽滋生。雖不若昔年香火之盛。而妖巫煽惑。仍不免有因病詫爲遇祟者。惟一聞文正之名。則病者神識頓清。而邪祟息絕。文正歿後。於道光三年。始奉旨從祀孔子殿庭。旣入廟。其栗主猶能卻鬼。曩有曲園門下士。蔣孝廉澤山。至崇明縣襄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缺焉。問諸學官。學官曰。此地舊

有五通神爲崇。民間被五通崇者。輒向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嘗聞江蘇此風。不獨崇明一縣爲然。特崇明較有實證耳。參據先正事略。清史綱要。及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

尤可異者。科舉時代。文人重視八股。每選名家制義讀之。竟有徹夜呓語者。有某文士。選讀欽定四書文（乾隆元年。方望溪先生苞奉敕編定。爲時文正宗）夜讀湯文正所作論語見善如不及一章題文。讀至後二股。高聲朗誦。拍案稱快。其鄰居某姓婦。久爲崇擾。聞聲崇絕。病者頓愈。後每有遇崇者。輒可誦此文。卻之。此雖傳聞不足爲據。亦可見文正餘威震於殊俗矣。茲節取其文附錄。倫世間猶有迷信邪神者。或仍可藉此卻鬼焉。文曰。天地抑邪與正之心。雖昏

亂而不容盡泯。故生民之秀。時出之以除風教之衰。若夫天民大人。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必先有一代之事功。數百年之平治。而後生是人焉。以會之。雖彼蒼亦有不容輕假者矣。聖賢側身修行之道。苟願學而皆有可循。故自好之儒。常慨然以爲吾身之任。若夫可潛可見。運造化而生於心者。非詩書所能啓牖。師友所能輔成。而常無所挾焉以造之。則人力固有不可強齊者矣。

湯文正之儉德

文正於康熙二十六年十月。歿於京寓。先有事度材於通州。某日下晚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曰。吾腹不寧。夜半遂卒。當時有疑爲仇人謀斃者。究莫得其詳也。惟早爲權臣明珠余國柱等所排擠。故身後初無榮典。聖祖命下所司議卹。而部臣以曾降七級對。故蔭贈皆略。謚亦不及焉。〔乾隆元年始追謚文正〕相傳其歿時。同官唁視。屍在板牀。上衣敝襖。下著布

禪檢遺篋。僅餘俸銀捌兩。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賻以白銀二十兩。始克成殮。其蕭條若是。非平日一介不取。何以致此。公在生儉且勤。其治行卓著。吳中聖祖本以吳俗奢靡。知公耐清苦。故任以蘇撫。臨行溫諭以慰之。故公益奮勉。本身作則。自奉淡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在署。其夫人及公子。衣皆布。夏從質肆中。易苾帳避蚊。春日。野薺生。日採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偶閱日用簿。見某日買雞一隻。公詫曰。吾到蘇州。從未食雞。誰買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其子溥。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并答其僕。遣之。公生日。衆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其文而返其屏。去吳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香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

泣涕。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四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君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累費馬力。其廉介若此。古今不數覩也。近見有書述文正事。詳而未盡。故參據錢唐馮山公景湯中丞雜記。長洲彭尺木紹升三林居集。及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補綴之。

滿臣有良心者

官吏能葆存良心。卽是良臣。清初滿臣中固未始無良臣也。雖其人才識無甚表見。而言爲心聲。但就言論所發。察其狀態。便知其有良心矣。勤僖公佟鳳彩。字高岡。遼東人。爲勤惠公佟養性之從孫。康熙初官四川巡撫。調貴州巡撫。善政及民。丁憂服闋。補河南巡撫。兼理河道。疏請發帑修河。罷畝征。論罷修河夫役。吳三桂兵過境。辦兵差。調度有方。民不苦擾。是時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

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披頰數四。侍者爲之悚慄。語見鈕玉樵
琇觚臚。又康熙時。雲貴總督巴錫。亦滿州人也。性廉仁。不通漢文。每僚屬初謁。
必溫諭曰。天生我爲人。又與知覺。此恩不可負的。皇上賞與官做。把地方付託
了。若不實心爲百姓。把地方弄得不像樣。便負朝廷的恩了。父母生了兒子。好
容易得他做官。若兒子貪贓害法。百姓那些人。定要罵到他父母上去。這就是
大逆不道了。其言雖質。而具有良知。卽儒者亦何以加焉。語見長沙周應甫壽
昌思益堂日札。此二公者。勤政愛民。藹然溢於言表。以視後來滿清大吏。有讀
剛復爲剛復。呼游弋爲游戈。稱肄業爲肆業。改煥斃作瘦斃。聞赭捻之亂。而以
爲奇談。懸疲肥之聯。而引爲大戒。因不通文理。而致害國殃民者。豈可同日語
哉。

呂尙義以火鎗殺盜

孫子有火攻篇。知中古兵家早用火器。惟視今日列強鎗礮。猶遠不逮也。然當清康熙時。已有人專精火器殺賊。可保障一方者。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則其人固義勇。而亦豪俠矣。俞曲園師俞樓雜纂中。有一卷書曰五五中記。五奇中之一奇。則爲江西呂尙義事。實得諸臨川李穆堂絨之文稿中。固非無稽之談也。云呂尙義。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礦。羣聚開採。峒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鳥鎗。十步可發三鎗。發無不中。每賊至。夫婦二人。雙鎗並放。若連珠然。歲殺賊無算。廣東萬猴山。有賊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鎗。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尙義。時尙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六十人。餘賊走匿山谷。南贛鎮總兵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尙義曰。官兵來甚善。賊在山谷。

策隨我來。可盡擒也。兩守備以林深箝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尙義往。尙義鷹目。雖百步外。賊伏草莽中。皆見之。發鎗卽中。賊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也。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令皆奇尙義。爭欲署爲捕頭。尙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苟有事。不敢辭死。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境。願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卽走耳。兩縣令大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役大創。終尙義之身。不敢復涉其境。據曲園先生云。其事在康熙時。

吳三桂反側之動機

康熙登極之初。江蘇漕糧案。慘殺士類。發此獄者。巡撫朱國治也。先是吳縣知縣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孔子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世祖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

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巡撫朱國治。大駭。命執之。卽獲生員倪用賓等十八人。餘皆星散。撫院遂以恃符抗納。任令追比。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爲朝廷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奏聞。奉旨發欽差大臣。赴江甯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以上據墨餘錄）死者長已矣。而此後追糧案。有罪未至死者。偶因絲毫之虧欠。黜革已得之科名。沒收固有之產業。不可勝紀。遂致跡弛之士。或因貧激憤。挺而走險。若方光琛、賈然、入瀆。說動吳三桂叛者。卽其一也。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

云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時屆康熙己酉科。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之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箱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又據清史綱要云。康熙十二年。撤藩之詔下。三桂大失所望。乃與其黨聚謀。陰勒兵馬。禁止郵傳。朝遣侍郎哲可肯。學士傅達禮。至滇。辦理撤藩事。並促其行期。三桂遂於十一月。殺巡撫朱國治。發兵反。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反。案所謂與其黨聚謀者。方光琛卽在內也。所謂

殺巡撫朱國治者。蓋國治早由江甯巡撫調爲雲南巡撫。故起兵得就近殺之也。（先正事略云。國治由大理卿擢江甯巡撫。亡何以憂歸。服闋起雲南巡撫。康熙十二年爲三桂所執。罵賊不屈死。）然則說動吳三桂叛者。方光琛也。方光琛得入三桂幕者。入滇也。入滇由於漕糧案也。發漕糧案者。朱國治也。國治之被殺。由於入滇爲雲南巡撫。而又烏知不出於方光琛之謀也。禍必有所伏。事莫不有因。乃至是哉。

孫俠士說降韓大任

吳三桂之部將韓大任。驍將也。以韓信自況。稱小淮陰。統兵萬餘。有親兵死士三千人。每戰無敵。與清兵抗。康熙十七年。自吉安突圍出。由江西入福建之汀州。爲姚公啓聖所招降。姚以是叙功。由溫處僉事道。擢福建布政使。俄升總督。而實則說降大任者。先有餘姚人孫旭也。禮親王昭捷嘯亭雜錄。據吳留村遺

稿有與轉菴和尚書。知杭州侶雲菴老僧轉菴和尚。蓋卽孫旭。其人既奇。事遂足述。茲就嘯亭雜錄而敷陳之。孫旭。餘姚人。中順治丁酉科武舉人。家本豪富。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名邱甲者。聚徒數百人。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撻。孫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爲救援。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糶。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孫素慕鄭延平成功。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與孫素有隙。因誣孫通海盜。置諸獄中。孫素勇健。夜毀楛。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值吳三桂叛。爲吳將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識。曰。奇男子也。大任屢擾江西省萍鄉吉安諸境。爲安親王岳樂之軍所阻。三桂促其進兵。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孫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關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

聞王有尺素之獎。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爲色沮。會康親王傑書。遣姚公啓聖往招撫。大任猶遲疑未決。孫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眉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耶。大任乃從撫。事聞。叙功。獎授官職。孫慨然曰。我本國家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里。復爲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污章甫之榮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

閩縣令破鏡重圓

每觀說部中所記。若二度梅芙蓉屏之類。事或不盡子虛。近來新劇家。演出悲歡離合種種狀態。可歌可泣。眞足令人悲感也。至官吏留心時事。體察人情。使人夫婦重逢。亦是一盛德事。特前經小說家典綴。姓氏或有假託。年代殊難徵

信矣。及觀余德水金所輯熙朝新語。知清初固有一事相類焉。耿精忠亂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塞。新選閩中邑令王君。挈眷之任。塗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曉。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轉輾訪至南安。仍杳然。乃齧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達之邑宰。詢悉顛末。嘉其節。款留內署。爲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君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狀。獨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宰固詢之。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且斷葱亦以寸爲斷。見之不覺感觸耳。宰佯爲歎息。旣而請以妹配之。王不允。強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婢僕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睜。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卽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宰之盛德。而詭辭以合之也。時王君文憑已失。宰爲詳咨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

同至戚使問不絕。宰尋以行取擢御史。人謂盛德之報云。此事情不知王君之名。又不悉南安縣。是何姓名。既以行取而擢御史。度必一循吏也。

蔣御史流民圖之真蹟

吾家八世伯祖莘田公諱伊。一字渭公。績學工畫。於康熙十八年。官廣西道監察御史時。繪呈難民貧士十二圖。爲聖祖所褒納。事載國史。若長洲彭尺木紹升。二林居集。長沙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平江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等書。皆稱述之。惟傳者多未見真圖。誌其名目而已。按真本既入內府。尙留一副本。確爲侍御公之遺筆。吾家累代寶藏之。首頁手繕題文。金箋墨書。箋色已黯淡。圖十二幅。絹本設色。絢爛如新。每幀素絹。長短一尺有八分。廣袤九寸八分。茲謹錄題稿於左。而圖中之景狀。各幅一一以簡筆敘述之。

題文分行摹寫謹遵原稿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題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聞見繪成十二圖恭呈

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飢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諸圖繪計十二幀第一爲難民妻女圖第二爲刑獄圖第三爲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畊夏耘圖第五爲催科圖第六爲鬻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

皇上浩蕩洪恩仰見

聖天子痾瘝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第十爲廢書圖第十一爲暴關圖第十二爲疲驛圖學校則以取數太隘而貧

士有改業之嗟關課則以蠹弊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嘆以至衝邑之轉
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

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連章累牘冒瀆

宸嚴也伏念

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鑒臣迂疏

俯賜觀覽則四方顛連瑣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愴歎之聲殷殷乎如
在耳也

皇上一舉念間而斯民日被堯舜之澤矣有此繕疏進

呈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

題請

旨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十日題

第一難民妻女圖。圖分上下列。上列一僧領衆難民。執香跪道。沿街募化。求贖妻女。下列一官長。二侍者。一捧匣。一持錢串。施賑羣難婦。携兒女領錢。作歸計。是圖男女老幼共三十五人。

第二刑獄圖。圖分左右列。右列爲寒冬刑獄圖。獄門畫狴犴。有三人。在門下探監。二犯門框露面。愁慘無人色。獄中羣犯。桎梏縲絏。立風雪中。一禁卒悍甚。披羊裘。持棍撻犯。左列爲暑月刑獄圖。獄壁污穢。枕席朽腐。諸犯病疫僵臥。有瘡瘍敷藥者。一禁卒怒目。將攢毆之。又一差役。以鐵索牽三犯。犯殼餓不堪。逼視也。是圖獄犯卒役及探監者。二十三人。

第三寒窗讀書圖。書齋窗櫺籬落樹陰。皆積雪。一塾師。羊皮褂。幘冠。南向坐齋。

中觀書一童子隅坐讀書。案上書二函。又二册。硯一。水盂一。筆二。竹燈檠一。火一星。旁舍有二老儒。倚短檠讀書。香爐焚香。頗靜適也。是圖計四人。

第四春耕夏耘圖。一農牽牛扶犁而耕。二農持耒。行阡陌。若將耕焉。又五農在田中。耘一婦道上。饁。隨一稚子提壺漿。稚面肖婦。一見知爲子隨母也。是圖計十人。

第五催科圖。衙署堂上。官南面坐。書吏差役左右侍。堂下集衆施刑。有枷責不已。而用夾棍者。有男子逃亡。而比婦女者。有貧民積欠。而受敲撲者。悍役貌虎狼。窮民色死灰。是圖計三十人。

第六鬻兒圖。茅屋數間。樹二株。有三役催糧。繫一老者於樹。將撻焉。一老婦携一幼女相對泣。知爲賣女者。一男一婦攜一兒。兒右手牽母裙。形色倉皇。左手爲一峩冠長褂。而皂靴者所持。知爲鬻兒者。柴門下。一女二兒。貌淒慘。隄下繫

一船一人坐船頭。若有所待而蓋暇者。蓋差船也。是圖老弱婦稚計十五人。

第七水災圖。汪洋巨浸中。破屋二。破船一。蓆棚一。災民扶老攜幼。流離乞食。二老人坐破屋高處。二婦人在蓆棚。相對愁嘆。又有兩人繫船。兩人持敝笱捕魚。酷肖水鄉景狀也。是圖計十九人。

第八旱災圖。圖分上下列。上列一耕夫賣一瘠牛。二行人估價。一婦一童回顧。若不忍釋者然。下列田塍禾苗皆焦萎。一老農。一媪。一女。貌枯瘠。視田中槁苗聚而哭。是圖共八人。

第九觀榜圖。學院高牆揭一榜。昂首觀者成羣。多有不豫色。然僅有二少年喜色。殆獲雋矣。兩窮儒痛哭投河。有救之者。蓋孤寒不得進取而憤極也。圖中人皆冠纓冠。計十四人。

第十廢書圖。書齋外青桐雜樹各一株。一老儒在簷下憤極焚書。書冊狼籍。爐

中火焰熊熊也。一童作驚狀。又一童回視而指識之。齋中一書生獨坐無聊。掩卷撫膺而歎。是圖計四人。

第十一暴關圖。村末瓦板橋。橋下河流。河邊船三艘。一艘畫龍。有弓矢刀械者。關吏船也。一米船有升斗。司關下船。揚篷搜米。氣慄甚。又一農舟。爲吏所窘。一農惶駭。一叟跪岸上求免。一叟提錢出獻。一吏怒目握拳。鬚如蠟。一吏在船頭推農使登岸。此蓋藉關挾詐農船者也。是圖計八人。

第十二疲驛圖。驛舍外爲孔道。兩悍卒怒馬馳。一吏繩牽驛官。一吏揚鞭撻之。驛官色愁沮。有二馬繫樹。又兩卒督夫役趨行。四馬負裝。羣夫役負擔纍纍。力盡而足不能息也。是圖官吏夫役計十六人。

附吳恪齋中丞大激跋語

治國之本。莫重於恤民。恤民之要。莫先於知民疾苦。九重之遠。不聞窮檐之

號泣。官府之深。不知熒獨之怨咨。臣能盡言。君能納言。一疏之功。出萬民於水火。一念之誠。能生死而肉骨。有言責者。當舍其細而擇其大。略其末而務其本。君明臣良之會。其造福於蒼生者。不外求民瘼一語。常熟蔣文肅公族孫子範。蔣君元慶。藏其先世渭公先生爲侍御時疏稿。並進呈十二圖。副本。介會君聖。與。攜以示予。其圖曰。難民妻女圖。曰。寒冬刑獄。暑月刑獄圖。曰。寒窗讀書圖。曰。春耕夏耘圖。曰。催科圖。曰。鬻兒圖。曰。水災圖。曰。旱災圖。曰。觀榜圖。曰。廢書圖。曰。暴關圖。曰。疲驛圖。顛連困苦之狀。目不忍觀。予閱之而肅然起敬也。疏云。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飢之念。以聖祖之深仁厚澤。曲體民情。而君臣之交儼猶如此。視民如傷之隱。流露於楮墨間。萬幾之暇。觸於目而警於心。憂勤惕厲。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何患天下之不治。民生之不遂哉。余嘗謂隔閼之弊。如氣血之凝滯。脈絡不能貫通。遂有手足拘攣。麻

木之證。歷觀前史。叔季之世。疆臣之賢否。朝廷不盡知。僚屬之是非。大吏不盡知。小民之疾痛。州縣不盡知。皆上下隔閡之患。通其癥結而鍼砭之。則言官之責也。先生居諫垣。又嘗疏請嚴禁將弁掠賣男婦。請停止捐納知縣例。疏劾江西巡撫董衛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又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上救荒策。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又上五疏。其要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鬻。後爲廣東糧儲參議時。革耗羨。除餽獻。禁差徭。仁心仁政。不可枚舉。宜其子若孫。善繼善述。輔翼朝廷。爲時名相。君子之澤。五世而弗衰。其所積累者深且遠也。子範好學敦行。不怠。聖與深器許之名臣之裔。克守楹書。尤爲可敬可喜。謹題其後。以誌景仰之誠云。光緒乙未十二月吳縣後學吳大澂

附錄褚伯約侍御成博跋語

昔宋臣馬廷鸞有言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明季李東陽有言曰。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成博每誦其詞。未嘗不愜億太息。以爲自古人主。苟非大無道。未有坐視其民。轉死溝壑。而不急思拯恤者。特高拱法宮。堂廉迴隔。而股肱耳目之司。類皆持祿保位。罕有以下民昏墊之象。直陳丹扈者。由是民隱不上聞。主澤不下究。卒淪於亂亡而不悟。庸臣誤國之覆轍。千古相循也。可不懼哉。比年僑寓吳門。獲交常熟蔣子元慶。惇學祇節。有道君子也。日者出其遠祖莘田先生康熙中疏草。及進呈圖繪副本相示。一展卷。而窮檐昏墊之象。如在目前。以此上達天聽。有不動宵旰之憂咨者乎。然有未易言者。宋鄭俠流民圖。上

於熙寧七年。明周洪謨流民圖說。上於成化二年。當奏御之初。其君何嘗不
動容嘉歎。責躬施惠。乃不旋踵。而格於權佞。置爲具文。斯民之顛連蕩析。終
如故也。先生抱禹稷飢溺之懷。幸遇堯舜之主。聞見所及。據事直陳。苦口危
言。無有隱諱。聖祖視民如傷。覽圖及疏。益勤求民瘼。膏澤普被。衽席咸登。馴
致大同之治。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讀先生是疏。服其審
直。益羨其生逢聖明也。後有圖治者。苟知輔世長民之業。必自防容隱。挾蒙
蔽始。則國事其庶幾乎披圖感觸。不覺縱其狂言。質諸蔣子以爲何如。宣統
元年五月。旣望後學。餘杭褚成博。

附錄翁相國同穌致俞金門孝廉書

蔣公貧民十二圖。曩嘗以刊本進御。今見原跡。悚歎不敢落筆。乞告子范。月
內必題字歸還也。金門吾甥。松禪頓首。

陸清獻書崇明老人

國家興時。必有人端。若陸清獻公書崇明老人事。真人瑞也。觀其子婦養志。可以教孝。闔家雍容揖遜。和氣致祥。嚴肅整齊。治家有法。於社會風俗。大可觀感。故記事家轉輾傳述。茲又從熙朝新語中轉錄之。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清獻述雲間王慶雲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妻年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店。季開南北雜貨鋪。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人。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甲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

季週而復始。逢五逢十，則四子共設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作童子嬉。廚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囑伴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伴輸之情，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爲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指康熙二十二年）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斑白。孫曾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誌清獻所述，能不巽然想望哉。

陸清獻之治賊

平湖陸清獻公之治行，二百年來，婦孺皆知之矣。其宰嘉定縣時政蹟，早有治

嘉遺蹟練川遺愛諸紀事。公讞獄平情。專用勸化主義。使人感悟。有富家翁請重懲貧民者。公署其牘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富翁感化。從此懷德。輸課獨先。有人嫌婿貧。而餽金求離婚者。公伴受之。卽以金轉與其婿曰。婿今不貧矣。卒嫁之。有告子不孝者。公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有弟以盜訟其兄者。公偵知。乃其弟之婦翁所導也。杖而責之曰。爲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有宦家子得罪。延其父於堂上。而撲責之曰。我與爾父。友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有過。不可以不責。宦懷慚。挈子退。如此類。更僕難終。而就向者所聞。知公尤妙於治竊賊。獲賊初不加刑。并不呵叱。但拘留署中。給以棉花一二斤。紡車一具。使之學習紡棉。紗論之曰。學成卽放。速成則速放。無留難也。賊冀釋放。朝夕盡力勤習之。其始工遲而紗粗劣。久之久之。工漸速。紗亦細緻。知己學成。隨卽釋放。并授以錢若

干曉之曰。此非吾所賞。乃汝所應得之錢也。汝初學紡紗時。吾出錢買棉花付給。汝所紡成之紗。已一一爲汝售錢。其始紗少而劣。所值無幾。其後紗漸積漸多。亦漸細緻。統計售錢已不少。吾已於此中將初次買棉花錢扣回。在吾無絲毫之虧損。而汝得此自有之錢。歸可小本營生矣。卽無一生計可營。亦儘可以紡紗度日。何苦作竊賊耶。賊多感激涕零。受錢拜謝而去。從此改行矣。間有不改行。至再犯三犯。而又被獲者。公仍不加刑責。但強之使飲醋一杯。於其下咽時。命役猝然在其膏盲上。突拍一下。則肺管急噎。從此得欸病。日夜咯咯有聲。人皆聞聲知防。彼永遠不能偷竊矣。此亦保護居民財物之一法也。按在二百年前。尙無所謂改良監獄。尙不知籌備罪犯習藝所。尙不識有警察學。而公早具此思想。孤行其是。足開新法之先河。惜不能及今起公而質之也。

奇奴

錢塘馮山公景文集中有奇奴傳。蓋爲康熙時刑部郎中某君之家奴而作也。俞曲園師探其事入五五之五愚中。云奇奴者不知其姓名。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還京有人衣短後衣無冠。跪道旁呼萬歲。上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問若何人也。對曰。刑部郎中某之家奴。上以人奴妄言得失辱朝廷體。命執付所司。按律。衝突儀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乃杖而流之關外。奴仰天嘆曰。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以今世之務。合吾書之說。所宜言者固多。意臺省諸大官。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他月無聞焉。意今年不言。必明年也。明年又無聞焉。吾不復能待。故冒昧言之。而以獲罪也。未出關。杖瘡發。死於路。按此奴惜不詳其姓名。又不詳所奏十二事。每條爲何事。竊疑傳者尙有所忌諱。故不能悉詳。而致湮沒歟。觀其侃侃而談。氣甚兀傲。且當時三藩之亂甫平。海內清寧無事。而此奴讀書得聞。思患豫防。敢犯蹕上言。必大有膽識者也。後逮光緒

二十二年。有奏事處。太監寇進才。年纔十八。違例上奏。條陳時事。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工程。請還宮辦事。請罷修鐵路。請革某大臣職。請續備軍械。與日本戰。孝欽后怒。親鞫之。直認不諱。乃斬決於菜市。寇監所爲。正與奇奴相似。而此奴在二百年前。先開風氣。大臣不敢言。諫官不敢言。而奴隸慷慨言之。亦足以愧印纍纍而綬若若者矣。

徐尙書延才

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康熙朝。以文學躋大位。獲盛名。頗有記其軼事者。如誌其健啖及記憶力。則見梁蔭林章鉅歸田瑣記。錢梅溪泳履園叢話。記其體肥及登廁請假。又見某書。似皆無關政要。惟趙耘菘翼簷曝雜記。詳說其延攬人才。有足述焉。云徐公在康熙時。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俊。籠絡人才。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衢。後生之欲求

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衙衛宅舍。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某年八月初。遇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以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聖祖聞之。怒。將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案順天榜發。大譁。係康熙廿三年甲子科主試。爲諭德秦松齡。江蘇無錫人。編修王沛恩。山東諸城人。並無楊某。徐謂無恐。姑晚飯去。翌日。有稱賀於上前者。謂國家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

歸附。可爲有道之慶。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閽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閽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某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己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就趙所述。知公爲國延才。初心明白無他。惟驚名過甚。遂近攬權。味甄別。初不以賄一語。視暮夜苞苴者。迥別。故帝眷終不衰。然觀其謁必餽司閽一語。則縱僕招搖亦不免。故人言遂蠶起。副都御史許三禮一再嚴參之。乃告歸。帝猶親書光燄萬丈額以寵其行。及歸。兩江總督傅臘塔又奏劾之。帝置不問。蓋公輕財好客。爲士類所歸。而交游太廣。其家人門客。時因緣爲奸利。故屢遭攻訐。賴帝卒保全之。參據清史綱要。

熊文端能受直言

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康熙朝。贊襄密勿。盡心國事。爲聖祖所倚任。生平持正不阿。而有時未免嚴刻。然未嘗不服人之善。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載吏部司員吳君應庚面諍一事。有足述焉。熊公於康熙三十年。爲吏部尙書時。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吏部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於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耶。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袁嚙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於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耶。時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願乃

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天下之意。況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卽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獄云。此王西澗材任舉。以告東澗老人者。是可見熊公之能受直言也。而吳部郎應庚。侃侃陳詞。無所顧忌。言必有中。功德及人。蓋亦有古人風矣。

宋中丞微行

商邱宋牧仲尙書。一字漫堂。明大學士宋文康公之子也。少年承家業。學問淵懿。服官後。講求吏治。洞達民情。於康熙三十一年。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振災減糧。勸善懲惡。以清廉率屬。吏畏民懷。後之論者。與湯文正張清恪同傳。立祠崇拜。稱中州三賢。相傳公撫吳日。最喜微服游行。察民間疾苦。卽藉以周知屬員之賢否。一日微行。在街頭。猝遇某縣令。肩輿過。謙從甚盛。公若爲不

知也者。直衝其儀仗。差役呵止之。漠然不顧。爲一役。捧至輿前。令從輿中望見之。識爲撫臺。惶駭。急下輿。伏道旁謝罪。公笑而扶起曰。是何妨。彼役固不識我耳。奚足責。我自愛。闖行。我今日方見縣令之尊也。今日風景甚佳。出而散步。君正宜回署。易便服。同我一遊。我亦不妨。同入縣署。略坐。令唯唯受命。公卽徜徉順道入署。令急屏去儀從。免冠。去外街。步行隨入。公又笑曰。君正宜視我。易敝衣履而出。使人全看不出官樣。乃佳。令遵卽易敝服。出署。公携手同行。謂令曰。我輩可由僻路出城。赴村店沽飲。何如。令又唯唯受命。俄出胥門。渡萬年橋。漸近鄉村。見僻靜處。有一小酒店。入飲焉。酒家傭隨。取酒肴供客。公舉杯飲。微酣。和顏詢傭曰。近日有新聞否。生計何如。每日約可售錢若干。有飲而不給錢者否。是否有胥役到店騷擾。傭隨問隨答。久之。愁憤曰。他無所苦。惟近到任之縣太爺。太凶險。往往縱役殃民。我輩實在說不出的苦。令聞。幾勃然變色。公睨而

視之。價值出。由來路入城。隨行隨談。令踈踏不自安。公又大笑曰。是何足介意。鄉民背後出口罵官。乃是惡習。悠悠之口。豈爲定評。日旰矣。君可歸署。我亦回轅。從此別。公見令去已遠。急返身至酒家。日暮。帶已下。叩門入。傭訝曰。何去而復來。公曰。我今日宿此矣。傭卻以非客寓。公欲權宿一宵。傭有難色。公乃正告之曰。今夜汝店中有大禍。我特來救汝者。傭猶疑信參半。公曰。如不信。到半夜自有分曉。我無多求。并不須牀蓐。但借一牘鼻禪蓋我。在櫃上臥。中夜若有所聞。汝闔家慎勿作聲。囑畢。著禪睡。傭亦闔門臥。俄頃。聞銀鐺聲。有役搗門。吼而入。見櫃上有著犢鼻禪者。以爲店主也。卽牽去。公默不發聲。牽入縣署。俯伏階下。令張燈坐堂。皇面鐵色。拍案惱怒曰。汝酒家傭。敢罵我耶。公起而植立。脫犢鼻禪。呵曰。原來如此。視我何人。令凝睇。則赫然撫臺也。大駭。下堂。若崩厥角稽首。公曰。我今知汝矣。頃聞酒家傭罵汝。我實不信。今方見汝作威福。竟至於此。

我猶被鎖。民何以堪。我亦無所難。汝但以印交我。轉付藩司可耳。索得印。大踏步出。旗牌戈什等已候門外。呵殿歸。次日。藩署懸牌。某縣開缺。令罷官回籍。此事昔聞諸汪郎亭先生。或曰是乾隆末年文敏公長麟任江蘇巡撫時事。則傳聞異辭矣。

蔣文肅牡丹百詠

家七世伯祖文肅公。諱廷錫。爲莘田公之次子。乃側室曹太夫人所出。莘田公居官清廉。身後並無產業貽之。比長。其兄雨亭公。早由浙江移宦山東。文肅家居落拓。不治生。好弄花鳥。以自娛。尤嗜畫。取名人畫本。晨夕臨摹。畫既工。貧益甚。康熙己卯。舉於鄉。明年入都會試。不第。就琉璃廠。舊名海王邨。時尙不甚繁盛。賃一小屋。賣畫。以自給。畫漸知名。求畫者踵接。一日。有中貴人持金訂畫條幅十二幀。公受其金。而畫久不就。中貴屢催不應。乃呵曰。汝知何人所需。

耶。此乃某親王之物也。公笑。出計簿示之。曰。吾所受畫件。皆編定號數。列次序。先受誰金。則爲誰先畫。今所積攔者。尙多。汝件須排至某日。方動筆也。中貴者。係某皇子記室。不得已。據其所言。覆命。皇子甚嘉其語。以爲公平。而侃直。且訪知是一舉人下第者。翌日。命記室往詢之。願就館否。若願。可招入府中。較勝於賃屋出租金也。公素性坦率。欣然就之。（時公年三十二。皇子年已二十三。）時與皇子談論。甚款洽。一日。公方登假山。玩花鳥。遙見皇子在室中。翹步。若有憂思者然。皇子俄亦望見之。招與語。因問何所思。皇子蹙額曰。昨見皇上。令我兄弟各吟牡丹詩。故躊躇耳。公笑曰。牡丹詩何難之有。皇子曰。正不容易也。吟詩非一首。皇上諭牡丹有百種。每種各有花名。卽以百名命題。課詩百首。又命限三日進呈。是以難耳。汝以爲不難。殆能捉刀耶。公曰。奚敢自誇。如有命。莫敢辭。皇子遽以所發百題示之。公卽夕篝燈。握管吮墨。竟夜而百詩成。味爽。皇

子卽以之入奏。聖祖閱竟。大奇異之。面諭曰。詩工且速。進境若此耶。何不類曩時筆墨也。皇子知不能隱。據實奏聞。聖祖立卽召見。垂詢家世履歷。知爲蔣伊之次子。益寵異之。立命入值南書房。以舉人爲內廷供奉。癸未。賜進士一體殿試。選庶吉士。未散館。卽授編修。尋遷贊善。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駿駸大用矣。聖祖崩。世宗登極。遷禮部右侍郎。洊升戶部尙書。拜文華殿大學士。錫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終身恩遇優渥。而受知實自畫與題詩始。故文肅畫名滿天下。傳後世。至今畫家豔稱之。而所謂某皇子者。非他人。蓋雍邸卽世宗也。此說舊聞諸族中父老。近詢族弟望峴而益信。望峴名漢琦。曾官粵中。有才名。卽文肅公七世孫也。至牡丹百詠原稿。族中舊有單行刻本。茲不悉錄。

王次山醉呵蔣文肅

望岬又言文肅公既貴顯。最愛才。敬禮賢士。待鄉親尤厚。有某鄉人將出都。而窘於資斧。就商於公。公卽質貂褂。得金贈之。次日入直。世宗面詢曰。天寒衣羊裘。得不畏冷耶。何易去。昨所服貂褂也。公囁嚅曰。入質庫矣。問何故。曰。質金助鄉親某人出都也。上嗟歎動容。旋賜金。命之贖。公寓廬。時有文士投轄。而鄉人赴公車者。或遂主其家。吾邑王次山侍御峻。於雍正甲辰入都。會試。卽就館焉。試旣畢。待發榜。侍御年少氣盛。數飲酒醉。夜婦闌人特爲之啓戶。漸漸厭苦矣。一夕。深夜大醉回。大門已鍵。撞而入。塞門猶未啓。闌人出語。稍不遜。侍御使酒謾罵。語極不堪。且勢將用武。時已五鼓。公將趨朝矣。不敢出。從問道。關旁門而登車焉。質明。侍御酒醒。同居者告以夜間之情狀。則愧悔無地。以爲無顏。可再見蔣公。立卽束裝出宣武門。擬覓客店一宿。不待出榜而南旋矣。公退朝回。具悉之。急出門。追尋。遇諸塗。牽其裾曰。子毋然。吾豈與醉人計較者。且聞子所言。

大有理。吾方敬佩。而退省之。敢有意見耶。拉之同車回。未幾榜發。王侍御之名高列焉。王固有文名。公爲之揄揚。聲華日上。及爲御史。歷參朝貴某某。頗負直聲。於京朝官鮮所許可。惟見公。則致敬不怠。曰吾非阿私也。恆服其雅量耳。

辛卯江南科場獄之遺聞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文闈榜發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經江蘇巡撫張伯行奏參。牽涉總督嚶禮。與大獄。其結果。則依九卿議覆。副考官翰林院編修趙晉。擅通關節。大干法紀。擬斬立決。呈薦吳泌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通同作弊。擬斬立決。夤緣中式之吳泌。及說事通賄之俞繼祖等。擬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同考官。山陽縣知縣方名。素與程光奎往來。程光奎在場內鈔錄舊文。方名明知其文。卽行呈薦。榜後又向程光奎索謝。擬斬立決。場前在貢院內埋藏文字。入

塲鈔寫中式之程光奎。擬絞監候。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係專任科場之官。失於覺察。應革職。又總督嚮禮。不久以聲名狼籍去官。大略如此而已。而遺聞尙有別可採述者。聖祖諭廷臣。有左必蕃昏愚已甚。被趙晉欺弄語。其實左以失察獲譴。係公罪。當時絀於嚮禮之勢力。考政幾無主權。其能於榜後檢舉。且自請議罪。固已明白無他。左公字界園。廣東順德人。向有清名。由辛酉舉人出身。據昭文王虞英原編虞陽科名錄。官監察御史。出爲揚州府知府。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暫留知府任。詳見王文簡士禛香祖筆記。是左歷官稱職。聖祖深知其人。故雖遭大獄。革職外。無餘罪。若趙晉固罪無可道。然非得嚮禮同意。亦不至於此。嚮禮納巨賄。通關節。闕中執事官。罔不知情。是科安徽巡撫葉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爲提調。皆居間得贓。事發。上命河道總督張鵬翮會同督撫。初就訊於揚州。當會鞠。

時。囑禮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馬逸姿之家人。名軒三者。受敲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的腦袋。都保不住。囑禮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詳見彭尺木紹升二林居集。軒三之語可駭也。趙晉雖定罪。卻未死。始禁錮於揚州府獄。潛逃。而以自縊聞。康熙五十三年。蘇撫張伯行。奏稱趙晉進監後。揚州府知府趙宏煜。一任典史金鎬縱容。及報趙晉自縊。又草率取供。不親自相驗。委高郵州知州李之檀驗報。屍圖與趙晉狀貌不符。衆供互異。據此。趙宏煜故行疏縱。情弊顯然。江都縣知縣王銑。既已疏玩於先。復不能確查。於後。不惟趙晉生死難明。並在監與否。亦不敢定。得旨。趙宏煜李之檀王銑等。俱革職。交該撫嚴審。定擬具奏。而其先囑禮。早已革職回旗。又發生大逆謀弑親母之事。其母叩闕。稱囑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囑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爲己子。縱令糾衆毀屋。囑禮携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好

詐兇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疇禮凌遲處死。旋賜自盡。語見梁蔭林章鉅歸田瑣記。而據錢梅溪泳履園叢話。則更有奇談焉。言疇禮革職後。上命罰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將疇禮拿交刑部。適疇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弒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當凌遲處死。上命先將疇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凌遲後。焚屍揚灰。有旨賜帛。而疇禮又賄疇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斂。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疇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歎曰。這奴才。真燒坏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鈔。嗚呼。貪昏結局。乃至於是。雖憤者過甚。其辭實足爲惡人戒也。

張文端之內疚

遂寧張運青中堂鵬翮。在康熙朝効力宣猷。治河尤爲生平所盡瘁。雍正初位躋宰輔。殉謚文端。入祀賢良祠。國史立傳。其行誼頗以勤敏廉介稱。尙論者亦次諸名臣之列矣。而愚謂其生平尙有可議處。但觀其袒護疇禮而抑張清恪。在河工又疊受聖祖訓斥。蓋不能爲賢者諱也。康熙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兩江總督疇禮交通關節。先經正考官左必蕃奏參。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縣知縣王日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有傳遞通關節情事。上着張鵬翮（時爲河道總督）會同督撫在揚州地方徹底審訊。江蘇巡撫張伯行。奏參江南江西總督疇禮。得銀五十萬兩。徇私賄賣舉人程光奎吳泌等。不肯審明。請將疇禮解任。疇禮遂奏稱張伯行誣陷。又奏參巡撫不肯出洋勦匪事。上命鵬翮會同總漕赫壽。確審具奏。公因其子張懋誠。現任懷甯令。恐遭疇禮陷害。瞻顧掣肘。讞莫能定。論者少之。至其治河多年。爲

一生政蹟所著。然觀其誣奏淮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致世祿不服叩闕。上命戶部尚書徐潮。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具得公刪供枉斷狀。蓋已有弊可指。又觀東華錄。戴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時之面諭。似有虛文粉飾。又可概見。是年二月癸卯。上閱視溜淮套。由清口登陸。詳看地方形勢。駐蹕曹家廟。上御行宮門外。命扈從文武臣工及地方大小官員。河道總督及河工官員等列跪於前。上問鵬翮曰。爾何所見。奏開溜淮套。鵬翮奏曰。我皇上愛民如子。不惜百萬帑金。拯救羣生。黎民皆頌聖恩。上曰。爾所言皆無用閒文。朕所問者。乃河工事務。文章與政事不同。若作文字。牽引典故。便可敷衍成篇。若論政事。必實在可行。然後可言。非虛文所能飾也。又諭曰。今日沿途閱看。見所立標竿。錯雜。問爾全然不知。河官亦皆不知。河工係爾專責。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乙巳日。又諭鵬翮曰。爾身任總河。宜時時巡視河隄。不避風雨。

以勉盡職守。乃安居署中。兩三月不一出。惟以虛文爲事。何事不致耽誤。康熙四十四年。朕南巡閱河。開爾高家堰石工。何時可以修竣。爾奏云。本年七月內工竣。乃遲延至逾年不完。又以溜淮套地方可以開河。請朕親臨。更屬欺誑。朕之言。無不可向衆人言之者。今大小臣工齊集於此。爾有何說。可於衆人前直陳。鵬翻免冠叩頭謝罪。追憶其一再免冠叩頭時。惶悚不知作何情狀也。

方侍郎述刑部監獄之情狀

舊時不講監獄學。牢獄黑暗。莫可名狀。而刑部獄之積弊。久已牢不可破。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於康熙五十年辛卯。罹文字之禍。因戴二田編修名世所著南山集。又涉方孝標怨望著書之嫌疑。牽連下刑部獄。至五十二年癸巳。始出罪。在獄安靜著書。心志淡定。其所作獄中雜記。亦今之注意改良監獄者所宜知也。曰。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竄出者。日三四人。此蓋疫作也。疫疾易傳染。遺者

雖戚屬不能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屎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司坊。而刑部繫囚。多至此者。因邇年獄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結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

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權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人。繫入老監。呼號達旦焉。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二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朴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開月。一人倍之。傷

膚兼旬愈。一人又倍。則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肯多與者。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焉。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十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潘荆山佐滿保草檄平朱一貴之亂

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臺灣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天下大元帥。倡

亂於鳳山縣之姜園。至六月十九日。爲浙閩總督覺羅滿保。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會同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驥。力戰蕩平之。考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知當時有潘荆山名兆者。實佐滿保畫策。建奇功焉。雖袁文叙事紀年。不盡符合。而所述頗敏銳。姑錄之。潘兆。號荆山。浙省舉人。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某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床。爲訣。哭聲嗚嗚。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卽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滿曰。何如。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

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解衣臥。哈臺大駭。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厦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櫓槳。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褫守備冠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擢船。船銜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箐城。擒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懶。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皇太子胤祔因呪斃被廢

漢戾太子巫蠱之禍。爲千古所詫聞。而清聖祖立太子胤祔。後因呢覽廢立。其事蓋相像焉。當時明發上諭。繁不勝錄。茲就東華錄摘抄大略。便可考見事實。而知廢立太子一事。爲聖祖一生最不如意事。亦爲有清一代最可怪異事。以後累朝不輕建儲。殆鑒此耳。康熙十三年五月丙寅。皇子胤祔生。十四年十二月丙寅。立皇子胤祔爲皇太子。四十一年九月癸酉。上巡視南河。啓鑾十月壬午。上以皇太子胤祔患病。駐蹕德州。諭扈從領侍衛內大臣等。皇太子胤祔患病。可召索額圖前來奉侍。十一月丙寅。皇太子胤祔病愈。還京。未幾。上因索額圖結黨變亂國事。卽處索額圖死刑。四十七年九月。上駐蹕布爾哈蘇台。丁酉。上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皇太子胤祔跪。宣諭廢皇太子胤祔。中有暴戾淫亂。不孝不仁語。諭畢。上痛哭俯地。旋下詔廢皇太子胤祔。歷舉罪狀。宣示中外。中有舉動類爲鬼物所憑。狂易成疾云云。

甲申。諭內大臣大學士翰林官員等。近觀胤禔行事。與人大有不同。晝多沉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雷雨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戊子。又諭大學士等。胤禔宮人所居撝芳殿。其地陰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胤禔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魅。不自知覺。以此觀之。種種舉動。皆有鬼物使然。大是異事。己丑。上又宣諭曰。胤禔忽爲鬼魅所憑。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尙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匪特此也。細加訊問。更有種種駭異之事。非狂疾何以致是。卽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廢斥皇太子。著行幽禁。胤禔旣廢。皇八子胤禩。大有奪嫡之意。皇長子直郡王胤禔。黨於胤禩。宣言有相面人張明德。曾相胤禩。後必大貴。上聞而大怒。將胤禔鎖拏。交與議政處審理。革胤禔上爵。卽幽禁於王府內。尋偵得相面

人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之前。有欲招致飛賊。密謀行刺事情。罪大惡極。凌遲處死。是年十月丁巳。貝勒胤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自幼習醫。能爲呪人之術。大阿哥（卽指胤禔）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嚆卜楚。馬星。嚆卜楚。時常行走。上命將明佳。嚆卜楚。巴漢格隆。馬星。嚆卜楚。並直郡王府護衛。喬楞。雅突。等鎖拿。交待耶滿都。侍衛拉錫。查審。巴漢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呪詛廢皇太子。命我等用術鎮壓是實。隨差侍衛納拉善等。掘出覓術鎮壓物件十餘處。命交顯親王衍潢嚴擬具奏。庚辰。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近有爲廢皇太子條陳保奏者。朕前因灼見胤祜行事顛倒。以爲鬼物所憑。籌度周詳。始行拘禁。並非聽信人言而爲此也。又諭曰。十月十七日。查出覓魅廢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宮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驚異。問諸宮侍。我頃者

作何舉動。朕從前將其諸惡。皆信爲實。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遂於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庚辰。以復立皇太子胤祊。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辛巳。以大學士溫達。李光地。爲正使。刑部尙書張文樞。左都御史穆和倫。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胤祊冊寶。復立爲皇太子。四月辛酉。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巴漢格隆等。呪魘皇太子情實。應將巴漢格隆。明佳疇。卜楚。馬星疇。卜楚。鄂克卓特巴。俱凌遲處死。又皇長子護衛奮楞雅突。明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呪魘。俱屬大逆。亦應凌遲處死。得旨依議。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又諭。胤祊自復位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業。斷不能付託此人。着將胤祊拘執看守。十月辛亥朔。再頒廢皇太子之諭旨。示諸王大臣。已巳。命禁錮廢皇太子於咸安宮。雍正三年十二月癸未。胤祊卒。追封爲和碩理親王。諡曰密。

綜觀各節。知胤礽實有悖謬失愛廢立之由。而中間呪魘情事。與漢戾太子事。不謀而合。錄此以見皇室內訌之可駭也。

康熙時官監之名數

中國數千年。君主之弊政。在淫刑以逞。而受刑者轉能殃民禍國。卒爲外人非笑者。是爲太監。今以後當可剷除之矣。回溯前清開國初。鑒漢唐明季闢禍。思患豫防。立鐵牌。傳遺訓。永禁太監干預政治。逮至末造。安得海。李蓮英。張秀林等。漸漸用事。雖勢燄猶遠。遜劉瑾。李進忠等之煽虐。然已足累主德。侵政權。失民心。釀外禍。其故在始謀不臧。孽根早種。以聖祖明哲。能裁去十三衙門。猶廣置宮監。其數多至一千六百八十餘。閱海昌查初白慎行人海記。詳載內監數目。茲照錄之。亦談掌故者所宜知也。乾清宮總管二。首領四。太監十九。打掃首領三。打掃太監七十八。昭仁殿首領二。太監七。弘德殿首領二。太監七。懋勤殿

首領一。太監六。自鳴鐘下。太監十四。執事首領四。太監六十六。御茶房首領二。太監四十六。上乘轎首領二。太監三十七。坤寧宮首領二。太監十。東暖殿首領二。太監五。西煖殿首領二。太監六。寶房即舊交泰殿首領二。太監四。延禧宮首領二。太監十四。長春宮首領二。太監十二。永壽宮首領。太監俱不知數。翊坤宮首領二。太監十三。永和宮首領二。太監十。啓祥宮首領二。太監十四。承乾宮首領二。太監十。咸福宮首領二。太監十七。儲秀宮首領二。太監二十四。景陽宮首領二。太監七。鍾粹宮首領二。太監十。景仁宮首領二。太監十。近光左門。太監四。御書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九。古董房在景陽宮內。首領二。太監四。東書房。太監三。南書房。太監三。（此記當在康熙十七年以前時猶未特設南書房也。故與東西書房並稱而監數亦少。）諸皇子書房。太監六。西書房。太監三。繡書房。太監二。敬事房在景仁宮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一。御前太監四。讀清書太

監十二。乾清門首領二。太監六。日精門在宮東首領二。太監五。月華門在宮西首領二。太監六。內左門首領二。太監十二。內右門首領二。太監十。景和門首領二。太監六。隆福門首領二。太監五。基化門首領二。太監八。端則門首領二。太監七。昭華門首領二。太監八。近光右門。太監五。養心殿在月華門外正西首領二。太監十五。打掃首領二。打掃太監八。箭匠太監五。按摩太監五。鍤匠太監二。學西洋醫太監二。畫匠太監一。鳥鎗太監八。養心殿露房太監三。裱房首領一。太監六。大殿鷹上首領二。太監十九。大小狗房首領二。太監二十九。鴿子房。太監三。御花園在欽安殿後首領三。太監三十三。北小花園在宮後首領二。太監七。天穹殿在景陽宮東首領二。太監四。中正殿在長春宮西。太監十。欽安殿首領二。太監二十四。熱火房首領一。太監十二。柴炭所首領一。太監十五。燒炕首領二。太監十三。兆祥所在神武門內首領二。太監十。書房太監四。遇喜所首領二。

太監十。所內總管一。首領九。太監四十三。永安亭首領三。太監十七。南府西路。首領三。太監二十九。南府中路。在瀛臺南。首領二。太監九。南薰殿在內西華門內。首領一。太監二十五。咸安宮首領二。太監三十二。慈寧宮。佛堂。首領二。太監六。喇嘛首領二。太監二十二。諷經首領二。太監十一。管門首領二。太監十。花園首領二。太監二。打掃首領二。打掃太監八。寧壽宮在毓慶宮東。太監數未查。毓慶宮。殿上。首領四。太監四十。鷹上首領一。太監十一。門上首領一。太監八。狗房首領一。太監二十四。執事首領二。太監十六。茶房首領二。太監十七。鳥鎗。太監五。打掃首領一。太監十五。睿前太監七十三。阿哥下太監七十四。阿哥下太監七十五。阿哥下太監五十六。阿哥下太監六十。（雖同稱阿哥必有分別。茲據人海記原文不能臆判）東庫房。阿哥下太監四。西庫房。阿哥下太監三。綜計之。除永壽宮。寧壽宮。太監均不知數外。爲數一千六百八十六人。康熙朝已如

是。後。來。繁。增。更。不。勝。紀。數。而。較。明。季。宮。監。數。逾。十。萬。則。已。滅。之。又。滅。矣。

清朝逸史卷二

隆科多掌中改詔之異聞

聖祖在位六十一年。於國政勵精圖治。而皇室有缺憾處。在皇子雖衆多。建儲終未埒定也。胤礽立爲太子。因病再廢。胤禔胤禩等。覬覦非分。大欲難償。逮康熙壬寅十一月甲午日。聖祖晏駕。於是皇四子雍親王（世宗先於康熙四十八年册封雍親王）巍然正位矣。舊傳聖祖病革時。命傳位皇十四子胤禵。願命大臣。暗將十字。加二筆作于字。從此胤禵不得皇位。此謬說不足據。姑勿論。禵與禔字迥別。不能混。皇子行輩。見諸明文。必稱皇幾子。若改皇十四子爲皇于四子。文理尙可通耶。近人編清史纂要。據傳說。有謂聖祖疾甚。世宗與諸皇子。方在宮門問安。隆科多受顧命於御榻前。帝親書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俄隆科多趨出。世宗迎問。遽抹去其掌中所書十字。祇存四子字樣。遂得立。此說

較爲近理。然掌中受詔事最秘密。抹去一字。跡近曖昧。果誰見之。而誰述之乎。惟證以康熙末年。十四子胤禩。爲撫遠大將軍。統兵征伐西藏。柄用隆重。異於諸子。其得恩眷可想。又證以世宗登極後。胤禩自軍中歸。頗桀驁。不肯跪拜服臣子禮。諸王大臣議奏。胤禩利己營私。固結黨羽。心懷悖亂。請卽正典刑。得旨禁錮。禍幾不測。其事亦必非無因。又證以隆科多於雍正初年。位居太保。名稱舅舅。恩遇最優。一旦以私鈔玉牒。羅織罪案。加以四十一款之大罪。幾遭極刑。世宗召議政王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甚。而朕心則有所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此似以遭忌觸罪。却又於法外用情。蓋亦有可疑處也。或又傳說雍正初年。江南鄉試主考官。首場命

題爲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暗切嗣位情事，意甚巧合。世宗卽中以他罪誅之。其人蓋鄧鍾岳也。此說亦不確。查雍正元年江南鄉試，正考官爲大興黃昆圃，侍郎叔琳，副考官確是聊城鄧鍾岳。然頭場首題，例由正主考命題，與副考官無與。且考昆圃自訂年譜云：雍正癸卯，余主江南試，副考官鄧鍾岳。丁憂，一人閱卷萬餘，是則此科鄧旣丁憂，全不負責也。又考鄧由翰林院修撰升侍講，歷官禮部侍郎。雍正五年任江蘇學政。至乾隆九年甲子科，乾隆十二年丁卯科，又兩爲江南正考官。是雍正後，方以衡文有經驗。疊膺江南試差，何曾於世宗朝中罪伏誅？可見凡事必須詳覈，不能輕信嚮言也。

年羹堯以意氣用事

年大將軍羹堯以西征立功，卒以跋扈獲罪被誅。論者謂其人功過不相掩。問

亦有冤之者。其遺聞散見各家記載甚繁。不贅錄。惟與吾家七世伯祖雨亭公。諱陳錫。爭中甸分隸一節。其意氣用事。亦太甚矣。年羹堯爲四川總督。於康熙五十八年。統軍征西藏。招撫川滇邊境荒服。就撫後。其地所輸納之錢糧。由年奏明。即在軍前支用。免入川省額賦。俟西藏平定。另行請旨。定奪中甸隸雲南邊界。在麗江府西二百三十里。吳三桂叛時。割賂西藏。其地距四川甚遠。本爲雲南所轄之舊屬。尙有錢糧在麗江完納。與蜀地無與。康熙五十九年。雨亭公在雲貴總督任。據麗江土知府木興詳報。中甸等處番目。及喇嘛營官。到麗江投誠。願仍歸雲南統轄。奏明應如所請。將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裏塘。仍歸麗江土府管轄。已得旨俞允。隨命雲南巡撫。駐防麗江中甸矣。年聞旨。大不嫌於心。隨即抗疏爭還。將巴塘裏塘等處。皆歸四川統轄。又雲南進藏兵丁之口糧。前因滇境山高路狹。艱於運送。若遠道而行。必誤軍期。議以四川所運之米。借

給而撥還餉銀。本已允協。至是年。堯堯奏請。行文雲南督撫。將雲南進藏兵糧。速行運上。遂命雲貴總督。趕備口糧。親自督運進藏。兩亭公立。即治裝遣征。老年逢盛暑。陟山越嶺。積勞歿於王事。皆年意氣用事致之也。不久。年以過驕。得罪罹重刑。當降革爲騎兵之後。猶繕上一摺。摺文近載。吾邑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申明無罪。自炫大功。慷慨致詞。桀驁猶昔。觀其臨危倔強。固度越尋常也。摺末言。惟念皇上方以孝治天下。伏願少寬一面之網。臣父得全首領。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云云。不忘所生。而祈宥罪。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矣。世宗見此摺後。終加恩赦免其父遐齡。誠足以教孝也。

謝觀察之養勇

孟子言不動心之法。曰養勇。曰無懼。傳述孟施舍之言。奕奕有生氣。若全州謝梅莊觀察濟世。蓋真能養勇。真能無懼者也。公以康熙壬辰科進士。授檢討。雍

正四年。改御史甫就職。卽露章劾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事。時世宗方倚任文鏡。閱疏不懌。擲還之。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上震怒。并疑其與直督李公紱結黨。因李公時正訐參文鏡也。命九卿科道集刑部嚴訊。公辨益力。時勵文恭廷儀（先正事略作勵杜訥誤）爲刑部尙書。命刑訊。公不爲動。問指使何人。曰孔孟。問何故。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斬決。得旨免死。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初到軍。與同遣者姚宮允三辰。陳侍御學海。偕謁將軍。先詢初見將軍。行何禮。或告曰。須北向三叩頭。姚陳色黯然。公坦然曰。是何傷。乃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溫顏相接。免叩頭。賜坐。賜茶。比出。姚陳色欣然。公夷然曰。是何足喜。乃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姚陳曰。然則子爲誰。公曰。我自有我在。到戍後。無事輒讀書。講論經義。北征軍營中。自副將軍以下。多受業稱弟子。至雍正七年。得古本大學注。自爲批

點。爲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所見。（考雍正七年三月釐定北征軍營官制。振武將軍印務命着順承郡王錫保管見東華錄）時文字之獄方熾。錫保希上意。取其書告發。奏言中多毀謗語。上閱其書。命九卿會同刑部議奏。與陸生柁通鑑一獄並發。（陸生柁廣西人以工部主事革職遣戍所著通鑑論十。七篇亦由錫保指爲悖逆告發得旨正法）擬斬立決。卽於軍前正法。命下將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公心緒不紊。顏色如平常。須臾振武將軍宣旨。赦勿殺。公釋縛歸。見邸舍中。炷香未燼。酒尙溫。乃揖祭者曰。生受可乎。一飲而盡。諸弟子執爵言曰。先生真不動心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成九年。高宗登極。復原官。外補湖南糧道。轉鹽驛道。尋告病歸。以壽終。此段原本先正事略。惟事略尙有脫誤處。茲詳攷東華錄修補之。

魯觀察折服田文鏡

魯亮儕觀察。名之裕。湖北麻城縣人。雍乾之際。由知縣歷官清河道。著有趣陶園集。其人多才略而有俠氣。錢唐袁子才枚小倉山房文集中。書其軼事云。魯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命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縣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徽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携而道苦乏。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云。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搔首曰。噫。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儒雅。揖魯入。曰。印待子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濱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下。魯曰。吾噶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

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闔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藩臬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有。兩司起立。謝過曰。某等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大人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之裕言之。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幸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之裕往之裕。沽名譽。空手歸之裕之罪。

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之裕往之裕歸而陳明請公意旨庶不侮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之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之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霽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頂之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之裕能追之。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是魯名聞天下。

田吏員折服李敏達

清政叢弊多在吏胥。識者莫不賤吏胥而藐之。吏胥亦遂自卑以媚人。實則此中亦大有堅強不屈者在。雍正時有陝西鳳翔縣知縣田芳者。其出身乃督署

之吏胥也。曾以言論折服總督李敏達。公衛遂爲李公所識。拔而登仕途。事亦載小倉山房文集。原文云。李公爲總督時。按李公於雍正四年由浙江巡撫遷總督。是時稱浙江總督七年。調授直隸總督。至乾隆三年十月卒。田芳事未詳。何年何地存疑。俟考。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悞。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伸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

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芳在家。忽督轅巡捕傳公命。踵門促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署。色如土。及見公。公遽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可捐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感激泣謝。遵納官職。未幾。授富平縣縣丞。遷鳳翔縣知縣。以賢聞。按隨園記。李敏達軼事尙多。近人清代軼聞。已照繕不遺一字。故不悉錄。而惟摘取此節者。欲人知強項令。間亦出自吏胥中也。

尹文端家庭史

長白尹文端公繼善。爲東閣大學士。謚文恪。尹泰之第五子。乃文恪側室江寧人徐氏所出。雍正十一年。文端由兩江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年未滿四十。時文恪適居相位。先是康熙末年。文恪官祭酒。罷職家居。世宗以皇子奉命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順天鄉試。曰當令見我。及公

試禮部將謁雍邸。適聖祖崩。世宗嗣服。乃止。雍正元年。成進士。引見。世宗喜曰。汝卽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遷侍講。而召其父由祭酒入爲工部侍郎。俄拜東閣大學士。蓋寵其子。而晉秩其父爲相國矣。相國家法嚴。子雖貴。詞色不稍寬假。而文端公孝思不匱。色養無間。方由兩江總督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免冠叩頭。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出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跪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華輦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絃服。襪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跪聽宣讀。詔曰。大學士尹泰。非藉爾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茲特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

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踉蹌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筵設鏗鏘。肴蒸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高宗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錄據袁枚小倉山房文集。

託方伯之才略

滿洲師健方伯託庸。卽隨園所稱爲富察中丞者也。以其任粵藩護理巡撫。又知爲富察氏。故稱富察中丞云。公有才略。乾隆七年任山西冀寧道。先是雍正時。命山西丁銀攤入田畝徵收。（小倉山房文集作乾隆四年疑誤）民間稱

便。惟解州安邑、夏、平陸、芮城、五州縣之民弗服。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徵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後爲高宗風聞，令山西巡撫議覆。（按是時山西巡撫當是喀爾古善）巡撫請如新例，公立爭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革，民必變。此事宜三思。撫軍忿然，委河東道某督辦。某心知不可，而難於牴牾，與藩臬議，嚴牒下解州。州牧得牒，嚴刑驅迫安邑民，遂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撫軍聞警，不知所爲，飭公領兵往。公曰：願往，然無兵可往。有兵，卽不往。撫軍問故，曰：愚民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兵到，則反志益決。今統計全省兵，不過數千，分領不過數百，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往，而暗調兵符，相機行事。撫軍諾之。公速啓行，五日達安邑。先出示招撫，亂民閉堡門不出。知縣某入謁，問誰爲首。答不知。詫語之。答云：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不易訪。公曰：以民變劾官，上必不悅。定發欵差查辦。君努

力助我。何遽不爲福。縣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供出多人。喜甚。不請於公。遽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鎗礮發。弓役傷。奪所拘者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時駐安邑有防。統者爲一副將。卽令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隨聞堡中人椎牛狂飲。叫囂。公急以狀達撫軍。請兵。兵未到。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亂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礮。及刀仗。鋤犁鈎盾待用。揚言將毀堡。日。旰。撫檄下。公發閭。蹙額歎曰。作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罈。羊百腔。犒兵。命毋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馬蹄蹂躪。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人戰慄。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縛戎首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悔悟。縛前所拘者出獻。次日。黠

兵三百人而已。遠來足踵。手不能弓。幸無所用。卽遣歸。未幾。欽差大學士訥親來查辦。是獄。駐省城。別訪得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具牒。稱前所拘者尙寃。餘衆宜矜。訥大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參。公不爲動。副將意不能無怯。來矚公。公無言。副將曰。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當自謀。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難丁非託公意。擒治非託公意。我等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安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人。以俠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副將受之。來謁公坐。赧發於顏。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啟訥親。訥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家屬。爭來迎歸。歡聲達四境。僅誅前所拘爲首者三人。而是獄平。

公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擢廣東布政使。次年忽喧傳有夷船泊虎門。蓋荷蘭伐呂宋戰勝俘虜而過也。粵民大駭。總督策楞召公詢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于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慍強笑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肯以萬里全勝之兵。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時國際交涉尙不如今困難。故公易措手）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覆命。印令者才而敏。揚參將者狀貌魁偉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俘。請制軍處分。印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經風浪。必損壞。不于此修篷櫓。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少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先慍。不信我。故不及以此意曉之。印奮起曰。如公言。足以辦矣。卽與參將楊領百人屯洋岸。

以巡邏。密令米商閉戶。遏糴。夷人疑詢。姑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夷不解意而去。然漸漸糧絕矣。無何。夷酋求見坐定。未言。印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闕。不偃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總督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夷酋意大沮。目參將。參將鬚髯怒張。叱嗟而已。酋慙。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非有心犯順。幸赦之。且教之。印微露其意。酋感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印曰。不可。吾須爲汝轉達藩臺。藩臺爲汝達總督。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輩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然則自具牒申請何如。印若爲不得已者。然而強應曰。可。荷蘭人抱弩負韉。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軍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荷蘭。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荷蘭。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

詢公。公曰。此可一罵遣之也。荷蘭強。屢勝。呂宋弱。屢敗。敗則慮四鄰輕之。欲酒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故逗留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荷蘭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令印知縣偕譯員往。道破彼情。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卽日起旋去。以上略本隨園文集。惟隨園記有四事。茲節取其二。又旁證他書。加以考訂而錄之。

翁孝子作循吏

讞獄平情。而能感化人者。循吏中首推陸清獻公。而能深合清獻之意。相距數十年。後先濟美。卓然無愧爲循良者。又有餘姚翁晉公。刺史運標。翁刺史又號蓼墅。卽世所傳萬里尋親翁氏二孝子之一也。其偕兄運槐尋親事。苦歷三十年。遠涉數千里。哀感行路。誠格上蒼。眞爲可欽可愕之事。故能本其至情。至性。出宰臨民。自無事不洽乎民心。而到處可傳其政蹟。茲據平江李氏所書。摘取

數事雜述之。刺史於乾隆八年任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知縣。有兄弟二人爭田涉訟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然涕淚交下。掩面泣。訟者驚訝之。公徐言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轄一偷兒竊人之金。真贓不可得。偷兒自供。金爲父所隱匿。逮其父至。反覆鞫問。終不加以刑。吏胥怪而請示。刺史曉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細訪之。後值得其實。果是黑夜爲他賊探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又邑有鄧康二姓。爭湖灘之利。鬥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刺史履勘其地。曉諭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正在履勘。衣履沾濡。兩造請少避。刺史嘆息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悔。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肯去。鄧康二姓爲之感動。遂親爲畫界。訟自此息。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其弟略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乃控訴其弟。控

詞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閱及因其訕親之失也。怒責之。而仍斥其弟。使割腴田以益兄。刺史凡讞獄於家人父子兄弟間。必揆情酌理。行乎心之所安。而又不背于法。有如是者。閱二年。常德郡邑大旱。檢閱志書。知武陵縣北有龍門洞。去城約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也。乃覓導者。草笠芒鞋。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深而口狹。繼而下。以瓶貯水。敬捧歸。就北郊設壇。跪烈日中。竭誠祈禱。膝盡腫。不數日。而大雨降。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考績。保卓異。擢道州知州。卒於官。州人立祠祀之。最奇者。刺史少年時。偕兄尋親。由浙轉輾赴湘。躑躅湖南萬山中。繼又棹船溯洄於衡永之間。得遇湘人鄭海還者。竟尋得其父遺骸於白沙洲。有鑰囊爲符證。乃號泣啓攢扶襯歸。仍於前瘞處留封樹焉。後中雍正元年進士。以知縣卽用。適需次湘省。得於白沙洲爲父建祠。題其額曰永思。并建啓鑰亭。又置祀田數十畝。核租息。定規約。准

鄭海還之裔世董之。安知非至誠所格。而能曲成其志歟。

沈文愨晚達之趣史

長洲沈文愨公德潛。以耆臣受高宗特知。備膺榮典。而發達甚晚。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用。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入翰林。年已六十七。當未第之前。妻俞氏已卒。久鰥矣。館於吳郡某氏課讀。館東賢主賓甚相得。一日共飯。館東談次。勸其續娶。曰。先生年雖老。精力尙可有爲。且久虛中饋。家事非所宜。蓋續弦。無已。納一妾。公笑卻曰。沈某年邁無能矣。萬念都灰。復安忍以就木之年。貽弱女子累也。是夕。館東皆定其母於寢舍。劇談家常瑣事。以娛親。乘間曰。兒頃勸沈先生續娶。先生未有以應也。尙思爲之作伐。不知何家女始宜配之。母曰。夜深矣。各就寢。母固有侍婢。甚寵愛。年及笄矣。每夕睡於牀側。母睡醒。呼婢曰。汝頃聞所言。汝有意否乎。婢默然。久之。母又曰。吾將以汝遣嫁。老先生。汝願否。

如不願。可說。婢仍默然。母微知其認可也。翌晨。母命其子向沈先生達意。子欣然應命。出以詳情告公。且曰。贈婢事。古有之。不費先生一絲一粟也。此婢勤儉。有福相。或可佐先生興家。又重以母命。不可違。敢以請。公至是笑諾曰。卻之不恭。受之有媿矣。遂納之。既成婚。妾甚賢德。能儲蓄紡績資。以助公。逮戊午。公年六十六。已十七次鄉試不第。絕意科舉矣。試期既迫。妾敦促其應試。又出奩資助裝。乃成行。抵金陵。已七月杪。錄遺揭曉。被斥。至八月初六日。各遺才已陸續補出。而公獨向隅。懊悶欲死。泣然向友曰。吾歸無以對我妾矣。擬自盡。未果。初七日晨。忽喧傳學轅特懸一牌。沈德潛補取矣。喜詫交并。時買卷所已撒。學使竟爲之設法。備卷而送考焉。初莫解何因。三場平平完卷。毫不愜意。發榜中式矣。入京覆試一等。會試。又中式焉。從此鴻毛遇順。後半世富貴利達。全在錄遺。二日發軔。此其中自有故也。先是。高宗披覽羣籍。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奇

賞之。記其姓名。問諸大臣中。無有焉。訪諸詞臣中。無有焉。查詢新科第中。又無有焉。最後。於博學鴻詞科遺才中查得之。方知爲一江蘇老諸生。已被擯南旋矣。一日。上語軍機大臣。物色其人。適值戊午科考放試差。軍機遂傳語江南兩主考。是科江南正考官。爲安州陳雲倬侍郎憲華。副考官。爲嘉善王賓穆。官詹猷。輅車到省。督撫學政以下。諸官咸集。主試初見。不暇出他語。急問江蘇有無沈德潛其人。此係軍機傳旨物色者。監臨提調等。茫然也。時江蘇學政。爲桐城張藥齋侍郎廷璐。亦幾忘之矣。瞠目無可置答。回行轅。遍查試簿。始悟爲遺才。擯黜者。急補其名。急爲之備卷。監臨某中丞。又命提調監試於卷上加識別焉。房考得卷。急批薦。主試得卷。急批取。而中。又違計其文之工拙也。次年。聯捷入翰林。不數年。擢升禮部侍郎。假歸。賜詩寵行。入京祝嘏。與九老會。圖形內府。恩加尙書銜。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榮顯罕與倫比。妾早由側室正位。封一品。

夫人。此事大略。昔年聞諸同邑老友曹士升明經鍾麟。茲又詳稽事實而補錄之。又閱袁子才枚所撰沈文愨神道碑。述公壬戌春與枚同試殿上。日未映兩黃門捲簾。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帝心矣。然則公於未達前。早受高宗知。蓋信而有徵也。

大臣未死前賜陀羅經被

近閱裘君清代軼聞。記于文襄出缺之異聞。謂文襄之歿。世頗有傳其非考終者。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即飲鴆死。武進管絳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瘞。載錫之。稜。欲其目覩。載賄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文襄身後。奚慮不能得此。乃必及其未死之前。冒豫

凶事之戒。使其目睹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矣。似以爲未死。前賜經被。若示意賜死者。竊謂此說不盡然。乾隆朝。往往有大臣得病未死之時。先奉旨賜經被者。吾家文恪公。卽其一也。文恪公當年。恩眷優渥。初無纖芥之嫌疑。高宗因其爲兩代名臣之裔。又入值軍機有年。故病中兩次親臨視疾。日望其速愈。而奉賜經被。確在未死前十日。此有族中舊藏文恪公子兵部公所繕行述可證。行述原文云。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月初三日。恭荷聖駕親臨視疾。慈光煦嫗。舉室生春。先期特遣大臣。諭令府君不必接駕。三月二十九日。上遣侍郎伍公（案伍公當是伍岱）賚賜陀羅經被一襲。被爲梵藏法寶。上以此賞。蓋欲仗佛力爲護持也。四月初一日。復荷聖駕臨視。直至榻前。而府君支離委頓。不能成禮。上爲注視咨嗟。翌日少蘇。勉進米粥三甌。延至初九日亥刻而逝。遺疏奏聞。卽奉上諭。大學士蔣溥居心純正。奉職恪勤。簡任綸扉。綜理

農部兼領翰苑。久值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前因患病增劇。屢賜醫藥。朕親臨看視。尙冀就痊。茲聞溢逝。深可軫悼。着加恩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并賞銀二千兩治辦喪事。朕於十三日親往奠輓。以示恩眷。所有應得卹典。仍着該部察例具奏。欽此。歿後。皇帝親臨奠輓。恩禮至優渥矣。且入祀賢良祠。信爲純臣可見。却於未死前先賜經被。其無別意可知也。于文襄卽繼文恪入軍機者。以文襄入軍機在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時。文恪已曾請病假。然則病中賜經被。亦猶曩例耳。烏得疑有他意哉。

兗州民王倫起事

王倫者。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民也。習白蓮教。蓋衍徐鴻儒之餘緒。而開劉松劉之協等之法門。以運氣治病惑人。兼教拳術。往來山東各州縣。糾結無賴亡命徒黨日衆。時值乾隆中葉。國家富庶。政治漸弛。山東巡撫徐績庸懦不能率屬。

或縱州縣有課稅額外加征之舉。王倫藉以爲詞。煽惑鄉里。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揭竿起事。事前已有消息至京師。監察御史李漱芳、范宜賓等。據風聞上達。高宗初置不信。亂勢日漸蔓延。戕官據城。疊陷壽張、堂邑、陽穀三縣。乘勢竄擾臨清州。占據臨清舊城。其實烏合之衆。漫無紀律。借邪教設立名目。黨羽有稱梵和尚者。其本名爲梵偉。有稱朴刀元帥者。則爲陽穀縣民楊五。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呼爲無生聖母者。則爲壽張民婦某氏。其餘若孟燦、王經隆、王聖如、閻吉仁、吳清林、李旺、王峻愛等。及王倫之弟王樸。糾合一處。強者並稱元帥。大張聲勢。初起事。卽殺壽張縣知縣沈齊義。及陷堂邑。又戕堂邑縣知縣陳枚。及訓導吳璫。陷陽穀。又殺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及武弁楊兆立、楊兆相等。徐巡撫統兵捕之。卽被王倫等圍困於臨清城南之梁家淺。幸爲兗州鎮總兵惟一救出。而惟一之兵亦卽潰敗退逃。王倫率徒黨直趨運河。擬阻運。

道爲直隸總兵萬朝興打破折回。上聞亂事益急。知山東省綠營兵之一無足用也。乃特命武英殿大學士舒赫德。由天津前往山東統軍。隨命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領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往山東會勦。王倫遂使千人北出牽官兵。精選驍悍五六百。屯臨清舊城東門外迎戰。旗兵到。勢甚銳。倫戰敗。退回城中。率其死黨。分住汪姓大宅。及一當舖。以爲巢穴。經旗兵圍攻。亂黨踞屋死守。遂放火焚燒。殺斃無數。而侍衛中有音濟圖者。勇士也。攻勦最爲出力。及戰勝入城後。已訪知王倫確實住所。欲往擒拿。請於舒統軍。而文襄却未撥派勇幹多人同往。音濟圖突然率其部下數人。馳往汪姓宅中。捕拿。已手擒之矣。死黨從兩廂突出扭奪。音濟圖猝不及防。與同往者俱因格鬥受傷。而王倫仍復逸回。須臾。汪屋火起。時旗兵正在圍攻。未見有一人竄出。有遊擊剛格。遙望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屋被焚。王倫殆亦燒死。

然此想像之詞。文襄據以入奏。非信讞也。高宗當日明發上諭。嘉舒文襄平亂迅速之功。而於王倫是否焚斃。反覆詰難。頗不矜於心。蓋猶疑王倫實未死也。故越十餘年。和坤猶得以偵察王倫爲名。致有派九門提督番役出京。入山東境。借端索賄騷擾之事。

白協戎偵緝盜蹤

有武弁。嫻文才。入戎行。明吏治。知兵機。而達民情。卓然爲循良之選者。則有若河內白秋齋協戎雲上。協戎由乾隆辛未科武進士。授侍衛。出爲江南某某營都司。累擢至漕標中軍副將。以老病去官。寓揚州。吟詩作字。優游歿世。生平以拯民濟物爲心。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至列諸循良傳中。可以識其爲人矣。惟先正事略序述事跡。尙遺漏其緝盜一節。而金天門捧闈守一齋筆記中。詳載之言協戎任揚州參將時。值淮關盜劫庫銀巨萬。年餘徧緝無蹤。制軍（案制

軍爲兩江總督尹文端公繼善。素知公長於捕盜。因特奏委辦。公費檄至關相視。並攜庫銀二錠爲驗。遂改裝爲賣繭客。旋行旁郡。至徐州屬邑。入一村店宿焉。聞母女二人語。乃郡中胥魁外宅。近寄銀至。欲置衣物。公次早。攜繭至門。母女出視。喜其價廉。出銀售之。回寓審視。與庫銀無異。遂細訪胥魁居。止市駿馬健驢。作販客。徑至徐州。過胥魁門。胥魁見而悅之。議價交錢。客曰。吾輕裝難攜。非白金不可。胥魁出銀交易。皆淮關庫銀也。公出。卽赴徐州府署。見太守。出檄相示。並告之。徐州守立捕胥魁至。跪階下。舉頭見公。知事已敗露。乃自承盜首。供出黨羽數人。皆出不意。立捕獲伏法。事上聞。傳旨嘉獎。擢漕標副將。記名以總兵用。公畢生以緝盜爲能。而以此蹟爲尤著。餘事若救火息火。求雨得雨。竭誠盡力。上可格天。民間皆盛稱之。初任都司時。總督方奉旨裁汰江寧京口駐防。尹文端以旗人藉錢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公至密室。諭曰。江甯吾

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公請示辦法。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公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公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公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公曰：請得畢其詞。我朝幅員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國體，爲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公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論，罷其議。及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公先率所部往。公具文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關。公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

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公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衆諭遣之。置告者於法。二事已載先正事略。因有關政治。附錄之。

稽文恭對客揮毫

無錫稽文恭公瓚。爲文敏公會筠之第三子。少年入翰林。文學優美。書法學王右軍。褚登善。賞鑒家得其墨寶。以爲快。往歲在于晦若師齋中。見壁上懸文恭巨幅寸楷。筆意遒勁。而神彩活潑。爲神往者久之。相傳公最愛。客亦甚健筆。乾隆中。由總河入長吏部。兼掌翰林院。拜文淵閣大學士。見僚屬。無城府。凡有求書者。輒濡墨染翰。無留難焉。時與和坤同在政府。和漸用事矣。一日。和出素紙索書。公攜歸。躊躇久之。忽開筵宴客。招翰林數人。飲於齋中。酒酣縱談。一童子出而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座有客在。安能作書。客羣起致詞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何妨對客揮毫。公欣然諾之。遂出和坤所授之紙。一揮而

就方署款。猶未畢。童子捧硯。忽失手。墨汁潑紙。淋漓焉。公擲筆。怒責童子。忿忿不已。客爲勸解。覺乏趣而散。次日公在朝房晤和相。亟謝曰。昨動筆不慎。徒污公佳紙。殊爲歉疚耳。實則公不願爲和作書。豫籌此計。令童子無端潑污。以破此局。而所招翰林數人。皆和坤門下客。故使親見之。料其必言於和以徵信也。公素性本不附和。又逆料和必敗。而又不欲拂和之心。以觸其恨。故設策以解嫌。其深識遠害有若此。此事先正事略已附及之。而于晦老所說較詳。可轉述也。

錢曹謝三御史

三御史者。爲昆明錢南園。灑上海曹容圃。錫寶。湘鄉謝薌泉。振定。皆於乾隆末年。同官御史。同以直節忤和坤者也。然三御史直節同。辦事之手段各不同。或太操切。致失敗。或少經驗。亦無效。若老謀勝算。不失敗。且有功。惟南園得之矣。

謝於嘉慶元年。巡視東城。見有乘朱輪車。悍然馳騁於通衢者。攔詰之。則和坤寵妾之弟也。其人怙勢橫甚。謝捧而杖之。奴咆哮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謝益怒。痛笞之。遂火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事聞。詔令指實。而車已焚化。無證物。竟坐是罷官。自此燒車御史之名達內廷。越二十餘年。御史子果堂太守興曉。由河南固始縣。遷裕州知州。卓異入都。召見。仁宗垂詢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無何。擢四川叙州府知府。猶得餘蔭也。然御史當日於事無濟。且罷官。幾獲禍。所謂太操切而失敗也。曹於乾隆末。以山東糧道。陞吏議。改職。尋奉特旨授陝西道御史。卽疏劾和坤家奴劉全。衣服車馬房室踰制。機事不密。爲某卿偵知。(先正事略所稱某卿。當是左都御史吳總憲。)某卿和之私人也。先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云。必有以厚報。時高宗在熱河。命留京王大臣。勸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訊。衆謂

禍且不測。幸高宗鑒其直。部議鑄三級。奉旨改革職留任。此所謂少經驗。遂無效也。若錢則手段敏捷矣。錢由編修授御史。卽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亦和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錢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坤往勸。錢意不謂然。上察其詞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命出。不俟和坤。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馳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坤遣往山東齎信者也。錢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便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坤至。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偏蔽。及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而錢由是得名。俄遷通政司副使。是南園之機警。高出曹謝上也。然卒爲和坤所賺。不久獲譴。降主事。及入直軍機。又因議事觸和忿。使之勞苦屈抑。鬱鬱以終。奸臣害直。竟無微不至也哉。（此條參據曾文正李次青吳南屏諸家言集錄之）

武虛谷之政蹟

自荀子載秦昭王言。儒無益於人之國。于是論世者。往往議經生不達政治。而若偃師武虛谷大令億。則真足爲經生吐氣也。君研精經學。撰經讀考異。羣經義證。考訂金石文字。著述甚多。不愧經師矣。而其爲縣令時。確有政蹟可表。君以乾隆庚子科進士。需次山東。至乾隆五十七年。任青州博山縣知縣。下車卽勤施惠政。案無留獄。有以賄干者。怒曰。汝不聞雷聲乎。立卻之。時和坤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杜成德曹君錫。至山東偵察反賊王倫。其役挈徒衆。持軍仗。在民間借端騷擾。歷數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恣肆。君聞。立捕治之。番役至縣庭不跪。出牌擲堂上。瞋目厲聲叱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而來者也。汝何官。誰肯向汝跪。君詰責曰。牌令汝所在報地方官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河也。且牌役止二人。此多人爲誰。卽擒而杖之。闔邑稱快。而山東巡撫

某公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先投和珅。定例。番役不當出京城。和珅見奏詞。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距到任日。僅七月耳。博山民老弱數千。赴省。環叩撫轅。乞留好官。撫軍察其情。好言慰之曰。必還汝好官。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時文成公阿桂在朝。昌言其屈。而和珅管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君爲民間免累不少也。語本姚姬傳。竄所作武君墓表。又據先正事略證實之。君性兀傲。而善哭。先在京館。朱竹君學士筠家。值歲除。居停主人問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答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以彘肩。二雞。鷺各一。酒一斗。盡啜之。問復何求。答曰。惟有哭耳。遂放聲大哭。比鄰驚問。朱學士則大笑。一日。與洪稚存。編修亮吉。黃仲則。茂才景仁。相見於天橋酒樓。遂入座。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奇特如此。以視迂腐穿鑿之

經生迴不侔矣。

羅尙書之夫人

長沙羅南川尙書源漢。於乾隆四十七年。當和坤擅權未久。卽以工部尙書。原品休致。平素本不附和。然老於世故。無甚表見。而其妻某夫人。固賢德而有才識。蓋女中丈夫也。長沙周應甫壽昌思益堂日札云。乾隆朝。和坤當國。長沙易芝田太史文基。官翰林院編修。兩遇大考。初次一等第四名。二次二等第二名。俱不得升擢。然因此遂爲和相知名。太史時寓城東草廠十條胡同長郡會館。一日忽有見訪者。自云。和相用事僕。且言今歲值放差期。君欲得試差。須出千金。欲學差。須出三千金。投贄相公門下。謂君不信。則獻金時。固與之面見相公也。訂三日約而去。太史錯愕無主。往謀於同邑羅尙書源漢。尙書固與和忤者。然恐太史遽絕和。或蹈不測。因謂前門關壯繆祠。籤語最靈。子其以此事。謀諸

神可乎。太史唯唯。時易與羅以同邑故交。在內室中語。尙書夫人在旁聞之。微哂曰。易大哥讀書人。當明理。決志與和絕者。無庸卜。若欲依和門下。則關公爲神正直。豈可以此事瀆聽乎。且和相攬權。貨終必敗。今日趙孟所貴。後必有悔。不可追者。子何不達若是。太史聞言。改容謝曰。謹受教。翌日和僕來。峻絕之。未幾。考差後。引見。奉旨落職。逾年。南巡召試。獻賦於天津行在。取高等。復官。編修。和又遣人招之。太史仍不往。復引見。特旨改知縣。官甘肅兩年。改教授。歸以老壽終。子孫科第世其家。此事卽易太史孫午珊名潤城所述。在思益堂記錄之意。欲見和珅貪黷。擅黜陟權。又見易太史以編修改知縣。爲創聞。而自余觀之。覺尙書夫人之語。持正而有特識。眞足喚醒夢夢。惜未知爲何氏。俾考見爲何人之女耳。

一飯博得武狀元

江蘇泰州。即舊揚州府屬之泰州也。乾隆末年。泰州鄉民有劉翁者。饒於資。而尚武。性又慷慨。有二子。皆孔武有力。中武舉人。某科。劉翁挈二子入都。應武會試。一夕。二子侍其父。酌於正陽門外大柵欄之某飯莊。俄見一禿頭者。昂然入。頤指氣使。勢甚張。劉翁偵知爲劉禿子。蓋卽和珅之家人劉全也。就而與語。移樽以媚之。食畢。償值。則劉翁早納錢矣。禿子大悅。談次。旣知爲同姓。又見其二子。氣象雄糾。欣然謂之曰。汝何必賃居客店。可下榻我家。拉之歸。旋認爲同宗。通譜焉。越日。劉全入相府。和珅詰昨夜何往。全據直稟告曰。南方有族兄來。挈其二子。應武會試。代爲之安排一切。擾擾終夜耳。和珅喜曰。何妨導來見我。全以其語達劉翁。劉父子快然悚然。如奉丹詔。全爲導引。修容飾貌而進見焉。和珅一見。大加賞識。溫語以慰之。全卽叩首爲二姪求和相栽培。和珅又笑頷之。全出告劉翁曰。豫賀豫賀。汝二子。今科皆中武進士。那自不必說。看來竟有武

狀元之望。劉翁喜極欲狂。詎料二子反聞之躊躇。蓋兄不讓弟。弟不服兄。將有爭競也。劉翁以其情。懇劉全設法。全有難色。嗣後和坤見全面。若有憂思者。然面詰之。則動容曰。無有。固詰之。全不得已。以情告。且自解曰。鄉愚妄想。本不敢上達。一科烏得有兩狀元哉。和坤沈思久之。曰。是不難發榜後。可命其次子速回。俟下科補殿試不遲。未幾試畢。揭曉。劉氏兩子果皆中式矣。及殿試之日。和坤以其所乘駿馬借畀之。而命劉全送考入場。新進士中有一人驟而馳者。所乘之馬。相國之坐騎也。送考之人。相國之家人劉禿子也。萬衆矚目。主試及監試大臣。已仰體權相之意。而默喻於無言。果狀元及第。下科。其弟未及補殿試。而和坤敗矣。此今年六月在石梅。聞江都何芸齋學博廣生面述。聞者初不甚信。何翁正色曰。吾揚州人。談近邑事。豈有謊說者。此事予向所未聞。且不知其名。又不知爲何科。尙思覓得武貢舉表而一詳查之。

姜碩甫爲柴運使子

何翁又言。乾隆末年。有兩淮鹽運使柴都轉楨。由舉人歷官府道。洊升運司。年輩已尊。性坦率。不知檢點。又頗蔑視兩淮鹽政全德。故事。鹽政可專摺奏事。以糾參其所屬。而全德固內有奧援。又陰驚不可測者也。乃以積憤。撫拾罪狀。密摺奏參柴運使濫用。虧庫欸。高宗遂派書麟奇豐額等密查。欽使到日。鹽政會同盤庫。全德先坐於庫門之外。于是庫外銀不得入。查見當日鹽庫中空如洗。柴運使坐罪伏法。且查鈔焉。（案兩淮鹽運使柴楨以那移商人鹽課二十二萬兩。訊明正法事。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查鈔之日。宅門內闔家驚惶無措。柴有幼子。生纔數月。家人裹以襁褓。而投於牆外。爲一姜姓屠夫拾去。姜固無子。拾得愛如己出。保抱撫育。至五歲。出就外塾。塾師楊先生。課以識字。甚聰慧。不數年。學庸論孟五經已畢。試以文。下筆卽通暢。師甚敬異之。名之曰堅。而號

曰碩甫。并以長女許字之。時姜屠已小有積蓄而改業矣。又得楊師愛護之。遂以姜堅名應試。卽高取入庠。鄉會試聯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考試。差放某省主考。自入學至此。轉瞬十年間事耳。征軺甫旋。中道病歿。姜女實猶未婚。聞耗矢志守貞節。又十餘年。揚州府知府吳太守葆晉到任。卽姜太史考試所得士也。詢知其詳。乃調卹姜節母。并厚惠姜封翁。歲有常餼。得饒樂以終餘年。姜節母壽至八十餘。何翁猶及見之。而楊師之孫某明經。又與何翁同在庠。食廩餼。故備知其詳。按柴運使以一時失檢。罹禍伏法。致絕後。姜屠戶一念慈祥。楊塾師盡心教育。能救命培才。以成人之美。雖亦終有缺望。而幸得報酬。事蓋足以勸善。故樂得而記之。何翁又言姜封翁甚可笑。當碩甫聯捷成名。有人向之索閱硃卷。姜有慍色。云。吾已改業多年。君爲何揭吾往事。吾今安得有豬圈。蓋因硃卷與豬圈音近。封翁習知豬圈。初不識有硃卷也。聞者皆捧腹。何

翁非謔語也。特欲證明確有其事耳。

高宗留心史稿

康熙二十四年。御史錢瑀。奏參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官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財賄。諸款。訊實。穆爾賽革職。擬絞。錢從此得名。不久。洊升順天府府尹。擢山東巡撫。及爲巡撫。於康熙二十八年。轉爲御史。張星法奏參有貪惡穢跡。訊出錢瑀有徇庇屬員。接受私書。不行奏聞等事。奉旨着以原品解任。又雍正二年。四川巡撫蔡珽。威逼重慶府知府蔣興仁自盡。時世宗已心憤年羹堯。因蔡與年互訐。致蔡得免罪。尋升左都御史。兵部尙書。調署直隸總督。降奉天府府尹。雍正五年。舊罪并發。刑部疏列。讒忌婪贓等大罪十八條。議斬立決。得旨改斬監候。（刑部原疏備詳東華錄）

逮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高宗瀏覽史稿。見錢蔡二人傳稿皆書卒。心不謂然。

時國史館總裁爲無錫嵇文恭。上乃諭飭曰：朕偶閱錢瑀蔡珽列傳。錢瑀爲御史時。參劾山西巡撫穆爾賽貪婪。暨條陳各款。似有風裁。及用至巡撫。輒於所屬知縣婪贓之事。聽受私書。徇情消案。不能自藉其言。蔡珽曾極陳年羹堯貪暴。洊擢總督。乃挾嫌誣陷岳鍾琪田文鏡。袒護黃振國。以致獲罪。問擬重辟。而傳內於伊二人身故。俱書爲卒。體例皆未允協。國史所以傳信。一字之褒貶。卽關其人終身之優劣。義例綦嚴。夫人臣立品無訾。有始有終者。乃得謂之爲卒。錢瑀之言行不符。蔡珽之朋比取戾。安得謂之始終無玷。若伊二人俱書爲卒。其與立朝本末粹然者。何以示區別。錢瑀蔡珽傳末。俱着改書爲故。嗣後除特行予諡。及入祠賢良祠者。自當書卒外。其雖無飾終之典。而品行克保厥終者。仍一例書卒。若初終易轍。營私獲罪之人。傳末止當書故。不得概書爲卒。着國史館總裁卽查明列傳。確覈人品事實。如有似此者。均改正書故。用昭彰瘝。

已改未改。陸續問曰。以四本傳爲率。繁簡錯綜送看。據此知高宗留心已故諸臣事蹟。於史稿一字不肯假借也。

驢馬市之寓客

政治廢弛。宦途紛雜。捐職中往往有假冒文憑。赴任服官。以飽宦囊者。乾隆末年。有一事可詫焉。見吾邑錢梅溪履園叢話。云壬子癸丑間。有雲南人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爲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爲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下。擬隨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殮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文憑在。吾爲官。爾爲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

又死。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升知縣。乃改名。不數月。獲巨盜。連破七案。又升某州刺史。時已買兩妾。攜之到任。未幾。又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爲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卽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爲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爺。辭以署室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卽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已。則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媪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卽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署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一別多年。今爲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

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劉夫人亦爲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有見之者。駭歎不已也。

吳宮保入直軍機處

嘉慶建元。和坤猶以太上皇之舊寵。怙權總軍機。時軍機大臣。若王文瑞。董文恭。誥及沈初。福長安等。不過隨同書諾。遂懈弛不常入值。惟文成。公阿桂。懋懋任事。與和不相悅。却亦無所忌。每日入軍機處辦事。錢南園。澧。時官御史。嘗抗疏論辨之。至嘉慶二年閏六月。文成病假。和坤驕慢益甚。於軍機處出入自由。吾邑吳槐。江宮保熊光。方以通政使參議。爲軍機領班章京。襄事認真。向爲文成所器重。和坤心憾之。時高宗訓政。涉苗匪未靖。川楚教匪漸猖獗。軍書旁午。宵旰憂勤。一日。宣召軍機大臣。皆不到。乃召軍機章京。而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俄頃和珅至。上曰。軍機事日繁。吳熊光狠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和珅踏曰。吳某官階纔五品。不符體制。上命卽日特加三品卿銜。和又曰。聞吳某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財力不辦。上命立賞戶部飯銀千兩。和又曰。戴衢亨出身狀元。官侍讀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上變色強笑曰。是豈殿試耶。和不敢復言。遂承旨。然心益不曠之。且銓權仍在和掌握。閱半年。卽乘隙出公爲直隸布政使。無何。純廟升遐。和珅敗。公駸駸大用。升河南巡撫。擢湖廣總督。加太子少保銜。轉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上東巡奉天回鑾。駐蹕夷齊廟。公接駕。與大庾戴尙書富陽董相國同召見。公向來遇事敢言。且感知遇之恩。思有所獻替。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皇上此行。欲面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上目公曰。卿

蘇州人。朕少時。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至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上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皇上。叩見太上皇帝。蒙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皇上宜謹佩勿緩。時同列聞之。皆爲汗下。戴公出以語人。以爲非公莫敢言也。後有以戴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語。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不過重述之耳。其亮直而不自矜伐。有如此。所錄悉見先正事略。殆得諸吳氏行述也。

嘉慶中海盜蔡牽朱潰等沿海出沒肆劫。爲江浙閩粵諸省海疆巨患。疊經浙江巡撫阮元兩廣總督百齡浙江提督李長庚諸公瘁心力拚性命設謀痛勦。積久始有總兵許松年王得祿邱良功等率師劇戰。勦平之。而其先實有鄞縣人葉機者。按葉機號萊山官至高郵州知州。受阮公檄設奇謀募捐款練鄉勇。率戰船入海與角鬥。足以奪海盜之氣。仁和龔瑟人自珍定盦文集。中書其事。人奇文亦奇也。照錄之曰。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母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疆巨癰。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砲空中送之。寇返追。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

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握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母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急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盡畫諾。夜半。齋紙者返。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籀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水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藍邊紅心旗。機之旗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潰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旗。阮公

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後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三祥案

三祥案者。嘉慶十四年。山陽縣冒賑戕官之獄。係包祥。李祥。顧祥及馬連升。聽山陽縣知縣指使。謀斃良吏李皋言之案也。是年春夏間。江蘇淮安府水災。大吏勸災議放賑。時山東卽墨縣人李皋言大令毓昌。方以戊辰進士。揀發江蘇。候補知縣。江督鐵冶庭保。檄派勘核山陽縣賑事。山陽縣知縣王伸漢。貪吏也。浮開飢戶。冒領巨賑。多至九萬九千餘兩。李至縣。親履鄉曲。勾稽戶口。廉得其情。將揭報大府。伸漢患之。賂以重金。不爲動。乃乞淮安府知府王穀代緩頰。且曰。此是優差。故事惟收陋規而已。何介介爲。李又力却。伸漢乃遣其僕包祥。與李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馬連升或作姚升誤）思竊其查賑之名冊。不可得。密覆縣署。伸漢曰。此無可奈何。計惟斃之以滅口耳。某夜。李赴縣署晏歸。

一作飲於知府署誤。擬明早卽開船回省。時寓淮城一古寺中。除從僕外。寂
闕無人。夜半渴甚。呼飲。李祥以藥置湯中。進。既寢。苦腹痛。又起。顧祥急從後
持其手。李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主人矣。馬連升解己所繫
帶。勒其頸。斃之。時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伸漢卽以自縊詳淮安府王轂。又
密賄轂。轂受金。遣伴作驗之。還報曰。尸口有血也。轂怒。杖驗者。遂以自縊。通
稟督撫。已朦朧了案矣。未幾。李公之戚沈某來迎喪。而李公之族叔武生李泰
清。先於褻衣中查見血跡。沈某又檢視其書籍。有殘稿半紙。細察其字跡曰。山
陽縣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云云。蓋覆總督之書稿。諸僕
毀而未盡者也。喪歸。李妻某孺人感異夢。啓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針針之。針色
黑。駭悉爲服毒。李泰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上命據情嚴鞫。先緝獲馬連升。
刑訊盡得實。乃逮王轂。王伸漢暨衆僕。到刑部會訊。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

李公屍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而先縊絕也。狀聞。仁宗震怒。將王伸漢斬決。知府王穀。查有得賄實跡。處絞。總督鐵保。蘇撫汪日章。江甯藩司楊護。蘇臬胡克家。俱革職。以下官。凡牽涉賑務者。貶謫有差。斬包祥。寘願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李公墓所。剖心致祭。卹贈李公知府銜。封其墓。上親筆爲愍忠詩。五言排律三十韻。命山東巡撫吉綸。勒石墓上。李公卒時。年三十餘。無子。詔爲立後。嗣子希佐。賞舉人。泰清亦賞武舉人。所述本禮親王昭懋嘯亭雜錄。參據先正事略及東華錄。又有一奇聞。載入先正事略。姑附錄之。李柩之歸也。卽墨縣書吏荆某。素識李。暮出門。見輿馬僮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李公也。下而與執手。甚歡。荆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者。李公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良苦。君從我行。遂不見。荆趨至李家。李妻方痛哭。乃以所見告之。決計開棺。後數日。荆某卒。

劉巡檢

嘉慶十八年九月。河南滑縣民天理教首李文成。與直隸大興縣民林清。同謀內亂。滑縣知縣強克捷。先密摺得文成。監禁之。旋爲亂黨劫獄。救出文成。遂據縣城。強克捷殉難。後得卹典。謚忠烈。名不朽矣。而實則舉發其事者。先有滑縣老安司巡檢劉斌。觀上元梅伯言曾亮所作劉忠義傳。並稽考當年記事之書。猶可得其大略。劉斌。陝西咸甯縣人。始爲陝州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會練鄉兵以禦寇。後調任滑縣老安司巡檢。其地去縣治七十里。分防勤於巡察。姦民畏之。嘉慶十八年八月中秋夜。飲於本地聶監生家。酒半。聶私語劉曰。是邑將有變。君急去官可免。劉默然。酒罷。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將霽。夜色淒清。聞治兵仗聲甚厲。蓋時猶莫可得洋槍。軍器皆椎鐵鑄刀也。劉拊膺悲歎。悟聶監生說不誣。偵查鐵工。具得李文成與林清。內外勾結。約定日期起事。卽入

城。密告知縣強克捷。強信之。又密轉達於衛輝府知府耶應騏。請兵掩捕。郎有難色。不得已。密封白河南巡撫高杞。高以爲多事。暫寢其文。不應。強知縣乃因劉巡檢之導引。自率縣役下鄉。密捕得李文成。并及其黨牛亮臣。入城。嚴刑訊之。猶慮其逸也。以鐵椎擊文成脛骨。碎之。置諸獄。李本與林清謀定。以九月十五日爲期。至是其黨馮克善。劉國明等。危急不及待。乃於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人。奪城門以入。劫獄戕官。既毀縣署。殺死強克捷全家。又恨劉爲報信。敗其謀。而捕其魁也。大索劉。時劉獨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卽更短衣。持械出。遇亂民於衢。前擊殺二人。卒以力不敵。被戕。其子嘉善亦死。妻韓氏。得劉被戕之耗。卽坐巡檢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韓亦賢智婦人也。先是悉巡檢密報李文成事。料將獲禍。懼滅族。僞怒前妻之子寶善。逐之姻家。得不死。劉死事聞。亦得卹典。據梅郎中所作傳略云。贈官。

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劉同死者。尙有教諭李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李方伯以冤獄憤死

良吏勤政愛民。偶有一言不慎。一事失察。遂觸上官之怒。致獲罪以至於死者。如李鰲齋方伯賡芸。可哀也已。方伯江蘇嘉定人。少讀書。研精經學。爲嘉定錢辛楣祭酒大昕之入室弟子。乾隆庚戌進士。官浙江孝豐縣知縣。調德清。平湖。遷處州同知。擢嘉興府知府。丁母憂。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調漳州府。升汀漳龍道。又升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歷任政蹟循良。尤著於漳州府。而禍機卽伏於是。漳州濱海。俗獷悍。多械鬥。號難治。公到卽召父老。問有釁。胡不訴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公曰。李賡芸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訴。而仍鬥。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毋恃賄脫。

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而民有門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門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訴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就案頭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公任三年。無門者。先是有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鬥。龍溪令黃某懦不能治。有候補縣朱履中者。內狡而外樸。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調。公詢曰。平和亦有械鬥乎。曰有之。問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以來。無或忤也。公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泄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費。糜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未幾。升汀漳龍道。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公素性廉儉。至是忽乘新轎入督署。時閩督爲汪稼門制府志伊。素以道學自命者也。而公卻藐視之。汪見其氣概軒昂。因語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公憤然曰。慶

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耳。汪心銜其語。而朱履中者。會因事被劾。改教職。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州府畢所謫苛督之。朱窮且憤。揭告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奏以聞。公遷藩司未一月。遽解任矣。公昔在漳。嘗監造戰船。不如式。大吏令重修。公已去任。其僕黃升。向朱貸錢以藏事。公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事指爲贓。黃升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公茫然不知。汪制府旣銜恨。及是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派福州府知府涂以駟承審。時爲嘉慶二十一年之十二月也。涂希汪意。鍛鍊羅織。歲除。鞫至漏盡。乃罷。次年正月四日。復促公對簿。公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讞者。涂乃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則拍案厲聲詬之。公怫然回寓。恐爲獄吏所挫辱。乃親筆書不肯誣服之寃狀。懷衣袖中。自縊死。驗者檢得。不能隱。事聞。仁宗命侍郎熙昌。及副都御史王引

之。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行轅。鳴公寃。汪制府時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秉公訊出。涂以轉迎合總督意。以李僕黃升。曾向朱履中私借洋銀三百元。唯此一款屬實。爲數太少。難以稟覆督撫定案。卽向李私商。令其添認銀兩。李並未寫供。迨至身故後。文卷內忽有供詞一紙。稱朱履中曾有代墊修船洋銀一千六百餘元。係應還之款云云。並非李親筆。亦未畫押。顯係涂以轉自出己意。代爲叙供。誣認。據實奏聞。上震怒。除朱履中業經抵罪外。命將浙閩總督汪志伊。福建巡撫王紹蘭革職。涂以轉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之日。枷號三個月於戍所。旋準福建士民之請。爲李公捐貲。在省城建立遺愛祠。是方伯身後固無遺憾也。據先正事略及東華錄。又見禮王嘯亭雜錄。叙籍貫有小舛。而事跡不誤。參述之。

松文清之坦率

松文清公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其籍隸於某旗主。公自幼通脫。賦性最率直。亦最坦白。近代官吏積習。養尊處優。頤指氣使。旗人尤甚。獨公能矯其習。而又悉出以自然。其可稱處。散見梁蔭林李次青等諸家著述。茲萃而錄之。可以識其氣概焉。公於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四十八年。超擢內閣學士。兼蒙古副都統。自後。數歷中外。累事三期。疊充軍機大臣。授大學士。中間屢躋屢起。由稟性通脫所致。然卒無大禍者。其率直早動帝鑒。而坦白亦爲同官所共諒焉。公凡出差赴任。常不挈眷屬。嘉慶中。由伊犁將軍內升入都。無行裝。無僕從。以單騎雜入喇嘛中。直抵圓明園。家人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也。次日覲見後。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爲誰。既而悟云。汝今亦老矣。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勿起。坐榻旁。縱談。初不悟其眷屬迴避。旁若無人焉。又索酒縱談。

逾兩時乃出。尋奉命赴江南查辦事件。召見請訓後。卽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已刻。乃枉途至韓桂船。尙書對寓中小駐。時韓猶在刑部署未回。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嚷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閩人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囑閩人曰。爲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還時。再來大嚼。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也。公喜爲孽窠書。尤善作大虎字。人以紙墨求書。無弗應。其在兩江總督任。亦時爲人涉筆。有中軍副將某。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乘興披襟起。直揮之。揮就而筆尙有餘墨。乃趁勢向副將面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公盛德固足感人。而其坦率往往如此。致有時不能無失檢。某

年出京。過清江浦。與河督費筠浦尙書淳會飲。兩公皆洪量。舉無算爵。公問曰。此間有好量。可與角飲者乎。費公熟思曰。固無有。惟河標副將某。聞善飲。但從未共酌。且亦不便與飲。使合席。公掀髯笑曰。飲酒有何等級哉。况副將二品官。固非廝養卒也。趣召之。俄副將來。陪座。飲達旦。酒力既不勝。又未敢先行。席罷。酩酊退出。次日大風。阻舟。再會飲。再召某副將。召之。久不至。一戈哈趨前密稟曰。副將出缺矣。蓋前夕中酒暴卒也。二公聞。駭歎而別。其任兵部尙書時。遺失行印。公彌縫。未上聞。逮嘉慶二十五年。始覺。察。聖吏議。降山海關副監督。又降中佐領。又以審擬失當。再降本旗驍騎校。會仁宗晏駕。梓宮自熱河回京。王公大臣俱哭迎。公亦附班中。哭失聲。宣宗忽於喪次望見之。急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從而大哭。衆驚察之。所扶者。乃公也。爰知公又簡在帝心矣。翌日。授副都御史。不久升左都御史。晉尙書。重入軍機。時公年近七十矣。一日忽請

假不入值。上初不之異也。次日召見軍機。奏對畢。公仍未入值。上問各大臣曰。松筠何事請假。時滿軍機爲托公津。敬對曰。聞松筠因該旗主家有白事。（旗人諱言喪事曰白事）循分前往當差耳。上曰。汝往視之。若無甚要事。可命其即日消假。托公銜命往。至則聞鼓聲隆隆。見司鼓者。卽公也。公方在大門下。冠摘纓冠。服白布袍。手執兩鼓椎。昂首而擊之。恪恭將事。視爲應盡之職務。見托公並不局促云。托公傳旨畢。卽上聞。上怒旗主侮辱大臣。遂降旨拾公旗。免其奴籍。綜觀以上各節。可見公無意氣。無城府。處處以質直行之。宜其享上壽。獲令名也。

兩張文和兩張文敏兩張文端兩張文達

中國世族。張爲著姓。故歷來人才最多。卽就清代臣工論。凡姓張之人。有自儒臣躋極品。歿後予諡者。不勝枚舉焉。往往有兩人同諡。而或顯或不顯。或同顯。

而衆幾不知其所由同。或諡同。而品性不盡同。或品學同。而致用之遭際。又不
同。是亦尙論前人者。所宜知也。今若說誰爲張文和公。固無不知爲桐城張衡
臣相國廷玉。而幾忘同時有廣寧張相國允隨。按相國爲盛京廣寧人。康熙辛
丑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於乾隆十六年三月病卒。賜祭葬。諡文和。曾任雲南
巡撫。雲貴總督。疏上勸農三策。爲貧民謀生計。奏請開通金沙江上游之蜈蚣
嶺等十五灘。可免盤剝之煩。奉詔優允。是固有善政及民者。特其聲望。爲桐城
所掩耳。又若說誰爲張文敏。固無不知爲華亭張得天尙書照。而幾不知菊谿
相國百齡。諡文敏。實亦姓張。其先世由遼東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人幾認
爲旗籍。實亦清河之系也。相國疊任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招降巨寇張保。捕獲
莠民方榮升等。疏治黃河。歷年無水患。弭亂平災。其政蹟邁出華亭之上。惟華
亭特以文章書法見稱。此所謂諡同。而幾不知其所由同也。至若兩文端。一爲

桐城張敦復相國英。卽文和之父。一爲遂寧張連青相國鵬翮。兩公相業並著。遂寧曾屈抑張清恪。誣劾侈世祿。生平未免有慙德。敦復則寬和大度。著聰訓齋語。恆產瑣言。以教督其子孫。故子若孫能繼承家業。爲累朝名臣。兩公品性。略有寬嚴厚薄之不同矣。又若兩張文達。一爲南皮張子青相國之萬。一爲長沙張野秋尙書百熙。兩公學問皆優美。南皮得志。適當同治中興。敦歷中外。一以文學書畫詩酒。提倡風雅。當代羨爲福人。野秋尙書。值戊戌政變之後。籌議興學。精力交瘁。其躊躇滿志。在樂觀京師大學堂落成。未幾兼長郵傳。事務益繁。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病歿。其遭際遠不如南皮之樂矣。學人至今痛惜之。



清朝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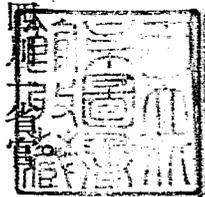
廣山齋主人

中華書局印行

清朝逸史卷三

劉青天有二

當嘉慶初。四川教匪王三槐。俘至京。廷訊時。供言官逼民反。上曰。三槐。何省人。難道皆不好耶。三槐答曰。惟有劉青天一人。於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此指廣順劉天一方伯劉清也。時為南充縣知縣。已得青天名。後累升山西布政使。尋左遷部曹。改山東鹽運使。又改武職。授登州鎮總兵。於道光初。以疾乞休。卒於家。而其時實又有一南豐劉青天。亦官四川知縣。而得青天名。亦由知縣累升監司。亦以疾乞休。卒於家。則為南豐劉簾洲觀察劉衡也。觀察治行。早詳先正事略。言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先任廣東四會縣。於道光三年。授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及巴縣。七年。遷縣州直隸州。明年。擢保寧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尋以疾乞休。當為牧令時。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



3 0243 4882 7

也。懸鉞於堂。以待愬者。公聞鉞聲。立出割斷。民呼劉青天。設長案於堂之東西。凡文牘由書吏分陳案上。不經閹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獄。儻從吏役。止六人。置飯行囊中。淪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羈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鉞。一訊卽決。凡訟牒不輕準。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和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以移公。及公去任。惟一舉人請咨試禮部。咨未卽至。以告受代者。此外無一事也。凡此皆平江李氏所已記錄者。而予得讀公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卽世所稱吏治三書。知括要在官須自做四字。而尤心服其兩事。一係遇鬥毆案件。自爲延醫救傷。公任知府時。勸告屬員。謂鬥毆之案。殺人者死。是一命而關係兩命也。只須救一命。便活二命。查鬥毆案件。擡驗到官時。人多口雜。驟難訊得供情。一延宕。則受傷者未得及

時醫治。恐致不測。况毆案多窮僻鄉民。離城爲遠。責令擡回。或感冒寒暑。或受傷人精神敗壞。則輕者重。重者死矣。其親屬又大率鄉愚。無論不諳醫理。難購藥料。即使醫藥湊手。而世情變幻多端。愚民只求訟勝。難保無蓄怨深仇。不肯妥爲照料。故將受傷人致斃。以圖破行兇者之家。本府前在廣省川東。每初到任。三五日內。延請內外科良醫各一人。邀往署內。并豫備藥料。遇有毆傷者。驗明後。卽擡入署中空倉。將屋糊好。不受風日。令傷者及兇手之親屬各一二人。并老成書役一二人。同住倉內。眼同醫生經理。又派老成家丁一人。專管醫藥飲食事宜。未有不應手而效者。曾記在墊江。有擊破頭頂。腦漿迸出者。在梁山。有刃傷肚腹。膜破腸出者。在巴縣。有刺出腎子一枚者。并有烏鎗傷骨者。無不治愈。統計每年醫藥所費。多不過數十金。少則十數金。而每案可以保全兩命。且省卻解犯上省木籠擡夫飯食書差工食一切費用。迨傷痕既愈。將行兇人

提出發落。而受傷者既已平復。釋憾忘嫌。往往爲之痛哭求免。則杖笞亦不可不用。所費於己者不過些些。而所全於百姓者。每案二命。且近來裝傷圖詐者。所在多有。若留署醫調省察。看其食量如何。真僞立見。是此法不但可救良民之命。且可破奸民之膽。公所言。蓋實有經驗者也。又其一爲捕盜起贓。能耐煩細詰。查出真贓真盜。公初入官。任西會縣時。有何參猷家連劫盜案。差役緝獲劉亞康。矢口不承。而捕役在劉亞康家。起出當票。贓經何參猷親認。幕友俱信爲真盜。公獨疑當票一薄紙耳。捕役圍拏劉亞康。事在黑夜。其時當票放在何處。捕等何以知其爲贓物。而起得藍布舊棉袍一件。乃於小押鋪借藍布舊棉袍四五件。將差所獲劉賊。作一密記。參入其中。再令何識認。何指認屢誤。乃提差隔別熬訊。詰以當票在何處起獲。則捕言各異。又訊始究出當票並非在劉亞康家起出。乃土棍王亞厚交與捕役者。卽劉亦王引差拿獲者。旋勒捕緝獲王

亞厚嚴訊。則王乃三合會匪之魁。曩曾邀劉入會。劉不允。王挾嫌。故栽贓誣之。藍袍係王物。王蓋本案真盜也。迫王交出真贓。王交出當票一紙。係白布大衫。仍向小押鋪借白布大衫數件。令何辨認。何一認卽得。方知王亞厚爲本案真盜無疑。因復詰何參猷。前曷爲誤認藍袍。乃捕役李標囑爲妄認。旋訊得李標聽受匪囑。誣陷良善。將李標立斃杖下。王亞厚按律抵罪。何參猷向劉亞康陪禮服罪了案。此事亦著在蜀僚問答。其餘若聽訟先審原告。問案隔別取供。以及緝盜用捕。不如使民自捕等。皆本所心得。卓著功效。尤妙者。嚴除蠹弊。告示將土棍心事。一齊揭破。而尾批十六字云。你不再犯。我不尋你。你若再犯。我不饒你。具見公有治才。綽得天趣。可與西門豹尹翁歸等比績矣。予與公裔孫班侯大令友善。故讀公書。能道其詳。班侯名超。前清知縣。今仍需次江蘇。學行淵懿。胸懷豁達。而宅心極仁厚。能紹先德。將來之循吏也。

急救重傷經驗秘方

既記劉簾洲觀察治蜀延醫救傷事而善之矣。因憶光緒甲辰年。余在福建省。備知泉州漳州一帶。最多械鬥之案。愚民好勇鬥狠。往往兩姓糾衆競毆。拚命至死而不悔。懦吏袖手不問。致其風愈熾。戕命不知凡幾。卽有循吏能吏。亦幾無法善其後。蓋勸導之弗聽也。嚴禁之無效也。若以兵力施之。則死傷愈衆。計惟有急救重傷之一法。豫儲藥料。猝聞械鬥案。傷者氣猶未絕。卽施治。乃保全民命之善道也。閩中向有一秘方。云係百試百效者。余曾鈔得一紙。今卽載入書中。此方不論何時何地何人。皆可施治。好在價廉功倍。平時合好備用。救人息事。大有功效。其方用生白附子。拾貳兩。生白芷。壹兩。生防風。壹兩。生明天麻。壹兩。生南星。壹兩。生羌活。壹兩。以上六藥。稱準分兩。皆生曬。切忌火焙。共研極細末。磁瓶封藏。勿令洩氣。專治金刃鐵器木石毆跌重傷。摻敷患處。內腫痛

未破皮者。調水塗敷。用布裹之。潰爛者。抹淨。將藥末敷上。過三日。卽結痂。傷重者。并以童便乘熱調服。此藥貳錢。開水亦可。無論受何重傷。但氣未絕。急以此藥灌之。垂死可活。輕者服壹錢。倘慈善家合儲是藥。須揀選道地藥材。不可誤用粗劣之品。尤注意在生晒二字。否則無效也。

鬻煤者之卻敵

嘉慶十八年九月。教匪林清之役。就官書記載。皆知亂黨由西華門入。已逼近養心門。爲皇次子首先用烏銃發鉅斃賊。隨策功封智親王。卽爲宣宗得皇位之根基。其由東華門入者。不過數人。當時爲護軍關門格拒奔散而已。而實則是役也。有出死力。當前敵。建首功者。乃一無名男子。爲山西人之鬻煤者。京師俗諺。稱鬻煤之人爲煤黑子。此煤黑子。遂隱姓埋名。雖死不及卹典矣。然猶幸有私史之記其事也。近閱儀徵汪硯山鑿十二硯齋隨錄。述徐溝喬勤恪公記

煤黑子事。喬蓋於幼時聞諸父老。又得諸郭蘭石廷尉之遺文。固信而有徵也。云嘉慶十八年時。東華門外有一煤肆。肆中擔夫日擔煤於東華門。送修書之館。以供炊。凡擔煤人悉面目黧黑。故館中人呼此擔夫爲煤黑子。逆賊林清之亂。羣賊出不意。闖入東華門。門子不及扼。方格門於門闕間。賊遂分半趨阿期哈門。阿期哈門者。熙和門也。適煤黑子從館中出。橫取擔杖。大呼曰。若輩何故執兵。豈反耶。賊見其爲傭保。乃笑曰。誠反耳。汝問何爲。煤黑子大怒。奮杖逐之。力甚大。賊不能當。踣者數人。衆賊攢刺之。煤黑子且罵且擊。不肯反顧。遂爲賊殺。羣賊與煤黑子角力。聲譁囂四聞。故熙和門得以聞。大學士寶興時爲上書。房授讀翰林。寶興於道光朝入閣。卒於道光二十八年。諡文莊。從奏事門下直。遙望見之。走還。促閉門以拒。奏事門者。景運門也。旣閉門。乃集羽林虎賁。戰一日夜。賊乃敗。殺賊甚多。比事定。出諸賊屍。而煤黑子屍亦雜其中。不可辨。

方其擊賊時。三館吏役輩。（三館者實錄館國史館功臣館也）竊窺於牆上。或伺於門隙中。無不知煤黑子擊賊。賊平後。又轉相告語。以爲煤黑子之功。不可沒。蓋其時。賊已至三館側。距禁門祇數百步。脫狂奔奪門。則大內時益震驚。持一梃。而爭命於羣刃交集之下。撓賊勢而奪賊氣。守門者。乃得以下扇鑰。具甲兵。其所擊固不細矣。顧其肆主。懦而畏官。不敢以陳於朝。而他人無昌言以明之者。煤黑子竟不護褒恤。然上自士大夫。下至吏胥輿皂。皆知其事。相與歎息。至今猶有能言之者。

強項令蔣伯生

吾邑蔣伯生明府。因培與吾家同姓而不同族。實爲明季蔣忠烈公後裔。生平工詩詞。少卽受知於法梧門祭酒。性通脫。綽有吏才。嘉道間。官山東汶上縣知縣。乃其先德蓼庭公。瞻卍舊宰之地。蓼庭在任日。曾捐俸發振。收養流民。惠政

所孚。民望歸之。會巡漕御史某公出京。入山東境。縱家人婪索供張。不滿所欲。輒肆咆哮。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晉謁。及門。聞詬厲聲。始知其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待。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廝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腆顏奉之。非夫也。遽令僕役撤所張燈及供膳。拂衣徑歸。御史遂中夜倉皇去。後御史因貪贖事發。以賄賂牽連者多人。而君獨不與。山東巡撫以君事上聞。奉硃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蔣知縣強項之名。聞於遐邇。鄆縣陳鈞堂。康祺郎。潛紀聞。曾筆及之。惜尙有未詳盡處。君後補齊安縣知縣。到任未幾。清釐積案一千餘件。卒以抗直忤某中丞。被劾遣戍。未踰年。釋回。徜徉詩酒。享園林之樂。嘯傲以終。相傳君初以縣丞到山東省。謁見藩司某方伯。因其爲常熟人。而詢之曰。南沙相國。是否同族。君蹶踏謹對曰。虞山蔣

氏。有爲南陔公之後。有爲莘田公之後。有爲文肅公文恪公之後。若卑職一支。則爲門神公之後。方伯不甚了悟。頷之而已。君出。卽以其語告同僚。同僚中有信以爲然者。有懷疑莫解者。有詫爲聞所未聞。而詰之者。公大笑曰。俗人多喜攀附豪宗。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自古類然。曷足怪哉。文肅文恪等遙遙華胄。早爲別人姓。蔣者認去。我無從認起。因憶小說水滸上有個蔣門神。是沒人認他的。還是我認他罷。聞者大噱。旣升知縣。一日詣撫轅見撫軍。在官廳久候不傳見。憤極矣。忽見一狗走出。乃對之長揖曰。不得見中丞。還是見你罷。拂衣而出。旋爲撫軍所聞。大怒。借端參劾。竟遣戍。

戴簡恪居敬行簡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於道光三年。由署湖南巡撫內召。授刑部侍郎。尋擢刑部尙書。居官一切儉約。步行至衢。沿途雇驢車入署。一日雨雪。公着雨衣風帽登

車。車夫不知其爲誰也。因天寒早行。譙語不休。公默然。及至署入大門。役隸呵殿而入。公去外衣。露章服。方譏爲部中堂官也。車夫驚悔欲逃。公留住。給以錢而去。此事盛傳於京師。稱爲驢車尙書。近見裘氏清代軼聞。亦述及之。而據先正事略。知公儉德可傳者。尙不止此。公於道光二年。由江西按察使。升山西布政使。入京覲見。途中每日買麵餅六枚。在車中噉之。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趨車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給。具迎送禮。惟公獨行數千里。車夫及路人。皆莫知其爲新任山西藩司者。抵京師。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煮茶漉酒。輒躬自爲之。山西藩署有陋規。曰釐頭銀。上下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參也。何贏餘之有。遂革之。及爲刑部堂官。居京師。僚屬非公事不得見。每日蒞部。治事畢。歸寓。坐一室。家人爲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又可資爲談助者。在撫署赴宴一事。公從

京師假歸。到杭州省城。某撫軍專誠謙之於撫署。陪客則爲將軍都統織造藩臬。與當地巨紳也。是夕雨。公携雨具。便衣步行而往。初入席。主人與羣客尙不及覺。晏畢。將送客。轅門鼓吹啓戟門。巡捕官傳呼戴大人輿馬。官紳皆起立。將俟其先行。公笑顧諸客曰。諸公請先輿。某尙須與中丞兩人絮談也。諸客唯唯。散時輿馬雜沓。僕從紛紜。俄而寂矣。撫軍還入坐。公遽揖而謝曰。某亦行矣。無勞遠送。某實步行而來。尙有雨傘。寄存貴司閤處。將索而持歸也。揚揚出門去。某撫軍爲之憬然。生平簡率類如此。然居官廉明。任外吏時。發伏摘奸。人莫敢欺。初由刑部郎中。出爲肇高廉道。公以廣東情形。非素習。先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南濠殷富。粵人貿遷於此者。往來如織。公密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到任而百事治。及遷江西按察使。不數月。清積案四千餘獄。及長刑部。治獄無縱無濫。每奏對。上有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舊牘。汨汨千萬言。良由公少有神童之

日記憶力最強。而在昔任刑部郎官。留心案牘。已非一日。其身後易名。爲簡恪二字。論者謂足概公之生平。公殆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固非子桑伯子之流亞也。

潘文恭幼慧之餘聞

吳縣潘文恭公世恩。身歷乾嘉道咸四朝。由狀元躋宰輔。生加太傅。重與恩榮。宴大富貴。亦壽考。福澤不可限量。其幼時聰慧。而氣象宏遠。早有發達之徵。近見清代軼聞文苑雜錄中。稱其應童試時。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知縣李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絨方來。李決公必貴云云。以余所聞。尙有不止此者。蓋當日李在試場。欣言公後日必發達。與試諸童生。實共聞之。出卽互相傳播。入於塾師之耳。塾師卽以李語加入其姓名。而命之對曰。李逢春日發。蓋須上三字。

對一人名。而五字須聯屬。三四字更須聯貫。且李是花木。日是天文。一一須工穩。以爲殊不易對也。公聞聲。卽隨口而答曰。柳下惠風和。塾師乃大歎異之。謂此乃金華殿中人語。有萬象回春氣象。固知其異日必大貴矣。查馮林一氏所修蘇州府志職官表。知李逢春。於乾隆四十七年來宰吳縣。時公年僅弱冠也。

某觀察夜逢劍俠

讀唐人劍俠傳。叙虬髯公聶隱娘等事實。栩栩欲活。奕奕如生。而近百年中。亦間有似此之俠跡可傳者。則樂得而述之也。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云。道光間。有某觀察者。性廉靜。公事之暇。輒至齋中讀書。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內寢。日以爲常。會屆中秋節。制府某公。性貪黷。（案所稱制府某公。當是兩江總督伊里布也。）餽獻不滿意。輒中傷之。觀察不得已。受非義財白金五百兩。暫置書篋中。將以備進納之需。時秋高夜靜。月色皎潔。方執卷咿唔。忽飄風入戶。爲之

慄然突見一女子。戴黑紗幘頭。衣粉紅綃衣。近案而立。正驚顧間。其後又立一丈夫。赤髮深目。鬚如蝟毛。直前謂觀察曰。公所得金。蓋以爲長者壽。觀察未之應。而女子袖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灼如一匹練。觀察懼。發篋出金。陳案上。女子盡納之袖。丈夫又謂觀察曰。以公平時固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義物。非公所宜有。謹將去。成公之廉言已。與女子俱出。倏忽不見。觀察秘其事。旋移疾歸。既歸里。始與所親者言之。

高螺舟出使琉球

琉球於光緒五年。爲日本所滅。夷爲冲繩縣。以前固是一島國。爲我中國之舊藩也。故每逢琉球新國王卽位。中國必遣派正副二使臣。渡海赴彼國。行冊封禮。而使臣多以翰林充之。重文職也。道光朝。杭州高螺舟太史人鑑。曾充是職。太史有豪氣。饒膽略。見義勇爲者也。既至彼國。將命禮成。一日散步於館外。見

一屋中有棺焉。棺之前和有題識。曰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護送封王欽使之差官。抵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骨安葬。曰海船忌載棺。太史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當謀之。謀於副使某公。副使執不可。太史喟然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歸乎。請以吾舟載之。雖沈溺無悔。而一舟之人。又皆執不可。太史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欽使。圍而叩首。欽使之前者數十人。請棄柩。太史不許。而風益暴。求者益衆。其勢洶洶。殆不可止。太史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我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已之意。衆聞之。踴躍從事。數人舁柩至船頭。又數人爲陳設祭品。又數人告一切皆備具矣。太史整容而出。驟然騰身登棺木而坐。謂衆曰。速投之海。衆愕然。請下。太史搖頭曰。吾不下矣。吾與俱投於海耳。衆大驚。爭前挽之。太史叱曰。何敢然。吾意決矣。

因吾載一柩。故駭爾衆人。不投之海。無以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衆人環顧。罔措手足。正相持間。風浪漸漸息。太史笑曰。毋誼譁。汝等亦覺風漸小。而浪漸平乎。現在船平如席。汝曹何紛紜。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仍舁柩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其家而歸之。參將之裔。驚喜出意外。歿世銘感不忘。論語云。仁者必有勇。禮記曰。忠信可以涉波濤。若高太史此事。蓋信而有徵矣。太史爲彭剛直公之受知師。此事由剛直面告俞曲園師。因載入春在堂隨筆者。

彭剛直受知於高螺舟

近見裘君清代軼聞云。彭剛直公九應童試。皆被斥。時浙人高某。視學湖南。按臨長沙府屬。得一卷。巽之。拔置第一。迨揭曉。知爲剛直。所述未始無本。而尙須補正。蓋所謂浙人高某者。實卽杭州高螺舟太史人鑑也。高曾由翰林視學粵

東及後宦湘省。乃官衡州府知府。並非學政也。而特識彭剛直。卽在知府任中。高前爲廣東學政。在道光中葉以後。值海警初起。屢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故朝臣忌之。任滿回京。未幾。卽外放爲衡州府知府。時彭剛直公方應童試。由鄉居查江。避族人嫉害。移入郡城。肄業於石鼓書院。高先見其書院課作。有才氣。而賞識之。招至署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是屆縣試。剛直於頭場及初二覆。皆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必第一。剛直亦自料如是。自信不疑。及終覆之日。黎明。諸童齊集縣署前。忽見府吏持柬來。請縣令某。縣令立卽乘轎去。須臾。回署。點名給卷如常。越日。正案發。彭名却不首列。抑置第三。又數日。縣令召而語之曰。以文論。君宜第一矣。亦知君所以不得之故乎。彭公茫然謝不知。曰。此全出府尊之意也。終覆之日。府尊來召我。卽爲此。我入府署。府尊卽出見。不暇出他語。但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衿之

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必不可。我遵府尊意。是以暫屈也。是歲彭公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而爰是感高公知遇益甚。右所述亦據春在堂隨筆。又參攷右台筆記朱氏功臣別傳等。而詳說之。

彭贈公之志趣及其德配之節操

衡陽彭剛直公。爲同治中興名臣。曾文正稱爲有古烈士風。其豪氣勁節。旣爲舉世所推仰。而要其性質。實秉自先德。蓋剛直之尊人鶴皋贈公。固自幼志趣不凡。及身能自樹立者也。德清俞曲園師。與剛直爲親家。知其家世最詳。故春在堂隨筆卷二卷六中。皆述及其家事。茲得所依據。又參攷左文襄所撰傳略。及朱仲我孝廉孔彰所撰彭剛直別傳之首數行。而合錄之。彭公幼居湖南衡陽縣之鄉下。曰查江。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鶴皋贈公。名鳴九。幼

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居前列。而未得入學。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嘖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必傭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資。又不獲青其裕。爲宗族光寵。甚無謂也。贈公之父。重違衆意。命輟業。其年除夕。會食畢。有伯叔尊行。授以鋤。曰。詰朝元日。大利之日。宜發鋤一試也。贈公勉受教。是歲春夏。沾體塗足。以服農事。幸無誤。既穫。請於諸父諸兄。至衡山進香。其地距衡嶽不百里。農務畢。往酬神。鄉俗然也。以錢三百文往。越數日。自衡山寓書還。并所餘錢二百。其書曰。兒勉從嚴命。棄詩書。執耒耜。非意所欲。亦非力所任。從此逝矣。非有寸進。不敢回。願大人割姑息之愛。譬如膝前無此不肖子也。錢二百。行篋所餘。以奉吾母。於是舉家大驚。度其不可追。亦姑聽之。贈公轉輾流徙。至江南鎮江府。賣字爲活。或見其字頗端好。憐其窮途。招入書院肄業。居數年。或薦之漕艘。授童子讀。遂至京師。考取供事。積勞得官。始一歸。已去家十餘年矣。又

數年。乃選授安徽合肥縣梁園巡檢。調懷寧縣七橋司巡檢。初在家時。聘某氏女。未嫁而卒。至是尙未娶。合肥縣某大令。爲之作合。乃娶山陰縣人王翁之女。王翁遊幕皖北。與縣令善。遂結契。彭贈公而締姻焉。時王夫人年已三十有五矣。猶待字閨中。一有才智之淑女也。成婚未久。卽生二子。於梁園巡檢司署。後贈公以丁憂去職還鄉。尋卒。太夫人撫二孤。家居。字長子曰少鶴。次子曰少皋。蓋分父字鶴皋以爲字也。時已有薄田十數畝。歲可得穀四十石。族中人豔其有。將不利於其孤。一日。太夫人命少皋持一文錢。至市買鹽。行至田塍。遇一人。其族父也。捉其髮而投之河。適又有人至。其族父奔。人見水中有入。拯起之。知彭氏子。送之歸。問得故。太夫人泣曰。是不可居矣。乃命長子入郡城石鼓書院讀書。而送次子於城中市肆。使學賈。皆避害也。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艱苦。及其歿也。剛直公猶爲諸生。不及見其貴顯。剛直後繪望雲思親圖。索名人題詠。

以寄陟屺之思。少皋亦權奇入城後。不樂爲賈。輒亡去。先至浙江。後又入蜀。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以爲物故矣。剛直既貴。始訪求得之。旋以禹莢起家。積貲巨萬。信彭氏父母兄弟。皆非常人也。

劇盜報恩

劇盜義俠報恩事。世間偶一有之。俞曲園師所撰廣場園近鑑中。載德清沈尋梅刺史一事。亦可以見盜之義。所以報沈之仁焉。云有同鄉沈君小梅者。於道光庚子科。中鄉舉後。以其父尋梅刺史。曾官安徽壽州知州。其地尙有故交數人。乃往干謁。小有所獲。將自壽州至和州。坐二把手小車以行。出壽州城數十里。日已暮。乃投宿一村店。時止挈一僕。及小車夫二人。入一門。則一門闔。又加鍵焉。疑而問之。曰。店規如是也。心知其非善地。而無如何。姑入之。破屋數間。中一土炕。無桌椅之屬。俄有人問其僕曰。爾曹奚自。曰。自壽州。問至壽何爲。曰。訪

某甲某乙。又問何以識之。曰。吾老主人曾牧是州也。問姓名籍貫。具告之。曰。乃是沈尋梅歟。曰。是也。其人遽去。已而有一人。率健者三四人。昂然入。問小梅曰。少年乃沈尋梅之子乎。小梅曰。然。其人詳問尋梅形狀。及牧壽州年月。乃歎曰。若真沈尋梅之子矣。得無飢乎。此處無飯喫。當爲若造大餅。言罷。一健者趨出。未幾。以首戴一桌子入。視之。浮垢盈寸。其人曰。爾嫌其不潔歟。曰。否。否。其人曰。吾知若南方人。固好潔。然此易易耳。於膝褲中。出一短刀。白如霜雪。卽就桌上。刮垢磨光。須臾而盡。餅亦旋至。謂曰。但飽喫之。高枕而臥。夜中有所聞。毋懼。如有問者。可告曰。張老三使我宿此也。明日待我至。方可行。萬勿早發。言訖。出戶去。沈君惶惶。不知所措。頃之。聞室外履聲。來往不絕。噤不敢發聲。夜半。果有人到戶。問曰。室中誰也。便告之曰。張老三使我宿此。嗣是寂然。達旦。更無所聞。沈君主僕。皆倦極。倚裝假寐。及睡醒。張老三已在側。謂曰。客枕安乎。今可行也。

吾派二人送汝到柘皋。過柘皋。便平安無事矣。沈君敬謝之。因問何故出力保護我。張老三曰。吾兄弟五人。皆爲盜。四兄弟已死於法。吾亦以殺人繫獄。汝父憫吾兄弟皆死。爲我矜情。屈法減罪。而卒遇赦。今日之事。所以報也。沈君乃恍然。

歸安錢司業事略

歸安錢司業楞仙先生振倫。爲吾邑翁文端公之壻。世傳司業少有異才。負盛名。而疏狂目空一切。致與婦翁有芥蒂。遂絕意仕進。所說不盡確。司業實清而直。兼有伯夷史魚之風者也。其壻俞次輅。孝廉鍾鑾。予執友。又爲姻長。所述較可信。遂援筆錄之。司業家在歸安鄉間。額餘浜。地有石牌樓。旁出首烏藤一株。盤繞石上。數百年前物也。鄉人呼爲藤牌樓。月夜。恆見有一老人。嘯倚藤上。及司業既生。遂不見。人疑司業爲老人轉身也。道光戊戌。通籍入翰林。年甫弱冠。

給假歸娶。知交贈詩滿行篋。繪玉堂歸娶圖。假滿還京。放四川主考。得士皆知名。由編修遷擢國子監司業。尋喪偶。將續娶。座帥翁文端公於道光乙未科主浙闈。見其闈藝。夙賞其才。遂妻以女。司業爲文端所得士。師弟翁堦。沈澹。可知時當道光之季。文端以丁憂服闋入京。官祭酒。擢工部侍郎。將參大政。而司業學行文譽日赫。煜。忌者搆之。謂錢某不久。因有憑藉。將登顯秩。聞言引爲大辱。遂屏跡於翁氏之門。未幾。以內艱歸。從此絕意仕進。年僅四十耳。主清江崇實書院。有張生孤貧力學。激賞之。時餽粟肉。病則餽藥。病亟爲治。櫬。有竊其櫬而售者。爲再治之。主揚州安定書院。門生有以贄見者。概卻其贄。以來學者。多富商故也。一日赴某君招飲。日過午。久坐矣。而客未齊。至。卽不辭而出。客方入。訝何遽出。司業曰。我不能枵腹以待鹽商。客大沮喪。人以爲第二汪容甫云。晚歲有函致其壻俞次輅曰。我愛虞山清曠。我安宅於是。歿後葬虞山。論者于司業

翁塔間。每致疑詞。或曰文字之有隙也。甚之曰。所期之不遂也。其實皆非也。司業自以立學起家。平生以憑藉千人爲大恥。其落落於文端者。以謝當時也。其戀戀於虞山者。以明身後也。或喻司業爲蟬。但吸清露。不受纖埃。庶幾近之。其學綜經史。贍文詞。著有示樸齋稿。與弟筵仙儀部振常。箋釋李義山詩文集。士林珍之。屢掌書院講席。造士衆多。有受衣鉢眞傳者。如清江程在陸孝廉人鶴。亦一清介絕俗人也。由某科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北。初到省。同僚見而語之曰。君自京師來。携有貴人八行書乎。答曰。無有也。曰。然則難矣。君何故不求而得之耶。孝廉默然。及謁藩司。某藩司詢之曰。君與京師某公某公等相識否。笑曰。不識也。及謁見巡撫。謁見總督。所詢皆類是。一一直答之。已而語人曰。我將賦歸去來辭矣。我今日方知無貴人八行書者。竟不可以爲官也。遂棄官回籍。終身不復仕。

季文敏受宣宗顧命

江陰季文敏公芝昌。於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在浙江清查漕鹽差次。奉特旨授山西巡撫。急進京。請訓。赴任。及抵任。則先數日已有旨。內召署吏部侍郎。入覲。陛見。即日入軍機。越四月。而帝不豫大漸矣。遂與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同受顧命。與宗人府宗令。定郡王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同啓視鑄匣。宣示御書皇四子奕訢爲皇太子。是公入軍機未久。卽得預聞立儲大計。相傳宣宗曾有欲立皇六子恭王奕訢之意。恭王之母某太妃備知之。而文宗之母前薨。至是太妃密使內監授意於諸大臣。勿受金匣。諸大臣遂莫敢接匣。囁嚅將欲有言。帝忽起坐盛怒。時皇四子亦已入跪御榻前。乃啓金匣。而皇四子得立。或云不卽受金匣者。由公所喻意也。自是文宗銜之。登極後。出公爲閩浙總督。未久告病回籍。身後初無卹典。其說傳諸後昆。

不盡無因。然當時穆相權重。公以新入軍機之臣。豈易獨持大局。蓋亦有可疑者。惟公以文字受宣宗特知。欲盡忠於宣宗。其心跡要可洞見。公自少劬學。艱苦久不得志。年三十一始中道光元年辛巳科。順天舉人。又十一年壬辰科。乃成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授編修。及散館。閱卷大臣擬第一進呈。上出名簽示大臣。先硃筆御書魁字於簽上。蓋呈卷時早欽定矣。嗣後大考翰詹考試。無不受知。每召見。欣賞論文。若師生然。歷掌文衡。得士稱盛。而道光戊戌會試。充同考官。默識曾文正卷而特薦之。湘鄉由是通籍。尤關繫同治中興全局焉。歷奉差出京。查辦漕鹽軍政賑務。剔弊除奸。一一稱旨。道光二十九年六月。補授山西巡撫。由杭入部。於八月初三日陛見。上面諭云。朕本欲用汝在內。山西地方殷富。屢出大案。近來巡撫也鬧事。汝操守好。可去整頓一番。不久當調汝進來。不必多分付了。（時山西巡撫王兆琛因婪贓爲御史楊彤如奏參革拿嚴訊。

故諭中及之。公立卽馳驛赴任。於八月二十四日抵太原。二十六日接印視事。隨接奉八月二十一日上諭。着來京署理吏部右侍郎。又卽卸任入都。於九月十三日召見。上面諭云。朕因外任巡撫要緊。故放汝去。如今有比巡撫更要緊之處。所以叫汝進來。汝可在這殿門外稍候。不必出去。須臾。命隨軍機大臣同入。奉旨着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是日卽入直廬辦事。迨十二月。帝母孝和睿皇后崩。宣宗哀毀得疾。踰月徂落。公入軍機甫及四月耳。感懷生平文字之知。當受顧命時。必悲憂駭愴。而欲盡忠於國事。蓋可知也。近得親公手定年譜。於道光三十年正月事。詳書云。正月十一日。皇上違豫久。猶日至奉三無私。召見辦事。十三日召見於慎德堂。僅軍機五人。語良久。十四日卯初刻。甫入直。已召對軍機五人外。惟御前大臣三人。及定郡王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文尙書慶二人。上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今上爲皇太子。俟今上入。上取緘匣硃旨。

傳示。並諭勉諸臣畢。各退。須臾。今上命軍機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還直廬。忽急宣趨入。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哀泣不能成聲。云云。以後多記恩語。歷紀新皇御極。晉秩覃恩加封。升授左都御史。賜紫禁城騎馬。尋命爲閩浙總督。初無一字輕議朝政。具見恭默得大臣體矣。予與公之孫曾輩友善。由其元孫英伯出示年譜。故得誌其大略如右。以顧命大臣而外用。旋準告病開缺。身後未得卹典。當年莫測何因。未幾。曾文正立功大顯。追念師門。爲之誌墓。而浙省及山東官紳。臚陳政績。籲請入祀名宦。閩紳林鴻年等。呈請福州將軍文煜奏懇。予諡。於光緒二年得旨追諡文敏。可見歿世自有定論。予止就受顧命一節。辨述之。至公一生事蹟。具載國史。且有湘鄉所撰墓銘。及壽陽祁相國所作家傳。可得而覈也。

杜文正輔導文宗

既書季文敏受宣宗顧命事。因思及杜文正之輔導文宗。蓋文宗得嗣皇位。實由師傅濱州相國輔導之力爲多。文宗既深德之。故一登極。卽以刑部尙書晉協辦大學士。咸豐二年出缺。身後卹典特優。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給銀五千兩治喪。特旨予謚文正。親臨奠醊。行禮泣下。濱州可謂生榮死哀矣。而考其輔導文宗。尙不全在詩書啓沃。蓋深知宮中情事。有時或以機警動之。相傳文宗爲皇子。在上書房受讀。有時於兄弟之間不怡。而微露愠色。濱州輒於掌中書一忍字以喻之。文宗默然受教。一日。宣宗出蒐。命諸皇子從。文宗至上書房。向師傅請假。濱州問何往。具告之。濱州因密教之曰。到圍場儘可袖手立觀。萬不宜馳逐以自顯其長。若皇上異而問之。可敬對曰。時方春生。不忍戕物。命故也。是日諸皇子見獵心喜。皆有擒獲。惟皇四子不騎。亦不射。宣宗果問之。如所教以對。上大悅。又公授讀最重經訓。尤注意尙書。句疏字解。必使反覆熟誦。

溫習不忘。一日宣宗詢諸皇子以說命中語。惟皇四子背誦如流。全篇不遺一字。上又大悅。從此文宗得親心而回天眷。其後金匣中所緘藏。係書皇四子名者。此皆絕大原因也。予昔聞諸錢唐汪郎亭侍郎。近見裘君所編清代軼聞。於校獵一事。獨詳述之。度必別有所本也。

李武愍密擒亂徒

洪楊一役。金田村未起事之前。馮雲山。韋昌輝。蕭朝貴等。早藉三點會。糾衆斂錢。惑世爲患。鄉里而廣。西潯州爲其集合之地。蓋韋昌輝與楊秀清。皆桂平縣人。以土著容留外寇。日衆日多也。時屆道光三十年。固始李武愍公孟羣。方以丁未進士。卽用知縣。需次廣西。先權靈川縣。調任桂平。甫下車。卽聞其事。隨訪縣中公正紳士。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某紳有難色。謝不敏。默然無語者久之。已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請入內室閱看。公喻意。卽屏從者於外。與紳偕入密

室紳密白曰。貴署中自僕從書吏。以至差役。無不爲該黨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願効力。公深韙之。因與密商辦法而還。一日晨起。公忽戒從者。出署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有廐人在焉。呼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如縣尊欲訪之。請卽乘此騎以往。公乃悉屏驕從。上馬前行。而僕從差役等。遂杳不知其所之矣。須臾。竟擒得亂徒而回。蓋諸紳旣受公密約。部勒其衆。導公掩捕羣酋。悉獲之。暫置諸獄。卽謁郡守報聞。隨請殺之。時潯州府知府。爲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遠。由京秩出守。蓋長厚而殊少膽略者也。以爲必不可。公與固爭不聽。公拂衣而出。顧追謂之曰。聞君所縛者。爲首係廣東花縣人。君必欲治之。我爲辦文遞解回籍。斯已矣。公無可奈何。歎息而罷。而所獲諸亂徒。旣出獄。卽被其黨劫去。報仇殺害諸紳之家。遂舉兵反。而大亂成。潯州府知府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據無錫薛叔耘福成庸盦筆記。言顧太守自部郎出守潯。

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蠓磯。磯上有蠓磯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間。封爲崇節惠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並無高岡。遙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賈宦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夫人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儼然高坐。一人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不數月。輕縱亂徒。而金田起事矣。可見數千百萬生靈。將斷送於其手。浩劫蓋前定也。語涉幽怪。而近滑稽。姑附錄於此。

鄭夢白遇異人

洪楊起事時。潯州府知府。爲蘇州顧杏園鴻達。而廣西巡撫。則爲烏程鄭夢白。

祖琛。顧太守既有舟人得夢之奇。而鄭中丞更有逆旅遇狐之異。事載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云鄭於道光中以藩司居憂。甲辰歲。服闋入覲。將至京師。宿於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其名刺。則故人也。欣然延入。坐談良久而去。未幾。外報此客又求見。疑其尙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鄭倦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此客又至。厭而辭焉。客固以請。不得已。又見之。謂曰。君數將何以教我耶。客曰。君視我誰也。視之。則竟非前客。面目清癯。修髯及腹。殆神仙中人也。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君第一次所見者。某人也。第二次見者。非某人。卽僕也。僕欲有言於君。故幻其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所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卽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鄭爲悵罔者久之。是歲。

卽拜陝藩之命。由陝藩遷雲南巡撫。俄移節廣西。（鄭調廣西巡撫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二月）而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鄭思客言。不致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此狐旣不惜一再求見。何不直言正告。而爲此模稜之辭。使人誤會其意。歟。殆亦由陽九百六厄運固不可免乎。或曰。京師宣武門外有屋一區。舊有狐崇。鄭居之。則寂然。及去。崇如故。或恚而詰狐。曰。數百萬生靈。皆送其手。吾曹能不畏之。斯語也。近於寓言。謔而虐矣。

粵逆祭林文忠公文

侯官林文忠公。一生政蹟。不特爲士民所傳誦。卽剽暴桀黠之徒。亦未嘗不愛戴。而著公評。當道光三十年。公方引疾家居。時文宗已嗣位。下詔求賢。潘文恭。杜文正。交章薦公。奉召。未卽至。迨是年六月。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朝廷因亂事日急。乃於九月中。特授公爲欽差大臣。命馳赴廣西督勦。公

將出山。民額手相慶。亂黨已散大半。公於十一月。行次潮州之普寧縣。病卒。從此亂黨又聚。勢寢盛。猝不可制矣。相傳公靈柩回籍。開弔之日。忽有不識姓氏人。投書一函。喪主啓視之。乃祭文一篇也。其文曰。兩廣民人某某等。謹致祭於林公之靈。曰。嗚呼。公。天人也。民之天也。公生。民與俱生。公死。民不能爲民而生。民願爲盜而死。公竟死耶。嗚呼。哀哉。尙饗。揣其文理。殆粵逆所爲也。寥寥數字。而鬱勃之氣。溢於言表。亦祭文棚格矣。此予甲辰年在福建。親聞諸閩人者。

童元發殺熊報仇

楊香殺虎而成孝子。周處斬蛟而謚孝侯。千古盛稱。以爲奇事。若咸豐初年。嚴州孝子童元發。入山殺熊。以報父仇。奇人奇事而成奇孝。蓋亦卓卓可傳者也。吳江王夢薇廷鼎。於同治十一年。親見其人於淳安市上。乃得詳情。以告俞曲圃師。卽據以載入右台筆記中。云童元發。嚴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

元發父自城晚歸。中途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衆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遍尋之不得。自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山中居者。恆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坡。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衆異焉。發火槍擊之。不中。獸奔。衆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衆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未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叩門聲。啓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採果實。或掘黃

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櫛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毳毛。如猿猴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而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刺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翌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王君夢薇於同治十一年。見之淳安市上。其人頎而長。當時約計之。年可三十許。肌理黧黑。兩顴毛毳毳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問之多不答。如聾瞶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胡元煒

前卷載驢馬市寓客一事。見捐職者無才無識。致遇匪人殺身破家。然猶不若

胡元煒之甚。蓋胡元煒不特禍及身家。且禍民禍國而卒以自禍。其人卽是咸豐三年任安徽廬州府知府。密受粵逆之囑託。而陷新寧江忠烈公於死地者也。聞其得官之原因甚奇。據薛氏庸盦筆記所載。頗足以資談助。元煒初不讀書。少年落拓。貧無聊賴。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京。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租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乃出示之。數日後。其人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君上兌捐知府矣。且爲指省分發安徽。君携來之銀錢。卽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君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大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名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咸豐三年十月。粵逆大股。由安慶踞集。

賢關入桐城舒城。乘勢長驅至廬州。圍其城。元煒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帖上所書姓名。卽入京同居爲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其人屬司閤轉達元煒。毋衣冠迎我。恐涉張皇。致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爾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破廬州城。爾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爾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其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順從。時江忠烈方以新擢安徽巡撫。由楚入皖。因病暫駐六安州。元煒卽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忠烈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卽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軍餉皆不足。乃悟爲元煒所絀。且知廬州城大而圯。萬無可守。然旣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遺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

元煒遂伏匿不敢出。而其心腹勇目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敵入城。廬州陷。江忠烈殉難。而元煒竟迎降。廬民間元煒通匪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既降。其初擔水執爨。不勝其苦。旋授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禍民禍國而卒以自禍。其結局蓋如斯云。或云。與元煒結伴入都者。卽錢東平。而入署密見者。爲李秀成。說皆不甚足據。就事實考之。知當年率衆攻廬州城者。其人蓋胡以晃也。

虎提督奪燾

虎提督者。大寯向忠武公向榮之部將。記名提督虎坤元也。坤元。號子厚。四川大寯縣人。其父卽總兵虎嵩林。舊亦隸向忠武部下。曾因失律當斬。坤元營救其親。涕泣向公前。願以身代。卽拔刀自擬。向公惜其材而嘉其孝。并釋之。諭以立功自贖。由是戰必先登。勇氣一當百。軍中羣以小虎稱之。別於其父也。小虎

每戰好奪纛。其奪法。選所領強悍少年百餘。配以健馬。各背負紅旗一面。縱橫各四尺許。遇敵輒亂陣入。望之如火雲。飛舞翻騰。蓋爲風所掣也。俄見有黃旗十數。掩映其間。則手攀於賊者。橫舞之而出。故敵人每望見紅旗一簇。輒曰。是必小虎。不可當。倒捲其纛而遁。當咸豐六年。向忠武所統之江南大營失陷。退保丹陽。向帥病危。代執其軍者。爲嘉應張忠武公國樑。甫下馬安營。日暮。張筵召諸將飲。酒數巡。張忠武具冠服。拜於堂下。諸將大驚。答跪。張卽慷慨言曰。勞諸軍血戰數年。良苦。今一旦糜爛若此。而老帥又病。東南半壁。祈翌日一戰。勝良善。否則國樑必死於是。今與諸君別也。小虎聞言。卽推案前擁張公起曰。過此半步死者。非夫也。坤元請爲先鋒。公繼後。破此賊必矣。張忠武笑拊其背曰。壯哉此言。雖然。前敵我自當之。君可繼。諸將亦涕泣誓死戰。明日敵果大至。張軍逆前鏖戰。大獲勝。小虎之功爲多。不久。以恃勇輕進。戰歿於秣陵關。年纔二

十許耳。說本長洲朱仲我孔彰咸同以來功臣別傳。

馮宮允之勤儉

昔陶士行朝夕運甕。及造船積儲木屑竹頭。皆爲有用之物。其綜理細密。卽此亦見才思。近世來有文學兼政治家。持躬勤儉。確有陶桓公之遺風者。斷推吳縣馮林一宮允桂芬。宮允所著校邠廬抗議。及今談時務者。猶且稱之。若顯志堂稿。亦文中豪也。咸豐庚申之役。上書於大軍。以請兵。獻議於大府。以減漕。以及設施種種善舉。吳民德之。卽論家庭瑣屑之事。亦足以見勤儉起家之一端。茲就所及聞。述如下。中允書法。瘦硬通神。求書者衆。幾日不暇給。公書室中所坐處。背後有窗牖。牖後有餘地。成一小術。橫以書廚界之。凡求公書者。所交到之楹帖及摺扇。必皆有紙匣。中允每書一件畢。隨將紙匣。反手而擲諸牖後。別以無用之字紙。包所書件而還之。閱久而紙匣山積矣。未幾。家中修理房屋。需

用石灰而石灰必須和粗黃紙化合。乃可塗夾牆壁。俗名紙筋。至是家人請購粗黃紙若干。中允笑曰。無須。吾早置備矣。可將牖後小衙中書廚昇開。大家一看。及開看。見紙匣堆積無數。家人猶不悟也。中允曰。試以熱水澆之。澆熱水而匣皆糜爛。方知匣質全是粗黃紙造成。用以和石灰作紙筋。無上妙品也。夜間點燈時。尚不用洋油。而中允家則并不用燭。點豆油燈而已。而燈則置於壁洞中。其煙上達。薰爲黑煤。刮下卽以造墨。長供揮洒之用。息燈有一定時刻。夜未央。卽黑暗無燈光矣。是時大門早關鎖。而中允常於暗中摸出。偵查大門是否關鎖。有劣僕性狡。恨主人之查察。思有以困苦之一夕。於家衙要隘處。橫置一長檯。而潛伺焉。是夕。中允果出。暗中不及防。觸檯而踣。家人聞聲畢集。昏黑無所見。倉猝救護。問受傷否。中允不語。久之。長太息曰。不好了。不好了。快取火來。快取火來。急須察看長檯之腳。是否爲我碰壞。蓋其勤儉克己之性質。於倉皇

中畢露也。余於中允後裔伯淵中翰新之學部皆相識。近久不見矣。而此卻得諸他友傳說。未知確否。初擬闕疑。繼思勤儉係美德。表彰前哲。以勸勵末俗。度亦馮氏孫曾所默許也。

殷翁柳翁

古來交誼。若管鮑廉慶雷陳等。史策盛稱之。蓋以朋友爲五倫之一。能全交者不可多得也。至若交情不負死友。爲之教督其子。又因其子之不受教。費苦心出奇計。使之窮極而翻然悔悟。即便復其產業。而俾之興家。此亦義俠者流。其人足以風世矣。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中。述績溪縣民殷翁事。可備史家採輯焉。云安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爲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

從之博博大資。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羹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帷天。與羣丐爲伍。殷翁見其至。是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遣。曩置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卽老夫託

名也。今此計果成。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京矣。柳子感極。崩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固非常人所可及也。按此事既有縣邑姓氏可稽。知非憑空臆造。度其名必宜見於邑志。此固修志者所不應忽焉。

諸暨義民包立身之事實及其來歷

咸豐十一年辛酉。髮逆擾浙時。有紹興諸暨縣包村之農民包立身。倡義集團拒寇。遠近附之。投奔者不下十餘萬人。與髮逆相持年許。卒因糧盡力竭。爲敵所困。致全家殉難。而包村從死者。多至萬餘人。逮同治三年。安福蔣果敏公任浙江布政使。護理巡撫。乃以包事具疏奏聞。奉詔從優議卹。於是包之義烈大著。顧世人傳述包事甚怪。上海毛對山祥麟墨餘錄所述最詳。而春在堂隨筆據蔣果敏奏疏及方蘭垞之言。又分述之。茲參互諸說云。包曾習奇門遁甲術。

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寇。屢挫兇鋒。終不少屈。同治元年三月。髮酋李世賢。約守湖州之酋陳文炳。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衆。相持八九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自是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颯觀察。方以蘇松太道署藩司。聞其異。欲招致幕中。因於左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遍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逸出之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賊役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卽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路憑。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卽日付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

中屢經要隘。鋒刃奪目。心膽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卒辭去。馮單
身前進。遇村中巡勇。疑爲賊探。欲殺之。馮以包某至。戚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
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無恙。慰甚。因備述吳公相招意。包嘆曰。我亦知孤村無
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志耳。刻下軍糧僅足支二月。幸有賊中通我者。
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文
案某共議。某云。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
奈衆人何。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旣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
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率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
閱二十餘日。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
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
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行。至舊處。卽取文牒付

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卽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卽無可出之日。且有。大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其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紮營彼處。卽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更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持久。姑從君言。死生命也。衆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尙溼。遙聽賊營寂靜。號礮無聲。卽傳齊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酉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既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振天。槍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

亂如潮湧。聚哭包門。曰：團長若夫。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尙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爲衆所阻。歎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令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賊衆大至。亂拋噴筒。火箭。槍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鬥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賊遂乘勢衝入。見屋卽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煙焰滿村。屍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先是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至。賊將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攻。致爲所破。

(以上據墨餘錄以下採春在堂隨羣)立身中砲死。其妹美英。率親軍潰圍出。至馬面山。賊追及之。圍數匝。猶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賢。皆

死於陣。父建勳。母虞氏。二嫂任氏。王氏。妻虞氏。弟婦屠氏。妹彩。福彩。官姪。和尚。女鳳娥。姪女大姑。二姑。同日死。越三年。護浙撫蔣公奏聞。始得旨優卹。立身以一村民。捍衛鄉里。於賊勢方熾之日。全省糜爛之餘。且又無名位之可以號召。形勢之可以固守。偏能與賊相持。久而不下。遠近景附。遂成邑聚。既陷之後。同日赴義。可謂豪傑之士矣。顧人或謂包有奇術。能布香灰爲城。而墨餘錄附載友人轉述馮仰山之言。包能知風雲雷雨。能縮地驅山。能誦咒飛行取礮。種種神奇。近見裘君清代軼聞。照原文全錄之。竊謂包得奇門遁甲之法。容或有之。若悉如馮某所言。則幾與八卦教義和拳相似。愚不敢侈語神怪。以重誣豪俠也。至春在堂隨筆。又別據方蘭垞之言曰。包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其初并不識字。他無論也。咸豐間。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廣頹。方頤。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

志見包。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衆也。乃密招之來。寘諸後圃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家。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者。衆咸不信。試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大詫曰：仙矣仙矣。包名從此起。及後事敗。趙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是說也可廣異聞。方蘭培名德驥。浙人。宦蘇。曾任太倉州知州。署蘇州府知府。長於刑名家言。著有蘭培文集。

趙忠節帛書之隱語

歸安趙忠節公景賢。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舉人。初授宣平縣教諭。改官內閣中書。咸豐三年。因寇亂。在籍辦團練。爲王壯愨公有齡所倚任。疊加薦保。累升福建督糧道。加布政司銜。公益奮勉。圖報計。困守湖州府城。已越三載。至同治

元年五月三日。城陷。爲逆酋譚紹洸所獲。脅降不屈。李世賢頗善視之。戒勿殺。歷久。百計誘說。不爲動。卒爲紹洸手舉洋槍對擊其胸。而殞。當其坐守危城時。屢以帛書使諜者從間道。致其叔趙吟蕉觀察炳麟於上海。其書多隱語。殆有所戒慎焉。俞曲園師親見其遺墨。乃得於公之從孫名鉞者。曾於春在堂隨筆中筆及之。云書稿雖出於君。而蠅頭細字。皆幕中客所書。末署清瀾。蓋恐諜者或爲敵所得。故變其名。不欲使敵知也。或親筆作數行附後。則仍署名。書中多隱語。曰子固。則謂湘鄉相公。曰瑯琊。則謂浙撫王壯愨公。曰包魚。則謂鮑提督超。曰黑糖。則謂火藥。曰軟硬白物。則謂銀米。曰當十青蚨。則謂大錢。曰勃如色。則謂戰。曰屢博得彩。則謂戰而勝。頗有古人麥麴鞠窮遺意。亦足見時事之艱危。而用心之苦矣。至云作一日事。盡一日心。又云力竭矣。而心不敢謂竭。勢危矣。而身不以爲危。守死善道。以盡臣子之責而已。讀之。可以廉頑立懦。嗚呼。雖

陽聞笛之詩。信國衣帶之銘。公之遺墨。追配無媿矣。

左文襄面諍駱文忠

文襄在駱文忠公湘撫幕府時。文忠傾心倚任之。凡用人行政治軍集餉一切全權在握。無有敢掣其肘者。其軼事若左師爺鳴礮拜摺。及幕友稱爲左都御史等。早見庸盒筆記。傳者多引爲趣談。卻尙有一事。爲他書所失載。舊聞駱文忠有愛妾某氏。妾弟某。隨入湘中。捐佐雜候補。賦閒久不得差。其姊代求文忠賞派差使。文忠有難色。曰。此等事概由左師爺主持。余未便向左師爺啓齒。妾屢屢請求不已。文忠無奈。始應之曰。姑覓便待左師爺高興時。乘間說入。乃可。一日駱入左室。會談。兩情甚愜。乃從容進說曰。有佐雜班中某人。到省已久。聞尙賦閒。似宜酌派一差使。文襄默然。已而又說。實不相瞞。此人是小妾之弟。小妾向我聒耳久矣。余遲至今日方說。已探悉此人小有才。品亦謹慎。佐班中如

彼者聞多有差委。似不應以避嫌故。獨令向隅。文襄乃莞爾而笑曰。吾今日甚高興。盍飲我以酒。文忠欣然命酒。酒到。親斟之。文襄一飲而盡。再斟再飲。三斟三飲。飲畢。置杯。起而長揖曰。喝過三杯離別酒。左某從此告別矣。促家人束裝便行。文忠駭愕挽留曰。是胡爲者。文襄曰。明人不煩細說。意見偶然不合。便當割席。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必多言。文忠頓悟頃刻之失言。遂改容致謝曰。頃說作罷論可耳。駱某傾心相任。從善如流。此心可質天日。萬勿因一時誤會。致萌去志。以後一切倚重。駱某再不干涉矣。急呼僕安頓行李。洗盞更酌。云余再與左師爺暢飲。文襄卽席慷慨致詞曰。今何時耶。大亂初興。軍事倥傯。苟欲維繫人心。急宜整頓吏治。倘用人略一徇私。便足貽誤大局。某誠知佐班中某人。小有才而亦謹慎。未嘗不可予以差委。然畢竟中丞宜三思。飭他離省別就。爲是在省只能屈置。萬一因派差之故。使官場疑中丞因專房之寵而派差。疑左

某因徇中丞之請而爲謀位置。此聲一播。則羣小奔競。志士灰心。以後無一事可爲矣。此左某之所以告別。不忍在此目見公之失敗也。文忠竭誠拜服曰。公眞益我哉。駱某受教矣。相與懽飲而罷。此事余昔聞諸武進。費硯春大令。據費云。又聞諸其鄉瞿賡甫方伯廷韶也。

汪安齋之計謀

崑山汪安齋觀察。道光辛丑進士。咸豐中。任四川永甯道。以性情乖謬。爲道州何子貞學使紹基所糾參。旋以誤捕逆匪。爲四川總督黃制軍宗漢所劾罷。於是銜兩人刺骨。所著盾鼻隨聞錄。逆黨禍蜀記。述蜀中縱匪擾亂情事。間亦可資掌故。而藉以醜詆仇家。則滿紙譎言。殊嫌刻薄。薛庸齋謂此等書。足以疑誤後學。混淆黑白。皆當消燬。誠非無見。然汪有幹才。善應變。其計策往往出人意料。足以排難解紛。家中小兒與鄰兒鬥。鄰兒傷。兒之親屬三四人。憤恨走

詰之。汪遷延至夜始出見。微笑唯唯。認過曰。姑詳說與我聽。而身漸漸倒退入內室。鄰人盛怒之下。不自檢制。方抵掌陳說。不覺隨入內室矣。汪又微笑唯唯。認過曰。姑再說與我聽。而身漸漸踏入寢室。鄰人陳說未已。信步而前。亦不覺踏入寢室矣。汪妻妾咸在。猝然大呼曰。多人夤夜入我寢舍。非姦卽盜。命家人捆縛送官。鄰人大駭謝罪。汪出紙筆曰。無已。姑書伏罪證據。鄰人不得已。書付之。汪乃大笑曰。汝輩踏入我寢室。失足也。我家小兒毆傷人。失手也。失手與失足相抵。吾輩好鄉鄰。彼此不較量何如。一笑而罷。此事妙能自衛。而猶不免狡獪。至爲富室程翁設策免捐。則爲人保護財產。無傷道德。述之有可發噱者。蘇城有程翁。暴富。以商積貲累巨萬。居家自擬貴紳。而用財不免吝嗇。邑中巨紳某。不嫌於懷。思有以困難之時。值咸豐庚申之後。兵事未平。餉需與地方用款孔亟。李文忠時任蘇撫。思向紳富集捐巨款。初未及知程翁之名。某紳卽獻議。

曰。今有程某者。富厚而喜習官場。請中丞於某日宴客。并具柬招程某。而禮迎之。渠必欣然來。俟入席。可出簿使書券。又有紳等在旁贊說。不患其不捐巨款。文忠避之。將照辦。隨下帖。而消息已達於程翁之耳。惶遽。問計於汪。曰。君歸家。可買靛青置盎中。而淪之以水。以雙手浸入靛汁浸久。洗手視之。洗去再浸。必浸至染色。洗不滅跡爲度。再來問我。程翁知必有妙策。如其教。再往。出青手示之。汪笑曰。可矣。明日撫臺宴客矣。君識撫臺面否。答曰。向來瞻仰及之矣。曰。然則吾計得行矣。明日君可穿布衣。束青布帷裳。隨帶撫台請帖。日逾午。可值撫轅驕馬已喧闐。而後往。往則闐然直入署門。如有標兵旗牌巡捕官等。詰問。或攔阻。則告曰。撫臺請我喫酒。如不信。可出懷中請帖示之。彼必不復阻。君徑入花廳就坐。是時賓客已集。一概不必招呼。但向撫台。雙手繳帖。下跪叩頭。說道。撫台大人。不敢當的。某乃小本經紀。開一染鋪。自己動手做工人。乃蒙撫台大

人賞飯。實在不敢當的。料至此。必遭撫台揮斥。君可翩然而出。從此高枕安臥。無捐款之可慮矣。程翁一一如其教行之。文忠果大詫。曰是何爲者。命巡捕官驅之出。遂歸咎巨紳。以爲此等人欲使吾勒捐。既乖政體。且先下帖迎之。亦殊失體統。烏知爲中汪安齋之計哉。此事予昔在福建學幕聞之。說者卽程翁之族人也。

山東黃崖之獄

同治五年。山東黃崖之獄。蓋教徒遭劫之慘史也。述者議論不一。或指爲秘密結社謀亂之徵。辨誣者則曰。講明正學。初無逆志。惟肇禍要自有因。江蘇儀徵縣人張積中。字石琴。實師事石埭周星垣。周號太谷。其學術溯源於明季之林三教。而濫觴於程雲莊。先聚徒講學於揚州。石琴得其傳。亦擁皋比授學。初與陽湖周韜甫騰虎不相容。旣而周察知其篤信宋儒之書。又賢而揜揚之。石琴

名漸盛。咸豐六年。江表大亂。遂徙家北行。會有表親吳某官山東。因依居博山縣。僑遷肥城縣西北六十里之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迤北里許爲中黃崖。又北爲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拱。南北峯對峙。中廣百畝。石琴知此可避兵。築室山上。時東南捻寇屢警。避亂者稍稍就之。適吳某由歷城縣升濟南府。亦師事石琴。南中親友附者日衆。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人數既衆。品遂不齊。時有濰縣富民王小花。益都縣秀民冀宗華等。初不相謀。後遂牽合。而石琴設教。亦未免奇詭。或盛飾女弟子。若神明。率徒衆服古衣冠。夜祭焚香。光氣燭霄漢。又興築山砦。雜陳弓弩甲仗。設武備房。若守禦者然。遂大爲官府所疑忌。先經濰縣令靳昱。因捕王小花事上詳。時山東巡撫爲朝邑閻文介。公委肥城令鄧馨詣黃崖偵查。見石琴娓娓講學。比屋耕讀相安。據實稟復。事已寢。時同治四年九月也。至五年九月。益都令何毓福。以縣民冀宗華等糾衆謀亂。告青州。

知府闖廷佩。捕宗華。訊出同黨郭似園。劉洪鰲等多人。牽涉黃崖。臨胸令何維
堃。掩捕似園。洪鰲諸人。拒捕槍傷兵役。事益急。閩廷佩督知縣魏正藻。訊鞫得
石琴結盟集衆情事。報聞。時山東布政使。爲平遠丁文誠寶楨。詳撫軍。檄撫轅
巡捕官唐文箴。單騎詣長清。與知縣陳恩壽。入黃崖。諭勸石琴入省自白。及入
山。先見吳某。方治裝將發。唐等以見石琴告。吳言張游五峯未回。俄一人急遽
入。持細字書授吳。吳變色。促唐行。唐上馬急馳。尾追者已至。殺僮從黃升。陳甫
入砦。聞砲聲馳回。而馬卒被殺。時巡撫駐軍東平。得報疑之。急馳檄張紹陵。
紹陵卽石琴子也。時方以知縣需次山東。諭以益都臨胸二縣所稟情詞。責
令隨藩司員弁赴肥城。奉父出山自白。孰知紹陵先期乞假回籍。多已入砦矣。
未幾。見山砦豎旗架砲。而山下居民。每夜疊遭焚掠。皆戒嚴。閩巡撫檄道員潘
駿文詣黃崖。再飭吳某招石琴。再三不出。越四日。丁藩司輕騎詣長清。令吳某

與知縣林溥。入山諭石琴。至則不得入。潘道移駐平陰。報聞。於是巡撫率參將姚紹修兩營爲前軍。游擊王正起四營次之。知府王成謙八營又次之。副將王心安三營爲繼。將進兵搜剿黃崖。先奪隘斷其汲道。再飭吳作書招之。越五日。吳某先遣之韓姓回。出石琴覆函。詞意甚激而辯。自此五日。無一人出山。巡撫再有招撫之示。傳入砦內。迄無一人出者。砦牆火器。與官軍互及。營勇時有被傷。而民間訛傳。砦中計緩兵。已遣諜密召武定鹽梟。河西擒匪。待外援出竄。時擒氛犯曹南各州縣。獲擒諜。亦言渡河赴救黃崖。巡撫乃急傳令進攻。於是王成謙王正起王心安及姚紹修。並參將曹正榜宋延德。遊擊郭大勝。都司李元合兵圍勦。縱火焚燒。擒斬千七百餘人。墜崖顛谷無算。流血成川。石琴父子。及賊屬男女自焚死。合砦死鬥。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等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爲灰燼者。燼餘收得黃色帷幕違禁物。及鉛塊硝磺等。治軍者卽憑爲逆據。

上聞而實則勦崖之兵。王正起。王心安。王成謙等爲謀主。及入砦。無可得逆據。巡撫又督責之。三王懼。搜得戲衣一箱。使營中七縫工補治之。卽據爲謀叛之證。至所謂黃色帷幕者。乃關帝廟神龕中物也。是役也。石琴以講學聚徒。召大禍。從而寃死者。且數千人。事平後。聞閻文介亦深悔之。蓋當時勢成騎虎。事後追維。以疑似激成大獄。致虐殺無辜。於良心固有大不安者矣。隨督諸軍回東平。防河。丁藩司駐黃厓。辦善後。又令登州府知府豫山。及陳恩壽。資遣難民。任勞任怨。全活甚衆。陳公盡心料理。加意防護。保全婦女尤多。未久。陳公之子館生殿撰冕。成進士。狀元及第。論者猶以爲積德所致也。以上事略。據山東軍興記大獄記。參近人莊諧選錄及舊聞。

附錄張石琴致吳某書

來函責我不肯出山辨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衷。有急欲爲吾弟告者。兄平

日淡於榮利。肆志讀書。因世亂未平。隱居求志。無如韜光未久而處士虛聲。動人聞聽。相從執贄者。不絕於門。其間雖多善良。亦有悍鷲。兄既未能慎之於始。遂欲以德化之。使胥歸於正。此兄實有交不擇人之過也。然來東十載。何敢一事妄爲。乃去歲以澠縣之王小花橫加牽累。今年之冀宗華。妄被誣攀。然此事之來。若椒園伯平（椒園鄧馨字也。伯平陳恩壽字也）以一函招。必挺身投案。絕無留難。兩兄猝以兵來。幸適出游。未遭毒手。不然已陷於縲。綈久矣。伯平雨亭（雨亭唐文箴字也）復貪夜進兵。示人莫測。以致莊衆格鬥。傷弁兵。兄自知大禍臨門。一身不免。亟欲束身司敗。不望雪我沈寃。奈及門桀驁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兄禁之不得。逆之不能。數日以來。躑躅山隅。悶損無似。及大兵臨境。兄欲出而剖白。無如伊等洵洵不肯束手待斃。禍已至此。無可言說。本欲引劍自裁。無如及門在外者甚多。聞

予冤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之兇頑。則各處生靈。均遭塗炭。兄亟思乘機解散。但人數衆多。虎豹豺狼之性不少。須寬我日期。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覆陳詞。婉言解散。若一面進攻。一面招納。則上憲不能示人以信。困獸猶鬥。兄又何辭能勸諭諸同人耶。特約略陳其大概云。

類叙髮捻時冒功殺賊之人

就官書記述。同治三年六月緝擒髮酋李秀成者。一等男爵記名提督蕭孚泗也。蕭卽緣是叙功封男爵。而實則生獲李秀成者。乃樵夫陶姓等八人也。則蕭爲冒功矣。同治六年十月。殺捻酋任柱者。僧王舊部下黃旗馬隊長善慶也。善慶由是獲上賞。而實則擊斃任柱者。爲馬隊營官鄧長安之表戚潘貴陞也。則善慶爲冒功矣。又如同治二年十一月。以殺練總苗沛霖報功者。爲清淮人王萬清也。萬清緣是蒙僧王專摺奏保。以提督記名。且賞黃馬褂。而實則戕殺苗

沛霖者。乃無名二小卒也。則王萬清爲冒功矣。賴有庸盒筆記。及梁溪坐觀老人所著之清代野記。備述詳情。於是真蹟具傳。而隱功乃著。可分述之。同治三年。金陵既攻克。李秀成偕一童。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喟曰。若非李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三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上賞。遂棄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尙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繫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口。伙夫

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後來曾忠襄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爲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共分之而已。至若同治二年。練總苗沛霖之屢降屢叛。卒叛歸皖北也。其意必欲得蒙城爲根據地。時蒙城縣知縣尹春霖。深得民心。竭力守禦。致圍攻月餘不下。會僧忠親王僧格林沁援師至。內外夾擊。苗大敗潰。沛霖乘肩輿夜遁。有步卒二。尾之曠野。殺苗割其首。（或曰。二卒乃陳國瑞之部下。向曾爲髮酋陳玉成之親兵。而降於國瑞者。苗昔擒獻陳玉成。二卒蓋爲玉成復仇也。於理可信。）將以獻諸僧王。至中途。遇王萬清。率兵巡緝。至驗其首。信。遂受之。而匿二卒於營。至夜。殺二卒以滅口。乃以沛霖首級。赴王師報功。王大喜。立賞萬金。次日。卽專摺奏保提督黃馬褂。輕車都尉世職。萬清家清淮。旣富貴。還鄉。未至家。猝病。歟血死。又同治六年。劉武靖公所統銘軍。遂擒

匪於山東省安邱濰縣之交。轉輾至江蘇贛榆縣境。獲一賊目。曰潘貴陞者。訊知爲悍酋。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陞呼曰。赦我。我願投誠。其中表戚曰鄧長安者。在銘軍爲馬隊營官。庸蠢筆記。但云其甥有唐姓者。恐略誤。茲參據清代野記較詳。亦願保而釋之。劉武靖聞之。呼貴陞謂曰。汝能爲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洋鎗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當賞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爲之可也。蓋劉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爲卽不能成。不過棄一洋槍耳。貴陞便執槍躍馬而去。時爲同治六年之十月十七日也。是日下午。銘中軍駐西門外。左右軍駐東南西南兩處。正造飯間。探報賊大隊由東南來。卽拔隊迎擊。任柱親率大隊。順城根來迎。劉師卽於西門外。順城根擊之。當未交綏時。潘見任柱來。馳馬先迎之。任柱曰。爾何以得回。潘曰。有親戚爲馬隊營官。鄧姓者。保留得。不死。又問何以不薙髮。潘曰。我僞對劉師言。

留髮以便出入兩軍間。勸大王降也。任又問劉帥現在何處。潘指從西來白龍長旗者。曰卽劉帥坐營。任卽傳令攻之。潘出不意。奮手鎗擊其背。斃焉。遂急馳回陣。報劉帥。劉不信。以爲詐。將斬之。貴陞曰。毋殺我。且緩覘之。任柱死。其隊必譁亂。若不譁亂。則任未死。大帥殺我。未晚也。頃之。賊隊果譁囂而退。乃知任柱真死矣。左右兩軍合擊。大破之。有黃旗馬隊善慶者。舊隸僧王部。王戰歿。遂隸劉麾下。其時亦順城根迎擊者。爭潘功以爲己功。得上賞。而潘僅得三品官二萬銀。若據奏報之言。則死任柱者。善慶也。非潘貴陞也。就以上所述三節。見當日冒功者多矣。欲盡信官書也得乎。

丁文誠殺安太監之遺聞

太監安得海者。南皮縣人。相傳少年入宮。頗有幹才。爲孝欽后所寵任者也。漸漸恃寵而驕。奢侈亡等。爲諸不法。同治八年七月。竟敢藉端出京南下。時平遠

丁文誠公寶楨。方任山東巡撫。聞信。立即捕拿。奏准正法。此爲文成一生最快意事。當時李文忠聞之。喜躍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亦贊美之。曰。吾久病。目昏。聞此事爲之一爽。可見安得海不得不誅。而敢於誅之者。爲極有膽識也。薛叔耘。福成庸。盒文續編。既書其事。又於筆記中補述其崖略。惟薛援引上諭。尙有脫漏語。茲就東華續錄校補之。而仍叙其事略曰。先是丁撫軍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卽密傳見德州知州趙新。面飭如見安太監入境。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刺史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以爲安如過境。欲弗稟。則懼拂撫軍之意。欲明稟。又恐不能去之。反攬其禍。因與幕賓某君商妥。用夾單密稟。意謂撫臺若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或不存案。安太監未必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俄安坐巨艦由運河南下。招搖過德州境。趙卽據實稟聞。丁公卽日拜疏上達。疏旣上。兩宮皇太后召

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恭親王復諍之。
（或作醇王疑誤）當時孝貞后健在。獨毅然力持之。遂於同治八年八月初
三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七月
間。有安姓太監。乘坐太平船一隻。聲勢炫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上有
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薛記脫此句）船旁有龍鳳旗幟。帶有男女多人。並有女
樂。品竹調絲。兩岸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係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
女羅拜。該州正在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飭屬跟
蹤追捕等語。覽奏深堪詫異。該太監擅自遠出。並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
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丁寶楨（薛記未詳叙）
迅速派委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拿。令隨從人等。指
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卽

着曾國藩飭屬一體嚴拿正法。(此一語薛記所略時曾文正方爲直隸總督) 倘有疏縱。惟該督撫等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着嚴拿。分別懲辦。毋庸再行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時安得海早已於泰安縣地方拿獲。解到濟南省城。拘留之。命一下。立即伏法。丁公并命將安屍。在行刑處。暴露三日。後孝欽后聞之。不特不譴丁巡撫。并嘉許其真能辦事也。安既正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個。極大珠五顆。真珠鼻烟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觀其豪縱若此。卽不問他事。已宜就戮矣。

楊乃武獄之異聞

餘杭楊乃武一獄。海內詫爲奇案。編行小說。演成新劇。婦孺皆知矣。而以予所

聞。尙有爲他人所不及詳者。蓋毒斃葛品蓮者。非楊。并非劉也。實一營兵耳。此營兵始終漏網。乃一訟師救之也。訟師非欲救營兵。實救葛畢氏耳。謀救葛畢氏。不得不陷楊乃武。而使狡供楊乃武。必供楊乃武。則甯可使營兵漏網。而僥倖以逃生。其計至巧妙。其情甚離奇。是案出於同治末年。葛畢氏。渾名小白菜。本一淫婦。閱人多矣。楊乃武與餘杭縣知縣劉錫彤之子。及某訟師。皆時往治遊。然非彼所昵也。而三人已各懷妬姦之意。葛夫品蓮。關葺。倖爲不知。而故縱之。畢所最曠者。爲一營兵某。先已犯事退伍。故毒斃品蓮。卽逃。無可蹤跡。案爲死者之出母舉發。猶未悉置毒果爲誰也。而畢氏慌甚。求救於訟師。却之。則哀求不已。訟師乃密告之曰。此案汝無生理。惟一口直供兇手爲楊乃武。則楊必有脫罪日。而汝亦可倖生。問何故。曰不必說破。姑試爲之。蓋逆料楊爲癸酉科舉人。必有全榜同年爲之。訴冤。當地紳富爲之出力。在京則有座師及同鄉京

官爲之護持。決不陷入死地。而楊與畢氏有私。曾有相訂作妾之約。鄰里具知之。又得有赴藥肆買藥之證。尤不難狡供以實之耳。或曰楊之買藥。本以毒鼠。或曰藥肆之賬。亦是賄飾之僞證。皆未可知也。事發。驗屍毒斃屬實。逮楊到。熬刑不畫供。大吏歷派員承審。卒不服。案懸久之。後將定讞。楊之家屬竭力營救。果得同榜之助。呈控於都察院。大旨謂楊未下毒。屍身無傷。事聞。命學政覆訊。仍如原讞。浙江官大譁。而楊座師嘉定徐季和京卿致祥。昌言力辨其寃。刑部堂官夏子松侍郎同善。楊之同鄉也。授意於現審處司員平反。時現審處爲吾邑翁小山方伯曾桂主稿。咨浙撫。飭餘杭劉令。帶齊人證。親解屍棺入京。將開棺檢驗。京控者乃大懼。又經訟師密賄抽棺換屍。而劉令竟不知。方謂此鐵案。雖包公復生。難翻也。先在刑部堂認定原棺具甘結。比開棺檢骨。則屍骨全具無傷痕。原檢驗之件。作立刻破膽死。劉令及全案人證。皆駭愕戰慄。此案遂於

光緒三年二月審結。楊脫罪。而畢氏果倖生獄。成請旨。浙江巡撫楊昌濬。浙江學政胡瑞瀾。杭州府知府陳魯。皆革職。臬司某及承審之道府州縣。革降有差。最奇者。甯波府知府邊寶誠。局外人也。偶到省。大府以其爲能吏。命鞠是獄。亦如原讞。至是邊亦革。劉令以徇私誤斷。嚴譴。充發黑龍江。卒於戍所。畢氏之逮京也。解差防之嚴。慮其自盡。頭髮膠以漆。比歸。牢固不可解。乃髡而爲尼。有見者。覺其履甚短。非纖小也。足趾受刑脫耳。楊出罪。不安分。唆訟。曾詈某縣令。咆哮公堂。重押入遷善所。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得釋。此吾老友宗伯皋明經所言。若營兵一節。則於宣統二年秋。聞諸宜興路明經。路之尊人。卽繼劉錫彤任。餘杭縣知縣者。宜知之倍確。或曰是獄也。被外人謗議。爲恭王所聞。乃囑刑部提案至京平反。此傳聞異詞。亦未始無因耳。

清朝逸史卷四

吳侍御尸諫時之哀情及其遺墨

光緒五年春三月。穆宗暨孝哲皇后奉安惠陵時。皋蘭吳柳堂侍御自請派差隨扈行禮。寓蘄州馬神橋之三義廟。密自繕疏。請兩宮皇太后爲穆宗立後。預定大統。繕疏畢。卽服毒。又投繯。自盡。其遺疏當時傳鈔殆遍。近已登入各家紀載。不贅錄。惟考侍御平日之性情行誼。及臨終之情形。方識孤忠耿耿。其本身爲孝子仁人也。侍御名可讀。甘肅皋蘭人。道光庚戌進士。初官內閣中書。轉侍讀。當咸豐庚申。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入京焚燬圓明園時。方遭母喪。倉猝中置辦衣衾棺槨。喪殮盡禮。扶柩避亂。艱苦備嘗。哀痛迫切。述有罔極篇。其孝思早可想見。夙與南皮豐潤二張友善。在籍。又受左文襄公之知。曾延聘入幕。不久辭去。入都。考取御史。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侃侃陳言。不喜附和。同治十二年。

六月。因外臣覲禮。密上一摺。言拜跪之禮。不足與外夷爭。說極強毅。外人反稱道之。其言論足以引重。若此。是年。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在高臺。苛派濫殺。爲左文襄嚴參。革職。拿問來京治罪。侍御隨上一摺。請將成祿立正典刑。經廷臣會議。成祿定罪斬監候。而侍御跡近私意揣測。刺聽朝政。請旨究詰。亦將獲譴。穆宗特旨。着降三級調用。無庸究詰。尋補授吏部稽勳司主事。用是感激涕零。益思盡瘁報國矣。寓宣武門外南橫街。屋宇湫隘。敝車羸馬出入。不炫聲華。聞穆宗崩。大慟。初猶冀宗室大臣。建議爲穆宗立後。既久候不得。中心鬱勃。遂靜候大事既畢。梓宮奉安於惠陵時。慷慨決死志而爲此舉。獨寓僻靜處。所在薊州東三十里馬神橋之三義廟。廟祝周道士。無識常人也。始以其爲京官而禮之。繼見侍御無車馬。無僕從。孑然一身。寂寥無語。漸輕蔑而忽之。然察其形色。悲痛亦曾勸解。一夕不及防。侍御竟得從容就義。蓋行篋中早備有畢命之具。及

附身之喪物。繕疏後。吟絕命詩。又寫遺書遺訓。留付周道士。俾達薊州地方官。而轉致其家人。臨終精神一絲不紊。藉可覘其平日之學養。疏既聞。兩宮動容太息。有孤忠可憫之褒。京師士大夫。爲之開弔追悼。傳誦其疏稿。又卽其寓屋。奏明建祠。而其遺筆并流播於外洋。近見新繹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合著之慈禧外紀。則侍御所遺周道士三書。及家訓二書。俱在焉。茲特摘錄於左。并附錄其絕命詩。俾讀者知授命時之狀況。并識爲仁人之言云。

絕命詩

此詩互見樂溪老人清代野記

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坏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惠陵風雨薊門東。

告周道士第一書

周老道知之。爾萬勿惶恐。我並非害爾者。特不能不借爾清淨之地。以歸

我清白之身。爾可卽速一面報知州主。爾可先報此地武官老爺。望武官老爺。馬上報知州主。所有信函並摺匣。均交武官老爺轉呈。一面以銀數兩。市一薄材。用瀝青刷裏。我衣冠俱已齊備。只將靴底皮掌割去。速卽裝殮入棺。臨時自將右手四指。誤觸刀刃。所以有血。棺木可與石掌櫃商量。用二十餘金亦可。州大老爺。想亦無可相驗。我並非因冤仇而死。俟其看視後。卽行封釘。縫子多用漆漆幾層。卽候朝廷查辦。後可用銀數兩。買一不係山陵禁地一塊。速速入土。此節我囑託賢牧伯。成全我一生忠愛之心。且天下黃土。何處不可葬身。而必歸鄉里乎。我匣內有京秤紋銀四十五兩零。我帶來鋼表。並衣物。宅中自有記載。除費用外。可餘廿餘金。一并贈爾爲受驚薄儀。我兒子若來。我已令他再厚給爾也。我死於此。我兒子未能親視含殮。爾一切代他辦理。他豈有到來不感激爾的道理。我身須

好好防閑。勿令毀傷爲荷。想此事州主亦斷不令書差或有難爲你之處。慎勿懼。此白。爾萬不可動我信。並要緊摺匣。明日一早。卽將我身解下。停在外間陰涼處。不可見日。

告周道士第二第三書

再告周老道知。我因住屋與爾師徒逼迫。恐其驚醒爾等解救。則我事敗矣。故用自己由京帶來洋藥服之。則纒首之時。爾等救亦無濟。總之與爾無干。爾卻不可似這幾日。諸事把持。卽爾徒亦不令承辦我事。若仍把持。獨自出主意。是爾自招其害。切切。爾須好好盡心。速速報官。再明請本街老成。廟中首事人。替爾指示一切。無多囑。爾須速速報官。請幫手爲要。又告周老道知。爾萬萬不可放閒人進房中來看。又不可令小兒們並婦女。稍近我旁。此乃自盡其分。並非奇事。有何可看處。識者方憫之不暇也。

至囑至囑。

遺訓示公子吳之桓書節錄

吾兒之桓知之。爾聞信切不可驚惶過戚。致闔家大小受驚。爾母已老。爾婦又少。三孫更幼小可憐。爾須緩緩告知。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以輕生爲憂。我家譜自前明始遷祖以來。三百載椒房之親。二百年耕讀之家。十代忠厚之澤。七十歲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蕩。作狎邪遊。然從無疑我大節之有虧者。故同鄉及兩書院及門諸子。至今猶願吾主講席。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書兩來。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我自廿四歲鄉薦以後。卽束身自愛。及入官後。更不敢妄爲。每覽史書內忠孝節義。輒不禁感歎羨慕。對友朋言時事。合以古人情形。時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己。故於先皇帝賓天時。卽擬就一摺。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

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且摺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並非因數年來。被人誣謗而然。爾見此信後。不過來薊州東至三十里之馬神橋三義廟內。周老道即知我死葬處所。

(中略)

我所帶四十餘兩。除薊州賢牧伯。令周老道置辦我棺木葬地外。所餘我已儘數送與周老道。爾到薊州後。先謁見州主賢伯。我已函託矣。爾到三義廟。可再從優給與壓驚錢。歸京後。俟我此事已定。朝廷查辦後。總以速速出京爲要。東和處我欠京錢四百千。數十年交好。不可累他。彼生意可以還清。以全始終。爾初當大事。必然手忙腳亂。要知我之一死。固不敢必。朝廷作何處置。然自問此心。可以不愧。君子論是非可否。不計禍福利害。

爾又何必過爲憂慮乎。下略

遺訓第二書

之桓再知。周老道我甚不放心。然亦小人圖利。爾不可難爲他。我已託州主賢牧伯矣。此等小人。只當念其好。忘其不好處。我一生最惡牽扯他人。今不能不借他廟內。以爲安厝我之地方。棺木只用十餘兩。葬地不過一席。亦只數金。我罪臣不可厚也。至我之所以遲遲到今日者。以國家正有大事。豈可以小臣擾亂宸聽。況時值聖朝。我兩宮皇太后並我皇上。宵旰勤勞。數年所降諭旨。無不人人稱快。我每讀之。至於泣下。恨我已衰。不能出力。疊山先。文山後。睢陽早。許遠遲。爾父豈敢仰比古人。且當聖明之世。遇聖明之主。豈能與唐中衰。宋末亂比。况又非唐明宋理之君。然其處死則一也。世亂識忠臣。非佳語。亦非吉兆也。慎勿驚爲奇事。我不遽引決者。

正爲俟朝廷大事竣耳。爾可遵我前函諭。作速奉爾母。並眷口。回好好教。三孫讀書。以便將來選用。不必定扶柩而回也。不能盡言。諭爾大小兩函。不妨呈賢牧伯劉公閱看。亦不妨人人見之。惟兩奏草底。爾亦不可拆看。我已封固。夾入卷夾內。請劉公交爾。父柳堂親筆遺囑。

福星輪船撞沈之災異

海輪觸礁遇霧失火。撞擊焚毀。固爲不恒有之災禍。然亦間聞之。猶不足怪也。惟光緒初年。福星輪船撞沈。海運員董遭刼一事。有鬼神示兆。有人魂顯靈。而且。有姓名可考。有地處可稽。有眷屬親朋可證。固不同寓說荒唐。事後且有奏請優卹之文。有建祠立祀之舉。頗於掌故有關。是足誌已。福星者。上海招商局之輪船也。恆往來津滬間。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又放洋北上。搭客既多。而江蘇海運局委員及董事。多數搭乘此船赴津。發輪之日。有委員江姓。素性遲

緩而又拘疑。及上船。見各艙已滿。行李幾無可位置。又忽見在船諸人。面目糝糊。形狀可怖。遂將行李搬回。又有一委員。臨行有犬臥門檻。誤踏犬身。爲犬傷足。緩行。二人皆免於難。船既開行。一日夜。將抵黑水洋。早晨天大霧。有西洋澳順輪船。從對面來。彼此不相見。砰然一擊。澳順無所損。而福星沈沒矣。罹禍者除商民三十八人外。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爲蒯光烈、許懋身、朱聲槐、張潛、黃爾祉、王綬、謝鳴鳳、齊岳、呂廷宰、胡權立、劉齊煜、張培生、李松年、李錫田、甘立功、姚濬源、趙德輅、葉錦泉、石師鑄、魏文彬。又旗人覺羅綽勒歡保、榮椿、貴成、長懋。時蘇松太道。爲南海馮竹儒觀察煥光。遂與英領事交涉。由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就償款中。酌撥撫卹員董每人家屬。各給銀三百兩。而李文忠時任直督。又特爲奏請優恤。并建祠津滬。以妥死事諸人之靈。蓋深知因公遇禍之可憫。而尤各駭異於長懋之顯魂。長君號小巖。滿州人。以知縣需次江

蘇早挈眷屬。寓居省城中。福星撞沈之日。薄暮。長君之妻。在寓所。見其夫。自外入。倏不見。驚告於人。卽仆地。神識不清。及醒。作嚙語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竹城來。顧竹城者。時任元和縣知縣。顧思賢也。家人諦聽其言。知爲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長曰。此乃定數。豈能幸逃。吾在水府。已有執事。亦無所苦。何必悲也。因將家事。一一囑付家人。且使家人轉勸其妻。勿悲念。俄頃。顧竹城到。寒暄數語畢。卽自道其死狀。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爲教督。顧唯唯。長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恰趁公暇到此。不能久稽。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寂。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殊茫然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輪船失事。越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蘇垣方得確信云。事載庸盒筆記。而右台仙館筆記。亦述之。惟俞師言長妻作長君口音。泣述死狀。并邀其同鄉恆月坡司馬恆坦至。託以後事。未幾凶問至。果如所言。月坡乃爲經理其喪焉。月坡又是一人。並非顧竹城。然

兩說皆不鑿空。或者兩人並邀到獄。顧竹城大令人甚樸誠。憶予幼時猶略識其面。蓋曾任昭文縣知縣者也。

汪大令鞠嚴磨生之獄

小倉山房文集記麻城涂如松之獄。他書多轉述之。而右台仙館記鄱陽嚴磨生之獄。卻尠有轉述者。而是案爲彭剛直公所注意。其離奇恍惚。實不易鞠焉。茲就兪記移錄於下。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壻。磨生與陳氏居葉屋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塲上亭。遇雨。而磨生發舊病痰喘。乃於亭中少息。適值雷細毛者。擔兩蘿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籬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玲。語二子曰。我與若至分此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中。久之。喘定。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仍走間雷細毛。知在鴛鴦玲相失。求之鴛鴦玲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道。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開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童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

陽發。仿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仿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仿歐陽絲林。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彭公巡江至饒。嚴葉皆具牒。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月夏。彭公至江西省垣。巡撫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彭公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彭公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賢令也。初下車。嘆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

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話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公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仿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彭公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僞造執照。自稱曾在彭公營中。彭公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仿愈懼。其夜夢中。嚙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仿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陽發。仿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發。仿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仿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發。仿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玲。距車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玲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仿。見其幼稚。可

欺欲誘至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己家。宿於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仿偕。發仿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蹶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袋。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汪君翰得實。乃馳白彭公。時彭公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矣。此彭公到吳。親述告於曲園先生者。蓋信讞也。

譚撫軍殺庫吏何培

前清弊政害民。半由於胥吏能交通官紳。借錢糧舞文斂錢。遂以耗民而蠹國。此真殺不可恕者也。若茶陵譚雲觀制軍鍾麟。任浙江巡撫時。殺錢唐縣庫書

何培。出人不料。突然斬之。真一快事。何培者。積憤蠹胥也。熟悉田糧情事。盤踞於錢唐縣署多年矣。當江浙未清賦之前。往往有一縣之錢糧。總額若干。減免若干。由庫書包徵包解。對上則匿熟作荒。對下則課荒作熟。故解數或不及徵數之半。解數以外。盡屬贏餘。則官與吏朋分。引爲大利。此不獨一縣爲然也。而錢唐縣亦如之。當光緒六年。錢唐縣知縣陳某。奉省委辦理升科事。陳於田賦科則全不了。遂以全權授諸何培。培乃創爲三中升一之法。如向年納銀三兩者。今則升爲四兩。不論山地瘠土。悉照良田完納。又謂立法之始。非勒限嚴追不可。陳令深然之。許以便宜行事。遂創行新法。悍役四出。坐索捕拿。嚴刑押比。鄉民畏之如虎。衆怨所歸。激動公憤。於是有所起而赴訴於撫轅者。聯名具公稟上達。公一見大怒。先將陳令撤任聽參。檄候補縣湯肇曾署篆。隨拘何培解省。培尙以爲無妨也。蓋藩臬首府各署之幕友書吏。大半知交。且可賄通。而當

地摺紳。亦必有爲之說項者。故雖據實供招。自能避重就輕。至多不過判軍罪。有錢使用。譬如遨遊。還赦卽回。仍無事耳。初不料撫轅卽日牌示招告。平素受何培之累者。一見歡呼。傳播大衆。各具稟詞。控諸撫轅。公一一收受之。初不動聲色。一日。值衙參之期。司道以下諸官畢集。公招臬司及杭州府知府。入簽押房。密示數語。又傳中軍面諭機宜。曰。今日當親自判決一事。遂出坐大堂。提何培面訊。略問原供。又取各稟擲令觀之。曰。汝知罪否。培默然。隨令畫供。立請軍令。由臬司判斬條。派中軍與杭州府監斬。於是撫標弁兵數百人。將何培一擁而出。隨赴清波門外。斬首示衆。時不特何培色如死灰。卽在署親見之官吏兵弁胥役。無一不爲駭愕。而自撫轅直達清波門外。沿路觀者如堵。有拍掌稱快者。其妻妾等聞聲。猶將散布金錢。設法救援。有某二紳。急趨詣撫轅。猶思爲之乞憐。惜均已無及矣。此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能爲國除蠹。譚公之政績可稱。

也。此事余昔聞諸仁和樊介軒學使。近見涵初所著娛萱室隨筆。亦詳述之。而檢俞曲園師右台仙館筆記。亦有一則。記何培事。云光緒六年。錢唐庫吏何培。以徵收錢糧。擅改科則。爲鄉民所告。巡撫譚公震怒。執何培殺之。事後有言培於五十歲時。至天目山禮佛。山中老僧語之曰。居士來此大善。旣來此。不必下山矣。可作書寄家中。處分家事。留此與老僧焚修。亦無須削髮。且作靈山會上。一優婆塞。亦足遠禍全生也。培不解其意。應曰。固所願也。然家事甚多。必須親自料理。俟諸事粗了。當再來耳。僧搖首曰。此去安得再來耶。培歸未三年。而及於禍。此老僧蓋先知之矣。而何培罪案之必須伏法。亦可見也。

李世忠被戮之詳情

光緒七年十一月。安徽巡撫裕祿。奏已革提督李世忠。怙惡不悛。兇暴恣肆。奉旨卽行就地正法。按李世忠固有取死之道。而實所以致其死者。有近因。有遠

因謂爲執國法可。謂爲報私怨亦無不可也。世忠本名兆受。亦稱李長壽。河南固始縣人。捻酋也。距死前二十餘年。已屢降屢叛。咸豐三年。降於何文貞。旋復叛。戕文貞。焚其屍而揚之。至咸豐九年。在滁州獻城投誠。又降於勝保。勝遂爲之特奏。更名世忠。補授參將。性兇猛善戰。積功累官至江南提督。而悍性卒不改。同治十年五月。因事逗留揚州。與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相遇。挾嫌構釁尋仇。至捆縛國瑞。藏匿船艙。又兇毆其黨。有落水淹斃者。時曾文正總督兩江。專摺奏參。奉旨李世忠著卽行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又諭安徽巡撫。李世忠素性獷悍。不安本分。着該撫於李世忠到籍後。飭令地方官留心查察。嚴加管束。如再出外生事。或在本地籍不受約束。卽行據實參奏。嗣軍機大臣等。又奉諭旨。前因有人奏。已革提督李世忠。在皖豫交界葉家集。修築堡寨。私藏礮械。招集亡命。請令李鶴年英翰查奏。嗣據英翰奏稱。該革員回籍。

後已移居商城縣境之鎖口。未聞別滋事端等情。現在李世忠能否安靜。著李鶴年英翰嚴密訪查。據實奏聞。方料如此約束。定無他圖。而不虞其數年後。仍復肇事。而卽以見殺也。世忠回籍後。來往皖城。設寓販土賣煙聚賭。不稍斂跡。省吏側目。時省中有候補知縣吳廷選。號士青。奉臬委赴外省提案歸。暫以人證寄茶寮。而已回寓稍休息。寓卽在茶寮對門。俄囑其弟往寮視之。寮卽李之黨所開者。而李適在內。猝爲李所扭毆。或曰釁起女色。別有故也。吳之母年高矣。問幼子被毆。急往護持之。爲李拳所傷。蹶而仆。於是路人聚鬪。而吳之同僚動公憤。以爲辱斯文。毆命婦。是可忍。孰不可忍。遂聯名具公稟。以聞於上臺。在李方揚揚得意。裸縛吳之弟。以納諸撫轅。曰吾今拊解一強盜來也。皖撫裕祿得其情。而躊躇。知公憤不易弭。而桀驁又不易馴也。暫派中軍管押。中軍參將吳峻基亦固始人。李之戚也。先以禮招待之。好言以慰之。飾房屋。豐飲饌。以羈

廢之。繼且招入李之戲班。唱戲以媚悅之。李終日宴樂。坦然無懼。曾不知毒久胎而禍將發矣。撫署總文案爲裕庚朗西。其所倚重之幫辦文案劉某。與李有隙。劉少年爲李所矚。因李進身積官。至於道。漸藐李。李憤甚。一日李醉後。於廣座中侮辱之。劉窘極不可耐。銜之刺骨。至是大喜。謂可雪怨。必欲致李於死地。因盡心力擬一奏稿。而援引同治十年穆宗上諭以證實之。稱己革提督李世忠。怙惡不悛。兇暴恣肆。現果出外生事。不受約束。是否欽遵穆宗毅皇帝諭旨。從嚴懲辦。爲特專摺請旨奏聞。逆料必批准正法。不數日。批摺回。果奉密旨。着卽行正法。而是日李猶觀優娛樂。如在夢中。裕撫軍得密旨。頗戒嚴。召吳中軍並某營統領記名提督黃文誥。密示機宜。卽派黃監斬而已。入內署。堅閉宅門。以靜俟。夜旣闌。黃入中軍署。詢李所在。李方在花廳聽戲。喝彩。睨其旁。有洋槍短刀以自衛。乃令一軍卒。突入劫其械。又一壯士急入。反縛其手。李急回顧曰。

將殺我乎。壯士默然。挈之出。監斬者慮至校場。有亡命劫奪生變。因卽於中軍署之門簷下。揮刃斬之。吳中軍黃統領。及當時見者送者。文武員弁。多舊同寅。或鄉誼戚誼。皆黯然。有揮淚者。是夕。省城居民。聞角聲鳴。城內外軍隊畢集。惶駭不知何事。及翌晨。方悉爲殺李世忠。有亟往觀者。見署簷之椽上有血跡。殺時血上濺也。署外地皆溼。殺後驟下雨也。覺煙霧漫天。弔者衆。焚紙錢。灰山積也。而李世忠竟殺矣。聞李狼鷺善戰。咸同間。未嘗不立功。又慷慨能得軍心。卒因任性兇恣。爲仇家所乘。以權於禍。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是亦足爲虓暴者戒矣。此予昔年問諸父執吳頌南先生福齡。吳當年在皖親見也。近又詢諸張義民刺史守城。張時在撫幕。得互證而益信。

傅彩雲幼逢李世忠

傅彩雲卽賽金花。昔隨吳縣洪欽使赴英赴俄。旣播名於海外。後昵聯軍統帥

瓦爾德西入居儀鸞殿。政府且假之以媾和。是固與國事有關繫者。東亞病夫著孽海花小說。樊山先生作前後彩雲曲。既文言之而直叙之矣。而不知其幼年有逢李世忠一事。猶爲傳者所未詳。余蓋於昔年親聞諸表戚鄭鏡南茂才榮纘。鄭少年時頗豪縱。當光緒初年。與吳門世家子潘某等。在蘇狎遊。時三茅閣巷有一妓寮。傅氏姊妹在焉。彩雲有姊曰朝雲。時已噪艷名。彩雲猶雛齡耳。一夕。鄭與潘等。方小叙於朝雲之臥房。忽聞門外有一武夫。昂然入。踞坐中室。從者七八人。提燈侍立。皆赳赳有威猛氣。武夫大聲呼搗曰。來搗到。卽叮嚀問訊。聲細不易辨。示意爲朝雲來也。朝雲匿身房中。不肯出。彩雲嬌小。於門側探首窺之。猝爲武夫所見。便連聲呼曰。來來大好。大好。彩雲自幼聰慧。與語隨問隨答。齒牙伶俐。武夫大贊美焉。俄於袖中出金條脫珍珠手串各一。置案上。笑顏對搗曰。此些些。贈他作見面錢。我明日有事往揚州。不久再來。便當宿此。并

要納他爲妾。搗愕顧不知所爲。潛入內室。密告坐客。有客急搖手曰。此必不可受也。搗噙意返其物。婉詞以謝之。武夫矍眙大怒曰。汝視我爲何人耶。殆瞧不起我耶。繼又大笑曰。我將來一定要娶他。此區區者何足數。仍擲置案上。大踏步出。從者隨去。時闔座疑駭。不識武夫來歷。潘某恍悟曰。是必李世忠也。頗聞其近日潛來江蘇。此其是矣。急使僕尾而偵之。見其飛輿出閫門。登一滿江紅船。若將開駛他往者。搗聞信慌甚。愛惜彩雲不釋手。曰。是將奈何。客爲之計曰。急宜移家以避之。乃於次日深夜。乘人不覺。遷居僻巷中。銷聲匿跡。而暫留一老嫗守舊屋。不久。武夫果復至。入室空無人。見老嫗。詰之。則曰。早日遷居別處矣。問遷何處。曰。不知。武夫咆哮。連攔嫗面而去。傅乃重酬嫗。後亦無他禍。蓋是時。李已在革職遞解回籍之後。雖氣燄如昔。而勢力遠不逮從前。無能爲役矣。而彩雲之聲價。始見重於此。又久之。遷居大郎橋巷。而艷名大著。適洪修撰任

江西學政丁憂回。一見大悅。納爲小星矣。

靖州吏目壽嵩

滿洲官員中。莫謂無艱苦備嘗。而廉潔自好者。若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爲旗人壽嵩。其困頓爲可憫。而其耐苦爲可嘉。蓋亦庸中矯矯者也。據右台筆記所述。云有黃土老爺者。談者不言其名。選授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湘。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爲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直。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時六安涂朗軒制府宗瀛。方任湖南布政使。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柵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

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曰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遣人赴柝棚問之。則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聞之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遂領其人見長沙府知府。知府言於方伯涂公。涂公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辦文書。俾靖州吏目到任。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善。宜少俟助之。乃共贖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涂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某守以四百金爲贖。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涂公問其意。其人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

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涂公大嗟歎曰。君異日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稱爲黃土老爺。而其眞名轉不著。及以當年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方知靖州吏目名壽嵩也。

閻文介惜財愛才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服官數歷中外。清正不阿。論者以比包孝肅。其任戶部尙書時。釐清積弊。權出納以裕度支。孝欽后極器重之。至稱其號爲丹翁而不名。遂爲朝廷一時之嘉話。後因堅執不肯寬撥三海頤和園工程款項。又爲某某兩滿員。從中譏構。頓失慈眷。先開去軍機大臣差使。繼又開大學士缺。身後榮典亦不優渥。皆出有因。平情論之。實不失爲廉正之君子。其生平爲國惜財。殊甚。相傳其任戶尙時。到部卽將堂屬飯食銀核減。廢去早食一餐。計算已不啻十數萬。早食概由自備。先本身作則。清晨到部。購炊餅於驢車中噉之。或置餅

於懷中。當辦公閱稿時。飢則出諸懷。對衆恣啖。屬員爭慕倣之。部中奢靡之習。爲之一變。其前曾作外吏。由鄂藩而擢山東巡撫。甄別屬吏。亦未嘗不愛人才。惟未免有結癖。以己中式舉人後。考中書教習及大挑。皆被擯。卒中進士。而入翰林。復由翰林改官部曹也。故對於進士出身之官吏。及翰林改官之外吏。皆待以殊禮。而於捐納之官職。恆蔑視之。不以爲然也。任魯撫時。有某少年。以卽用知縣。初到省。晉謁。遞履歷。公驟出見與語。未暇觀履歷也。一見便譙呵之曰。年少何爲不讀書。而遽入官耶。少年應曰。唯唯。會讀書矣。曰。讀書何爲不應試。少年又應曰。唯唯。會應試矣。曰。應試入學否。曰。入學矣。曰。旣入學。何爲不應鄉試。曰。鄉試中式矣。曰。會試何如。曰。會試又中式矣。公至是憬然。乃展其所遞之履歷閱之。又諦視之。而覆觀之。知爲進士出身之知縣。而未典庶常者也。遽起而謝曰。有屈有屈。抱歉抱歉。予太粗心矣。予太粗心矣。隨與之談學問。少年固

有口才。侃侃應答不窮。遂大賞異之。曰如此年少美才。而不入翰林。真可謂屈抑人材矣。汝放心。吾必有以位置。急爲之言於藩司。不久。少年得優差。而署缺而補缺。皆進士出身之效果也。此予於光緒甲辰年。在福建學政幕中。親聞諸紹興謝瑤峯明經云。

翁師傅居鄉時軼事

吾邑翁師傅立朝事蹟。載在國史。當代自有公論。後世宜有定評。固非臆見所敢妄斷。惟觀其居鄉時。敬恭桑梓。篤念倫常。以誠樸動人。以勤儉導俗。則固親聞親見。有可以傳述者也。公有姊錢節母。適歸安錢司業榜仙先生而寡。當光緒己丑。節壽屆古稀矣。清儉亦康健焉。是年秋日。公以戶部尙書乞假歸。省墓畢。卽詣城內章家角錢宅。省視老姊。步行而往。不乘軒焉。自此三五日必一見。據錢壻俞次輅孝廉轉述其夫人之言曰。公見姊。數語外。輒默然相對。恆悵時。

暑之促。長吁而別。假歸僅一月。回里之始。卽購雨具油屐。家人莫測其故。一日大雨。忽着屐而出。家人阻之。曰。吾素喜着屐而無由。今用以省吾姊也。公有老友。爲無競老人。吳儒卿先生。鴻綸。吳清貧廉介。爲鄉里宿儒。公數往見之。且曰。吾兩人何妨散步出遊。吳堅執不可。曰。是有所弗便也。公貴人。爲衆屬目。公固無妨。我卻負慙。公黯然。次日昧爽往訪。吳曰。來何早也。公曰。趁此天乍明。衆皆未起。我兩人走北城僻靜處。同看山色。何如。吳欣然諾之。雁行出北郭。迤邐東行。入水北門。途遇兩擔糞者。一人目逆而指之。曰。此翁老狀元也。吳聞聲趨避。公遂分手。亦急歸。中秋夕。與家族親戚團坐。夜談。樂甚。興未闌。獨行。步月出西門。徘徊水濱。久之。夜旣央。遇一老者。駕一葉舟。歸城。因附焉。露重侵袂。不勝寒。因問老者曰。丈有綿衣。可暫假一禦寒否。老者卻之。曰。吾不知客之住址。明日從何處索還耶。公唯唯。忍冷而歸。抵家。述所遇。因大笑。秋涼。欲添備衣服。命僕

赴肆選料。肆主聞翁師傳欲購衣料。必非小買賣也。乃取紗羅縐綢緞匹之佳者數十端。捆載送往。聽揀擇。公僅擇取素色棉綢一端。曰吾製衣需此足矣。肆主仍捆載而返。性恆憫農。聞秋雨廉纖。則愁不成寐。慮今歲必成秋災矣。故入都。卽以蘇屬偏災奏聞。得邀減糧之典焉。此皆己丑年事。逮戊戌又回里。則益崇儉矣。蘇人宦回。品秩崇者。多坐綠輿。否則籃輿。公則遠行乘青布小轎。近且步行。偶到省城。沿途向轎肆雇黑布小轎而行。若便衣。亦或步行。猶憶是年秋季。余出京。仍館於汪郎亭氏。一日郎老入謂曰。卽刻面邀小酌。意欲暫屈作陪。余問有何客。郎老曰。入座自知。及出見。乃公也。甫入席。卽聞門外鈺聲呵殿聲。闈人入啓曰。撫臺到。專誠拜謁。翁中堂。公諺曰。中丞何以知我來蘇。更何以知我在此處耶。命擋駕。說並不在是。既而又曰。吾到蘇未拜官僚。撫轅究何從知之。郎老微笑曰。老師到省。曾在街市步行否。公曰。清晨曾走臥龍街。見舊書鋪。

骨董鋪。駐足略觀書畫。曾與店主人接洽。然我一口說道地蘇白。彼未必知我爲常熟人。郎老曰。老師氣宇軒昂。路人誰不屬目。官場信息靈通。莫怪撫轅早知之也。談次。閩人又持一巨函入。則係吾邑趙次公宗建致郎老之書。啓視皆公之詩也。余亦就觀之。中有一首。題爲將之江右作。詩云海程行過復江城。無限蒼涼北望情。傳語蛟龍莫作劇。老夫慣聽怒濤聲。公自謙曰。是不足觀。得毋有語病否。恐出語太鋒芒矣。俄又有數客請郎老紹介以見公者。公略一周旋。卽厭煩避去。先是公之甥俞孝廉。卽前所說錢壻也。公車入京。一謁卽出寓外舍。不恆相見。及還鄉。則晨夕過從。所投書札。已付石印者。多至十餘冊。情誼契合可見。方悟在京時。不恆見。蓋爲試事避嫌也。其謹慎若此。常入山。居勃鷓峯。墓廬。遇田夫野老。輒娓娓談農事。不倦。文人墨客。偶一見之。若顯者往訪。則追段干木泄柳之遺風。婉轉避匿矣。時芒鞋入城。或遊行山中。每爲人所不覺。破

山寺有老梅一株。相傳唐代所植也。花時。公輒往觀。久坐樹下。寺僧知公厭囂。不恆招待。公獨來。獨往而已。城中有羊肉麵館。一日。館主語人曰。清晨店門甫啓。有一老人入。久坐。待麵到。卽啜一大碗而去。聞者沈思曰。得非翁中堂歟。越數日。又來。知果爲公也。清早無他人入座。始終默不一言而出。或言公削職獲嚴譴。係推薦新學某君於德宗。爲孝欽后所聞而不慊。剛毅初入軍機。卽侃侃肆談。公示意止之。遂爲剛所忤。而進讒。丁酉辦萬壽慶典。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頤和園中排雲殿綵棚。公堅持謂不宜撥巨款。又爲孝欽后所聞。而大怒。傳說皆非無因。然公居鄉。見親戚故舊。從無一語述獲譴之原因。亦無一語及朝政。除讀書寫字外。無他嗜。亦無他言也。直至甲辰年病革。遺訓家人。乃口號一詩云。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爲汝曹彈。至是而公一生心事顯矣。蓋嚴恭寅畏。以事君。而憂危惕厲。以自處。無時無刻。不在戒懼中也。歿

後未久。奉旨開復原官。宣統遜位以後。清廷猶追念舊德。予謚文恭。識者謂易名之典。謚一恭字。洵足以該括公之平生矣。

某某兩侍郎同日革職之隱因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某某兩侍郎同日奉旨革職。永不叙用。明發上諭。因兩人每值召對時。屢次信口妄言。跡近離間也。時孝欽后日益忮恨德宗。在德宗孝思不匱。度必上承太后旨意而罷斥之。至若何離間。盈廷究莫能喻其意。而不知其中別有隱情也。先是某某兩侍郎。疊次召見。曾密陳太監李連英之罪狀。且言李太監漸漸干預政務。殊爲隱憂。又言頗聞臣僚有奔走出入於李太監之門者。應請嚴旨申斥。上頗嘉其忠直。而深韙之。蓋上久不曠李連英。時時咨嗟太息。恨無力以制之也。一日。上在大內高處。佇立閒眺。忽大風送鼓吹之聲入耳。且覺戲曲悠揚可聽。因問隨侍之內監曰。誰家唱戲。內監答以李總管家。

有喜事。上詔曰：「他家有喜事，乃亦唱戲耶？」內監曰：「唱戲連日矣，適有小監夙恨連英，而善伺上意者，在旁唆說曰：『李總管家，豈特唱戲，在朝大小官員，往賀喜者，很多。車馬填塞，衝衝致行人妨礙，不能走路矣。』上勃然變色，凝思久之，猝命小監曰：『汝等趕快出宮去，到李太監家，出其不意，攬他的門簿來看。』小監奉命飛奔而往，見人正擁擠，乘隙攬簿，有格之者，監曰：『奉上命，不可奪也。』不移時，入宮以簿進呈。上展簿閱覽，未及數頁，卽見某某兩侍郎姓名，具在。蓋皆親往賀喜，名在前列，且連日皆到者也。上震怒，且駭嘆曰：『他人不必深責，這兩人胡爲者？知人知面不知心，可笑可惱。』至次日而革職永不叙用之旨下矣。惟諭旨未將隱情揭破，上下均默喻於無言也。此事予於戊戌春日，親聞之於某京卿者。京卿確知當日攬簿情事，且與內監亦有相識者，故能道其詳如此。惟與某侍郎有舊，言時密囑予曰：『彼此均係熟人，是可默誌於心，不必告人爲我所說也。』

現某京卿久捐館舍。予立念不負死友。故卒隱其名。

樊樊山懲辦戴營弁

平定髮捻之役。積功者衆。保至記名提鎮者。多以萬計。事平。無職可署。或歸農。或別謀生計。甚有窮蹙改圖。陷入匪類者。如光緒十九年。樊樊山在陝西咸寧縣任。審出記名提督戴富德偽報竊案。詳請革懲遞解一事。可見武職譴張爲幻。而樊山先生有膽識。夙嫻吏治。洞察物情。亦足誌已。當年八月初十日。有譚光前者。持戴富德名帖。到咸甯縣署。報稱渠係戴某家丁。其家主係新疆記名提督。奉伊犁張鎮台札委來陝。催辦軍裝。於初二日。歇住馬坊門三益店。昨晚三更後。被賊竊去箱內湘平銀肆百兩。庫平銀壹百兩。元寶三箇。共六百五十餘兩。並失去單夾甯細袍各一件。請勘驗緝追。旋勘驗得三益店。向南坐北。屋凡三進。戴等合伴六人。同在過廳西邊房內住宿。房門糊紙已破。探手卽開房。

內土炕一張。戴富德與譚光前同睡。其餘四人在後間歇宿。炕上放箱一口。據戴云是衣箱。其藏銀之箱。據稱放於炕前櫈上。又勘得院內東首一小門。門外係一小術。爲廁所。銀箱棄在術內。鎖有扭壞形跡。衣物滿貯無恙。惟稱銀忽不見。術內東牆下倚一小梯。云係賊之去路。登梯細看。隔牆即衙署。屋瓦完整。無踐踏痕迹。復勘該店前後牆垣門扇。亦無偷挖撬損之處。來蹤去跡。一無所見。據戴面稱。向在伊犁隨營効力。今年四月。奉張鎮台委催軍裝來陝。從伊犁動身。帶銀八百兩。均放在小皮箱內。到蘭州後。用去一百五十兩。到陝淨存六百五十兩。此係買辦軍裝之款。前有趙委員來陝採辦。到店以後。昨日纔打聽得伊在邱姓公館。卽與晤商。約於次日將銀送去。不意夜間卽被賊竊云云。樊山察其言語支離。形蹤詭異。卽向索觀委札。戴初不持出。迫促之。乃出護札一紙。內開伊犁總鎮張委員記名提督戴富德。赴陝西省城探親。隨帶跟丁一名。所

過關卡。勿得留難。該員亦不得包攬釐稅等語。詰以既係探親。何謂催辦軍裝。戴語塞。又查房內板箱四大口。均係私帶鹿膠水菸。炕上皮箱。逼令開看。係滿裝煙土。約二千餘兩。詰以沿途曾否完納釐稅。戴又無言。從此察得其種種可疑之跡。一先向客店屢次借錢借銀。而並不換銀。一覓得所謂趙委員者詢之。稱雖與見面。卻未提及催辦軍裝及交銀之事。一戴自云炕上是衣箱。炕下是銀箱。不應竇護衣箱。而反輕視銀箱。衣箱既裝煙土。則銀箱誰信裝銀。一戴自云此銀置辦軍裝。對別人又說。營盤託買海菜。詰責何故兩歧。戴無詞可答。譚光前急云。五百金辦軍裝。百五十兩買海菜。此非串騙而何。一戴富德晨呼被竊。店主驚起。徒跣往觀。而戴等六人。同聚廂內。衣襪早穿着齊整。一銀至八百。無同放一小箱之理。據稱箱內四旁放衣物。中間是銀包。而察着小箱之容積。萬放不下。其他矛盾處。言不勝言。樊山遂以理勢折之。謂失銀一事。地方官理

應訪緝。但以提督大員知法犯法。偷漏釐稅。應各歸各案辦理。所有私貨。一并查封。并飭店主。勿任移徙。繼又追查舊卷。查出同治十二年。有洋縣客民梁正懷。以指空賺騙等情。控戴富德一案。又據保甲局紳董趙某面稱。同治十二年。戴富德有冒認親戚。索借紋銀四百兩事。立即據實通稟上官。稱戴富德歷次犯案。此次情罪較前尤重。由於從前寬縱。益復膽大妄爲。查其冒充委員。販運私貨。結聚黨羽。巧設機械。欺誑店主。要挾地方官。論其形迹。則在遊勇會匪之間。充其行事。則招搖撞騙。姦拐盜竊。可以無所不至。而猶忝竊名器。稱爲武職大員。其譚光前。范鵬。卿二名。一稱遊擊。一稱守備。傅春亭一名。則保札具在。係衛千總。此一班營蠹。鼠貓共寢。狼狽爲奸。應否分別奏咨革遞。以懲奸騙。伏候憲裁。再查戴富德從前犯案屢逃。此時仍住店中。不惟疏脫堪虞。亦恐挾仇滋害。擬請發營看管。其煙土。鹿膠。水菸。各私貨。業經封錮。變價充公。旋經稟準。而

是案遂結。原稟文甚長。全載樊山公牘。

沈北山直諫之實情

光緒己亥。吾邑沈北山太史。呈請翰林院掌院。訐參權奸事發。獲嚴譴。繫獄幾死。海內壯之。海外傳之。直聲振寰球。然而他家所記述。或不盡翔實。如言北山謁翁相國。閱其疏。舌橋不能下。實則翁相國已先一年去官回籍居家。何緣在京閱疏。或言一疏便得上聞。不知實有兩稿。繕呈亦非一次。而均不得上達。此皆傳者所不及察也。予與北山同里閭。總角交。知其性情行誼。知其家境。知其所經歷。故於其直言上書之原委。有可備述者。北山本名棣。號誦棠。幼孤貧。讀書。年十七。入常熟縣學。處館課徒。鬱鬱不得志。乃入京師。改名鵬。肄業國子監南學。屢應課。詩文爲司成所賞拔。同邑翁相國知其刻苦勵學。尤敬愛之。爲之延譽。聲名蹕起。癸巳。應順天試中式。甲午。聯捷入翰林。請假南旋。娶武進費氏。

不久成怨耦。侘傺無聊。子身入都。館於旗人英年家。英時任兵部侍郎兼步軍左翼總兵。權勢赫奕者也。始甚尊重北山。禮遇之。及戊戌逮捕譚楊等六君子一役。北山曾建議以爲必不可。致與居停主人有意見。久之。益落漠。毅然辭館歸。歸時已略患神經病。時明時昧。昧則語言狂易。取憎於人。以故鄉人多落落。增鄉尤不能自安。無奈。復至京師。此行志決意銳。思有所建白。一抒胸中之奇鬱。適當己亥九月。京中久旱兆災。孝欽后下詔求言。北山欣然以爲有可乘之時矣。乃不入署。不住會館。獨寓松筠庵。靜思構成一封事。繕畢。袖藏之。詣翰林院消假。是日掌院徐蔭軒。恰到清秘堂。講讀修撰編檢均集。北山突然入。有前輩尼之。問何事。曰消假。曰消假似無須面中堂。曰另有要事。非親見不可。遂登堂向徐一揖。出袖所藏書。請代奏。徐愕然不辨何意。姑視其書。已緘封。乃卻之。曰封件不便代遞。北山曰中堂何妨開看。徐冷笑。曰子欲吾在此地輕啓封。

奏耶。怒容向之。於是。有解紛者。導北山入別室。議姑緩再商。明日。何妨詣中堂之邸。而求見。北山諾之。翌晨。急起詣徐邸。闈者止之。曰。中堂猶未起。立而待焉。久待。詢闈者。則曰。中堂已出門。北山視車馬皆在。盛怒咆哮。曰。汝知我何事而來。可託詞拒絕耶。出書示之。闈者再入通名。徐爲不得已而見之。北山入室。恭置書於案上。而下拜焉。起。正色言曰。編修有封事。懇中堂代奏。皇太后因旱下詔求言。中堂何可捍隔。言畢。經出。徐受書。終日躊躇。入夜。天忽下雨。徐快然。謂是可以對付沈某矣。其書遂寢。北山悟。雨後。此書不得上。怒然懊惱。無已。有張部郎者。時爲總理衙門。章京。與北山交最善。而文章突過之。兼善謀略。謂之曰。是何妨易稿再遞。北山乃憬然起。第二稿。或曰。此稿卽張部郎手筆。或曰。北山草創之。而部郎爲之潤色者也。稿成。速繕。上有日矣。爲翁相國之族孫。官部曹者所聞。大駭。不忍坐視。其鹵莽賈禍。兼恐移禍他人。又知其意不能挽。思奮其

稿而毀之。偵知北山必於某夜入內城上書。如期先乘驢車。夜停要路旁。而在車中休憩焉。夜既央。聞一薄笨車自南來。輪聲軋軋漸近。而搖兀不類貴人車之入朝者。姑妄呼之曰。是誦棠耶。北山出不意。猝然應曰。唯翁急下車。攬其車帷詰之。夜入內城何爲。曰。有事。問何事。囁嚅不能對。翁曰。是有異。身懷何物。曰。無有。翁不信。欲搜檢。北山惶且怒。翁亦怒。用武互毆。相抱持。北山窘。嚙翁手。血淋漓。卒不釋。果搜得其書。立刻撕毀而散。不知北山已先一日質敝衣入庫。得車資。乘汽車赴天津。投稿於國聞報館。次日京中喧傳其事。而報章已登稿。傳觀殆遍。稿所謂三凶者見之。憤甚。以聞於宮中。而禍作。同鄉京官慮禍且不測。勸其南下。北山坦然出都門。未一月。傳旨革職。旋又逮捕。下江蘇臬司獄。時外國各公使頗重其所爲。認爲國事犯。願任保護。託人自京達意。北山笑曰。吾中國人。奈何託庇於外人耶。謝卻之。在獄中神識湛然。時爲詩歌文詞。以見志。迨

拳匪肇禍。聯軍入京。太后西幸。回鑾動於外人清議。始釋放北山。本有疾。時發時愈。嗣後神經益耆亂。時痛哭。或嘻笑怒罵。宣統元年己酉七月二十二日病狂死。

附錄沈北山鵬呈摺原稿

爲應詔直言。敬祈據呈代奏事。竊職伏讀九月初二初五等日上諭。因旱災將成。詔諸臣各抒讜論。冀迓和甘。仰見朝廷宵旰憂勞至意。職隨於二十一日。恭具一疏。當堂賞呈。冀得代遞。以未合體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內雨澤既降。目下似可以無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憂。國家之憂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黨。權震天下。威脅士民。包藏禍心。伺隙必發。危及至尊。四海懸心。切於剝膚。盜賊於是乎竊伺。強敵於是乎覬覦。尤君父之隱憂。國家之鉅患也。忍待禍畏罪。而不言乎。況我朝納言之盛。超越

百代。乾隆朝。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道光朝。袁銑以寡欲規宣宗。而倭仁勝保。蘇廷魁諸人。並直言不諱於文宗之朝。此皆匡言主德。直陳無隱。主聖臣直。著爲美談。而我朝之糾舉大臣者。有若李之芳之劾魏裔介。彭鵬之劾李光地。而彈劾權姦者。如郭琇之參明珠。錢灃之參和坤等。當時皆侃侃直言。不避權貴。是以貪橫斂跡。聖治昌明。欽惟我皇太后皇上。敬承祖制。宵旰求言。又何忍於聖主之前。而緘默不言乎。謹卽前疏所言。而益增其未備。請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聞大易所言。乾爲君位。史官所記。日爲君象。此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恒說也。萬古來垂簾之政。則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稱極盛。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亦有美政。紀於簡編。然考其時。皆國君嗣服。尙在沖齡。始舉此制。故漢安帝之年稍長。杜根卽有諫言。而宋章獻太后之時。范仲淹亦嘗諍之。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天下也。二十餘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猶恭

奉皇上。籲請皇太后訓政者。此惟聖母止慈。聖皇止孝。度越萬古。超越尋常。或謂皇上因遘逋臣康有爲之變。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計。度今一年以來。皇太后之調護聖躬。而訓啓聖聰者。當已聖德日隆。而聖體日康矣。爲皇太后計。則歸政之時也。惟今日者。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而欲仰承乎慈訓。皇太后亦以國事爲重。而略形迹之嫌疑。此則聖慈聖孝。亘古同昭。臣下豈敢有他說。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天下萬世。不能不以爲皇太后之責任。何則。必有魯恭。袁敞。楊震。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宣仁之治。况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雖奉宣仁太后以爲政。其於宋帝。固無纖芥之嫌也。若今三凶在朝。憑權藉勢。上託聖慈之倚畀。隱與君上爲仇讐。而其餘之以世僕而怏怏於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

而然而三凶又爲之魁。三凶者何。大學士榮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蓮英是也。榮祿少以妄言熒聽。廢斥多年。近十年間。重躋通顯。不念皇上錄用之恩。而以倒行逆施爲事。方其爲步軍統領也。已上恃皇太后之親。下恃禮親王之威。玩視朝旨。三令不從。比任北洋。不及半年。激怒皇上。幾欲加誅。夫人臣而爲聖主所欲殺。則其平日之跋扈可知。今則內掌樞機。外握兵柄。夫自古及今。內外之權不相侵。將相之柄不兼攝。誠以防主弱臣強。禍生不測也。曹操於漢有此權。則凌君矣。司馬昭於魏有此權。則弑主矣。今榮祿歸爲軍機大臣。而又節制武衛五軍。北洋各軍。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亦既節制。兵權之盛。蔓延及於南洋。而且督撫保人材。則歸其差遣。外省製利器。則供其軍械。威柄之重。震動天下。我朝所有權臣。如鼂拜明珠。年羹堯。端華。肅順之徒。均無此勢力。使榮祿於此。或生異心。未識皇太后何以爲皇上地也。卽令榮

祿此時。初心可保。而此後則勢成騎虎。不得復下。武夫患失。必起姦謀。禍變之來。未知所底。夫古來史策所載。權臣恃母后。而不利其嗣君者。不少也。況今日榮祿之於皇上乎。此可慮者一也。剛毅外託清廉。內實貪鄙。風聞其平日嘗通餽遺於闈寺。設典肆於都門。既爲軍機大臣。則開陳上心。善回天聽。是其責也。乃去秋皇上變法之時。剛毅輒抗違激撓。以致怒擲章奏。故去秋之變。平情衡論。亦由剛毅輩激成之。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鉤稽黨籍爲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祇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充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聖主所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摧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聖德。一聞中外之訛言。輒用怵惕而憂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爲漢

奸擢夷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卽爲漢奸。擢夷挫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則必仇視皇上。腹誹聖德。而後爲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於皇上爲何如乎。此可慮者二也。歷古以來。如漢如唐如明。皆有宦官之禍。漢之宦官。如曹節侯覽張讓等。明之宦官。如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皆攘竊威柄。荼毒臣民。而以圯其國。然此其人。皆志在蒙蔽天子。以成其奸。故尙無弑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廢立由其專擅。弑逆出於倉猝。若憲宗。則弑於陳宏志之手。若敬宗。則死於劉克明之手。寺人謀逆。可爲寒心。我朝懲前愆後。家法森嚴。閹尹小人。不得與政事。防維杜漸。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連英者。以一宦寺。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已非一人。風聞該太監。已有資數百萬。夫不由貪婪。此財何由而得。不竊作威福。又何以遂其貪婪。今日者。結天下之公憤。召中外之流言。上損我慈聖之盛名。

下啓彼逆臣之口實。其爲罪惡。已不勝誅。而其最可慮者。此日隱患。伏於宮禁之間。異日必禍發於至尊之側。蓋李連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來。頤和園奔走之官僚。內務府執事之臣僕。凡得輾轉通該太監之聲氣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該太監起家。而數與往來者。無不指斥乘輿。而詆誹聖德也。然則該太監之設心處慮於皇上。爲何如乎。唐憲宗之於陳宏志。未嘗欲誅之也。而宏志卒弑之。以服藥暴崩告矣。唐敬宗之於劉克明。未嘗欲誅之也。而克明卒弑之。於飲酒滅燭時矣。刑餘之人。心很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慮者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卒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卽職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

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夫此三人在今日。內藏奸慝之謀。外託公忠之狀。禍伏隱昧。似不可顯言於朝。不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水之涓涓。猶可塞也。及爲江河。則一決而不可止。而況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縱之。生殺之。皇上之才。非敵也。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分榮祿之權。懲剛毅之暴。除李連英之毒。以絕一切不軌之謀。弭將來無窮之禍。惟在於皇太后一詔令耳。若異日者。榮祿則黨羽徧滿。盡收天下之勁兵。剛毅則貪暴恣睢。盡挫天下之志氣。李連英則盤踞於內。患生肘腋。防不勝防。奸命滿朝。內外一氣。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惟有委政權強。聽命宵小。或可圖旦夕之安。一有釁端。則危難立至。此時卽有效忠者。亦何異在董卓朱温之前。保漢唐之主。尙何濟哉。春秋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正此謂也。伏願皇太后皇上。聽曲突徙薪之說。懷滋蔓難圖之義。

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闢尹小人。復何顧惜。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且非獨爲皇上計也。今天下時勢。尤甚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來。西洋天主耶穌等教。傳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計何止數百萬。人。自粵捻回匪平安以來。各省裁撤之兵。流爲哥老會匪。二十年來。輾轉勾引。日聚日衆。蹤跡詭秘。不可究詰。東南各省。無地無之。而各省之劇賊積盜。竊伏充斥。比年來。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亂者。層見迭出。夫以各省教會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於下者。如此之多。設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間竊發。揭竿而起。若彼西洋各國。約縱連橫。得寸得尺。大欲無厭。孰不願有事。以收漁人之利。豈真有一國可恃。南宋恃元。卒覆於元。此殷鑒也。竊謂權強在朝。刁璫在內。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一有禍變。則盜賊起。

而天下亂。外人於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不有明末流寇之憂。則有晉末五胡之禍。此時雖食榮祿剛毅李連英諸人之肉。亦何足以謝天下。然則今日願我皇太后皇上思患預防。懲治權姦者。所以保聖躬。卽所以固大清基業也。此固普天忠憤之人。所欲流涕爲皇上告。職之所爲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伏願據職愚悃。代陳於聖主之前。抑職再有請者。論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皇太后皇上孜孜求治。達聰明目。采及芻蕘。若慮觸忌犯諱。而不使上陳。非所以處有道之邦。對聖明之主。若慮妄言熒聽。則聖明燭照。自有權衡。固無庸小臣代爲慮及。且伏考本朝掌故。若咸豐七年。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錢票。繩以嚴刑。當時掌院大臣。以其所見迂謬。詳加開導。劉其年堅請代奏。直待顯皇帝明諭申飭。劉其年始無異言。可見當時芻蕘之陳。必達聖聽。職謹援此例。披瀝具陳。堅請代奏。至於狂瞽之論。干

冒宸嚴。以及屢次公堂。曉曉瀆請。已干大不敬之律。蹈不諳例之愆。並請中堂奏聞朝廷。嚴刑治罪。無所推諉。職不勝區區之誠。謹具呈乞代奏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沈北山家事之真相

北山上書事。既詳叙之矣。而其家庭事。有宜爲之辨誣者。或傳北山夫婦。此離語。涉中薄。甚者并詆北山叔嫂有嫌。皆荒謬不足信。北山性孝友。父詠樓。績學。早世。北山既孤。事長兄小樓如父。及母歿。長兄亦歿。則事寡嫂如母。嫂趙氏。賢且才。通經。善書畫。解音律。又工針黹。守節教子成名。卽今陸軍少將沈職公。同午也。（余曾撰沈節母家傳存文集中）嫂待幼叔最善。課之讀。時其飲食。又爲之縫紉。而以久鬱善病。有時瞑眩若狂。北山弱冠。卽入京肄業南學。終歲不歸。既貴。始有議婚者。袁氏韓氏皆未諧。在京聘吳縣劉氏。未及婚。聘妻卒。領其柩。

請假歸葬。適武進費幼亭觀察學會來遊虞山。兼爲孫女相攸。一見器之。遂締姻焉。知交方羨。卮懷太史得佳壻。詎知成婚未久。便成怨耦。揆其脫輻之由。沈費兩家貧富迥不侔。費女生長華廡。見沈房屋器皿衣服。無一善者。北山又落拓不修邊幅。翫髒奇臭。莫可近身。與語類書獃。宜不如意焉。嫂又慮北山從此染富貴習氣。偶詆謫。北山謹受教。新婦則怪且恨之。故不久卽回母家。北山猶間住壻鄉。卒以夫妻奢儉懸殊不相得。蓋費女自幼嬌養。誠有之。其他不若傳者之甚也。傳者或謂北山旣入獄。費姓從無人往探。遍閱其簿。僅書某日費姑奶奶送銀兩元。爲買瓜之需。可見夫婦終有情。而言費無人往探。卻不謔。余知西蠡猶時時借贈書籍與觀。問其寒煥而假之衣。爲庚子年事。而當戊戌己亥之交。北山南旋。西蠡甚願其夫婦和好。錢唐汪郎亭侍郎於費沈皆其門下士也。又樂爲其翁婿間調停。時余館於汪氏。一日。郎老入告曰。昨日誦棠來。與語。

似有悟境。密詢其闔房之樂。畢竟如何。何妨直告我。渠默無一言。久之。赧顏低聲曰。貌合神離。妙哉。貌合神離四字。繹之甚有味也。余今轉繹卽老之言。覺四字亦極有味耳。

義和拳之大頭目

庚子義和拳肇禍一役。論者因辛丑議和條件。處置罪臣之名單。遂指拳黨之首領。爲載漪。載勳。剛毅。毓賢。啓秀。英年等。滿人居多數耳。然此等乃王大臣之贊助。團匪以貽巨禍者。非眞爲拳匪之酋。若論拳匪之酋。稱大頭目者。乃是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王德成諸人。其中尤以張曹二人爲渠魁。而畢力保舉此二人者。則直隸總督裕祿也。袁太常許侍郎抗疏中。旣備書其名。而近見順德羅癭公惇蟲所著拳變餘聞。具詳張曹二人之來由及其結果。茲節錄於下。張德成。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庚子初夏。義和拳已傳至靜海縣之

獨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睨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僞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秫稽。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真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遂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五月中。直隸四道員。結伴去津。舟過獨流。遇匪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牽赴神壇。德成審爲大官。釋之。延坐。自炫其術。使達諸總督。裕祿乃馳檄召德成。不至。屢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耶。裕祿謝過。遣人輿禮迎之。至則以敵體禮見。從此出入節署。以濯其曹。裕祿表薦諸朝。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張挾鉅資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叫囂揮突。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立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命。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曹福田。天津靜海縣人。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何處。土人言東

南方卽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俄煙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民居被焚也。旣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又說無須持齋。無須毀洋貨店。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然福田實虛張聲勢。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衢。遇武衛軍。則縛而戮之。報私讎也。裕祿亦爲之奏保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虛保戰功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總督議和。裕命籲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天帝勅。將率神兵。盡殲洋人。何敢悖勅命。紳商哀之急。則怒命殺之。羣哀請乃免。和議旣阻。乃請別擇戰地。福田又不可曰。若別擇地。當先以租界歸我。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大殺人。完此劫數。及馬玉崑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冬間。私至靜海境。衆呼捕之。驚走。次年正月。潛歸里。里人縛送諸官。磔之於靜海縣。嗚呼。若張曹等皆無賴棍徒。何足責。乃歟。歷封疆三十餘年之裕。

祿迷信而崇拜之。不亦怪哉。是年七月。裕祿親禦聯軍。爲所傷。死於楊村。身後猶得愚忠之名。幾忘其爲禍首。不至如剛毅之開棺戮屍。蓋倖免耳。

紅燈姑娘之妖異

義和團中之有紅燈照。亦妖孽之見端也。見者傳說甚繁。惟順德羅癭公惇。所記拳變餘聞中一則。筆典雅而事詳贍。卽移錄之。甲午中日之戰。津郡驚擾。官民遷徙。時適北鄉挖支河。獲殘碑一。字漫漶。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類讖語。輿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大總統袁公方撫山東。照羅君原書錄獲匪首朱紅燈。戮之。時謂應紅燈之讖。然津郡尙無擾也。庚子四五月間。忽傳有紅燈照者。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髻。始老嫗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術成。

持扇自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津民狂走聚觀。僉云。目覩有終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城內外列炬高懸。若萬星之齊耀。爭傳拳隊所至。紅燈隨之。每焚洋樓。皆言仙姑擲火也。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浙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縐。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療疾。拳匪傷者。舁舟傍。傳以香灰。數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祿迎入。朝服九拜。弗爲動。乃製黃旗兩桿。大書黃蓮聖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墩某神堂居焉。聖母坐神廚中。垂黃幔。香燭清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聖

母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戮之。或云。西人載之游歐洲。而紅燈照皆復其居。大半爲娼焉。

翠雲娘

翠雲娘者。山東人拳術家某之女。自幼醫技於江湖者也。宣統二年七月。余在察哈爾都統署。觀戲術。男女少壯十數人。皆山東人也。一女年約十四五。拳足飛舞。捷於鷹隼。猶自謙遠不逮翠雲娘。翠雲娘蓋近於古之女劍俠。惜於庚子年。陷入義和團後。已不知所之矣。近讀溧陽狄子平等閣筆記。有一則記翠雲娘事。較余所聞尤詳。爰轉錄之。云。義和團中女子。名曰紅燈照。亦有能嫻技擊術。故爾傾動一時。有翠雲娘者。不知其姓氏。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隨父流轉江湖。行蹤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可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所誣陷。被拘入捕

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冤誣人。吾每竊竊不能平。然尙容人辯訴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之意。無何。義和團起。女喜。勸父往投之。得隸於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位次頗崇。并錫女以翠雲娘名號。書之旗幟。所至恆揭以行。女自是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艷麗。見者輒疑洛水神妹。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救。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勸其部下。人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數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略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後團中領佐大半爲西兵嚮導。或爲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劫奪強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此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密約會飲於某處。衆素欽慕女。是日到者甚多。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

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謹以若輩謝天下。創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慶王忠諫

人人皆恨慶王奕劻爲亡清誤國之臣。而不知慶王亦間有讜言可採。人人皆知新學家志士。無不痛詆慶王奕劻。爲其誤國。足以亡清。而不知慶王之言論。亦間有爲新學家志士所採。光緒壬寅年新民叢報。記中國近事。有一則云。聞慶王屢以民窮財盡之說。苦勸太后。其諫謁陵有云。能保祖宗付託之重。卽不謁陵。亦無不可。如必欲謁陵。不妨派重臣致祭。何必親往。太后曰。我欲將年餘苦衷。哭訴于祖宗。非他人所及知。亦非他人所能代也。慶王又諫頤和園有云。今非昔比。當以振興政務示外人。不當以般樂怠傲示外人。太后曰。我何嘗不圖振興政務。榮祿從旁曲爲之詞。慶王猶力阻。太后不悅曰。汝與我是一家人。

奈何不及別的。慶王默然退出。以故慶王近來慈眷稍衰。刻下軍機大臣中。勢燄之大者。無過於榮相也。據報文照錄。時在孝欽西狩回鑾之後。其語頗爲真切也。

李太監有子

新民叢報記中國近事。又有一則云。李連英有兄弟三人。各以一子。過房與連英爲嗣。李皆爲捐納郎中。分部行走。李福德分兵部。李福立分刑部。李福海本月亦辦驗看分部。（是時爲光緒壬寅年之七月）三人皆少不更事。捐官後始遍處向人探詢。某部有何差使。有何好處。現在李福德已得兵部司務廳幫辦。差。惟刑部得差。須按資格淺深。科分先後。絲毫不能遷就。將來李福立。必須別尋保舉云。聞此事京中大招物議。有謂係連英親子云。是三人皆有真名可考。現在銷聲匿跡。不知何處去矣。至蓮英有妹。得孝欽歡而驕倨。又盡人皆知。

也。

孝定后隨孝欽后游萬牲園

京師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自闢爲農事試驗場。後廣蓄動物。改名曰萬牲園。余於宣統二年在京。屢往遊之。園中虎豹獅象猩猩獬豸各種猿猴。及駝鳥孔雀等。珍禽異獸悉備。植物園尤宏廣。周圍不止十數里。房屋有自在莊。幽風堂。諸處最高樓兩重。曰暢觀樓。乃昔孝欽皇后駐幸之所。前進爲中國舊式樓房。凡室中什物玩器。皆中國所固有者。後進則建築如洋樓。所陳設器具。無一非洋式矣。樓上所置珍異。有珊瑚樹高丈許。植於景泰磁之大方盤中。根株四圍。有輔飾品。琪花瑤草。上綴昆蟲。皆翡翠碧霞貓睛石瑪瑙琉璃等。雕琢而成之。又有珠花籃。中插珠花。皆絕大珍珠與寶石紮成之。花葉亦飾以翡翠焉。洋樓四壁。有油畫絨畫松繡湘繡。人物鳥獸蟲魚花卉。皆生動有致。其華麗可想見。

下樓遊眺。水行有船。陸行有車。車式分兩種。一前挽一後推。余擇乘一後推者。尤舒展。車夫老矣。問語曰。昔日老太后曾便服乘馬車來遊。皇后妃嬪宮女數人隨侍。凡太后到處。在屋在船。皆獨坐。皇后無坐位。常侍立。太后遊植物園農事試驗場。亦坐此式車。皇后同嬪從隨後步行。皇后久行。力不支。貌仍愉色。而神氣已瘁。粉黛雜汗交下。又不敢拂拭。從未發一音。意若甚矜持者。又有一服飾似妃嬪者。究不知何人。則時與太后語。齒牙伶俐。聲音清澈。太后隨問隨答。若甚得寵者然。予料此必端王載漪之福晉也。讀吳綱齋清宮詞中有一首云。千步廊前竦碧岑。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率地盤旋上。親挽復興有福金。自注。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爲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爲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

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云。據此。知隨游萬牲園者。必亦此人也。至隆裕后孝順敬肅。有賢德而無歡心。即可於一游見之。

樊學使之謙恭

仁和樊介軒學使恭煦。少年科甲。於光緒十一年之冬。任左中允時。曾侃侃言事。獲譴降調光祿寺署正。知當年有敢言之氣者也。嗣復職。出爲廣東學政。從前學政體制崇。稱提督學院。與督撫平行。藩臬等莫敢抗衡。而學學又係饒缺。往往有一任而致富者。而公則任滿回京。旋又告終。養出京回籍。樸素如寒士。聞以粵東所得。悉奉諸堂上。而其太翁卽以之遺嫁兩女。蓋妹之奩資。兄之宦囊也。然則公之孝友。爲可敬矣。南皮張文襄甚信其學行。文襄管學部時。屢向內廷稱譽之。公遂於光緒三十四年。由在籍翰林院侍講。補授江蘇提學使。而

當時提學使之體制已迥非昔年學政可比。乃介於藩臬兩司之間。同爲督撫之屬下矣。度公係翰林前輩。或未必甘爲人下。而孰知其謙恭有特甚者。凡學署公牘。由科長科員擬稿送閱。無不照辦。莫贊一詞。畫行而已。惟詳督撫及學部之文件。往往親筆改字。而所改之字。要皆謙抑之文也。猶憶余爲圖書科副科長時。曾擬一電報。係達學部及江督者。是日係初九。電末加一佳字。送閱後交出。見佳字有圈圍。旁注一青字。初不解何意。及便中詢之。則曰。電達督撫學部。標日用韻目。祇宜取下平。而不敢取上平也。保送全省舉貢之日。側席點名給卷。遇知名之士。卽起立不坐。目視其進院。而後下筆加點云。一日。學部劄到國民必讀之稿本。係飭各省提學使校閱而抒意見者。經余襄校。籤識三十餘條。送繳須臾。公出就商。囁嚅久之。乃曰。所籤識處甚好。尙有商量之餘地乎。抑別無可疑也。因直對曰。無可疑也。某條憑某書改正。某條取某書添補。一一出

書以對證之。公連揖而謝曰。是極是極。佩服佩服。欣然而出。無何總務科長來。又將公意面商曰。君所籤識處甚善。但修改處太多。恐爲學部所不懌。奈何。答曰。學部須提學使校閱者。正在此也。若一字不易。復何意見之可抒。因略商改數字而竣。至次日。此稿發行。見一切未曾移易。惟已將校語中是字。改作似字。又於當字上添一似字矣。宣統二年七月。余官學部後。假回。仍留蘇辦學。公牘用墨筆照會。固已。而公來投刺。用大帖稱教弟。後知公意。以爲臬司對刑部司員稱教弟。則學司對學部司員。亦應如此也。其摠謙而恭謹也。類如此。

張羲民之斷獄

吾邑張羲民。刺史守誠。有文才。善治公牘。談笑詼諧雜出。亦一振奇人也。夙在安徽撫幕。掌文案。積資由文生累保知州。於光緒三十四年。選任宿州知州。宿爲楚漢百戰地。民夙強悍。而健訟者尤刁狡。官斯土者。往往爲所挾持。藉上控。

以恫喝之。張刺史到任。則坦坦然無所懼。謂吾率吾真。無可牽掣焉。因自號曰真吾。在任曾斷決兩事。不依法而頗協於情理。民間稱頌之。一爲謀殺親夫案。事發於前官。屍親僅存一老母。而犯婦頗少艾。前官憫老婦之無以資生也。謂之曰。吾即日將姦夫站斃。汝將婦賣之。可得錢數十千。藉以養老何如。老婦叩頭曰。甚願。卽照辦。皖北州縣。以站籠斃人爲常事。而不爲怪。上官亦明知之。謂治悍民宜嚴且速。不得不從權辦理。故向不以違法議之也。否則士紳且目爲縱姦養盜。從而上控矣。此案當判決時。不知老婦固有女。早嫁爲犯婦之嫂。兩家蓋迭爲婚姻者。老婦既賣媳。其女遂爲舅姑凌虐。謂汝母賣吾女。吾將殺汝以報之。其夫不敢逆親令。出傭以避喧。於是女奄奄一息。死不朝夕矣。老婦遂投訟師上控。達於撫轅。稱犯婦殺夫。其父母知情。而故隱其案之年月。時皖撫爲金壇馮夢花中丞。文章政治家也。嚴批謂似此逆倫重案。該牧不照律辦。

而擅站斃姦夫。至婦之父母。究竟知情與否。亦不一爲質詰。昏憤糊塗。大千參處。仰卽逐細訪察。訊明通詳。母再含混。致干重咎。刑席見批。大懼。先爲具牘辨。明年月。張見其稿笑曰。此雖可諉過。而若前官同寅之誼。何今日可一堂審結耳。遂出坐大堂。傳齊人證。先詰老婦曰。汝牽控親家知情。有何憑證。何故不提年月妄控。則對曰。吾女被虐將死。迫而出此耳。因諭曰。汝女任汝領歸。何如。則叩頭謝青天。又提女之本夫詰曰。汝婦何受虐若此。則曰婦無大惡。惟失父母歡。乃至是耳。因諭曰。任其母領歸。何如。則叩頭曰。小人無力顧妻。一聽台命。乃提女之舅姑詰之。則對以婦甚不賢。非斃之無以洩忿。當告之曰。婦死。訟且不已。汝必傾家。不如任其母領歸。汝爲子再娶一佳婦。則叩頭曰。遵斷。於是垂死之女。欣然從母歸。各具甘結。據實詳覆。果一堂結矣。此事爲窮民保身。爲前任弭過。無所苦難。而化爲無事。旣仁且智矣。一爲爭嗣分產案。有某富室者。有田

千畝而無子。晚年揮霍。將田漸漸以半價賃諸人。田罄而壽亦盡矣。姪六人。中有一富者。出半價。全贖其田。於是五人聯名具控。稱其不應嗣而占產。呈家譜系圖墓碑纍纍然。州縣陋習。自書差以至幕僚。遇爭嗣案。據爲利藪。必拖延年月。其人產罄乃已。張稔知之。故一接此案。不與錢幕謀。立卽坐堂。提集六人。先諭富者曰。汝半價得田。能安食乎。則對曰。彼若者兄。若者弟。五人日與小人鬪。當告之曰。汝出半價。應得田半數。餘五百畝。將爲汝處置之。渠疑官之將以充公也。則對曰。彼五人者。仍恐不使小人安食。張曰。汝無慮。是隨諭五人曰。彼一人較富於汝輩。以全價得田五百畝。不啻買之他姓。餘五百畝。汝五人各得百畝。死者之殯葬費。六人共之。祭掃則輪年承值。各具切結存案。有不遵者。立卽收禁重懲。六人唯唯臨命。而案結。當堂詢之。僅出寫呈等費錢三千文耳。當日收呈。當日訊結。錢幕作紹興土語曰。箇東家實希奇也。胥吏相顧愕眙。而彼六

人者。各欣然出矣。此張刺史在任得意事也。張性通脫。立意不肯擾民累民。致賠墊錢糧。寬免徭役。卒以此蒙懈弛捕務之名。而去官。歸家蕭然若寒素。突梯滑稽。而不喜談官。惟於此二案。則酒闌茶罷。每每述之以自顯云。

陸韜厂蹈海

光緒之季。有烈士。逆料國事不可爲。捨身蹈海而死。以警末俗者。爲潘宗禮。陳天華。逮宣統紀元。繼之者有宛平陸韜厂。韜厂一字靜山。自號過渡散人。名仁熙。爲江蘇布政使護理巡撫。升山西巡撫。陸申甫中丞鍾琦之長子。而出嗣於長房者。自幼力學。有奇氣。矢志不畏死。當庚子聯軍入京時。適在京師。遇日本兵隊猝至。一兵悍然擎槍。欲肆轟擊。韜厂解衣袒胸。直前以當之。無懼色。日兵愕顧驚歎。反改容禮之而去。其死志早萌於此矣。其才善治公牘。江督晉撫皆厚幣聘之。不就。歲已酉。卽宣統元年也。申甫中丞由湘臬遷蘇藩。韜厂隨侍署

中囊佐吏事。恒鬱鬱不得志。慨國事日非。長太息。甚且泣下。見酒輒痛飲。醉後輒大哭。先自號過渡散人。嘗發論謂當今百度無一非過渡時代。無一不應作過渡豫備。過渡乃最危險事。過得去。有無窮幸福。過不去。中流覆舟。亦是意中事。好在人是散仙。八仙過海。亦不過戲臺上一繞場而已。其言蓋口讖也。是年八月。問南皮張文襄卒。則又大慟。謂此老隱繫國計不淺。今竟死矣。時已豫萌死計。是月卽有潛行赴滬之舉。家人方惶駭尋索。忽然過歸。既歸。知家人惑於神道。遂以神道給之。戚友中有知而勸慰之者。則又給之曰。我欲死則不歸。歸則不復死。時闔署猶隨處防之。頗力。越二十餘日。防稍懈。韜厂又故爲談笑。宴樂以誑之。於是衆漸不爲備。九月初三日晨起。揚揚如平時。家人見其檢書寫字吟詩封信。尙未及察其所書何語也。繼又檢出一硯。贈於知交王韵泉。又以所鐫圖章。遣人送贈酒友某君。又周行署中。詣尊長及戚友各室。皆略談數語。

俄而韜尸忽不見矣。家人初猶不及覺也。及暮始覺之。徧覓署中無有。陸公命僕四出在省城中偵訪。亦無有。次日早晨。命季子慎齋名敬熙。乘火車至滬訪之。無可蹤跡。惘惘莫知所措。已而猛省其必登海輪。急詣輪埠。將登船覓之。而是日北上之廣濟輪船時已開駛出口。不及追矣。餘船有停泊者。偵之。又不得焉。越二日而耗電至。始知韜尸投身於綠水洋矣。嗣又轉輾詢得其出署後之狀況。韜尸於九月三日。由署中出閩門。即赴火車站。途遇署中某人。詭言以送客告。登車。遂至滬。寓僻處。出金購船票。自稱汪姓客。及登廣濟輪船。匿居艙中。不現形色。船既開行。曾出就艙面閒眺。初四日之夜。船抵綠水洋。乘夜闌人靜時。一躍而逝。天將明。船中役夫。携茶水入其所住之艙。見行李位置井然。而人已不見。觀几上有一紙。大書瘋魔入海與船無涉八字。又一紙則處分行囊事。更有他紙。信筆書成佛成祖等語。旁有銀幣一元。係酬給役夫者。可見其處事

有次序。臨死時神明不亂也。而陸公尋於書案之抽屜中。得其絕命詩七律二首。詩云。夢中來了夢中還。小墜塵羅陸靜山。此去瘋魔瘋入海。不留遺蛻在人間。脫屣妻孥未是愁。傳家忠孝有人擔。死看東海西來舶。化作鯨濤漫虎耽。其詩用同秦生所製之八行箋。疾筆作行書。韜厂素肄東坡書。神彩奕奕。詩筆似有可解不可解處。味其末二語。知其所見者遠矣。而其弟亮臣太史。光緒時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先數日。得其手書云。南皮死矣。此老隱繫國計不淺。今竟死。此後無知童稚執政。國不可爲矣。弟速卽歸家。孝事父母。勿計遠略也。韜則心死久矣。與其爲天地間廢物。不如蹈東海死耳。天地於我無情。我亦無情於天地矣。末附一偶云。百年能活十分幾。萬事終歸一納頭。方疑其憂國成心。疾而不虞其果死也。韜厂死。陸公悶悶不樂。自爲文以祭之。詞慘痛不可讀。中有云。汝與汝弟光熙書。謂汝處前日之苦境則生。處今日之樂境則死。汝真以我今

日之境爲樂境乎。抑恐汝父他日之死於樂境。而故爲是說乎。其言蓋亦口讖。宣統三年。升授山西巡撫。舉家賀喜。甫抵任。太原民軍起。聞聲出署。將欲有言。彼此不喻意。猝爲亂軍所戕。時宣統尙未遜位。優加飾終之典。予諡文恪以卹之。

清朝退位之詔書

清朝結局。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爲終期。當時發有詔書數道。此詔雖由廷臣擬進。必得隆裕皇太后俞允。乃始發表。是可見隆裕之賢明。具有天下爲公之量。從此國家免戰爭之慘禍。皇室轉得有優待之條文。愛國保家。一舉兩全。亦可以對薄海人民。而告歷祖歷宗於地下矣。不三年。太后崩。舉國致哀。上尊諡曰孝定。賢后盛德。史冊光昭矣。茲將退位日最後之詔書一通錄左。

語曰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啓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兩害相形。惟取其輕者。正朝廷審時觀變。痼疾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驕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禍。著民政部步軍統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剴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都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黎。非爲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時艱。慎供職守。應卽責成。各長官敦切勸誡。毋曠厥官。用副朝廷夙昔撫愛黎民之至意。

禮嘉送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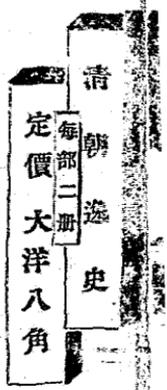
女

聊

壘

人口凡儒林丈人文壇學子無不奉爲古今
小說之冠而後之作者相與借重其名遂有
後聊齋新聊齋補聊齋諸書之出搜神說鬼
炫異爭奇陳陳相因此類簡編竟充斥於雞
林虎觀間然皆文人墨客之作而未嘗有出
自女子之手者也是編爲吳下賈覲芬女史
所輯珍秘名貴琬琰成章世鮮傳播其筆墨
足以追步留仙真札記小說中希世之品也
書印無多愛閱者其速來每部定價大洋六

民國五年六月出版



編輯者 蔣志范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



上海新開路二千零六十一號
電話一三三三號
中華圖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五百十六號
電話二四九五號
中華圖書館

11